

◀ 導報叢書之二 ▶

打同老家去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

初版

編輯者：

導報叢書編輯部

發行者：

導報館發行部
上海甯波路一三〇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

外埠酌加運費紙費

ALL RIGHTS RESERVED

Leader's Series II.

1st. ed., Oct. 1938

Price, \$1.00, Postage extra

THE MORNING LEADER

Proprietors & Publishers:
UNIVERSITY PRESS, LTD.,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of Hongkong)

130 Ningpo Rd., Shanghai, China.

打回

緒言

此番中國人民抗日之戰，是全人類中五分之一的人口，爲了爭取民族獨立而奮鬥的戰爭。所謂民族獨立包含民族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同時這一個戰爭，也是中國半飢半武裝的農民，站在人類進步的最前線，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以保衛全世界的和平。

中國八路軍（本書作者安琴斯墨特萊就是隨同這一路軍赴前線的）的前身，是紅軍。共產黨革命黨內鬪了有十年之久，而在去年中日戰爭開始以後，兩黨取消前隙，團結一致，共產黨將紅軍自動改組，受中央軍的指揮，這一點足以證明中國的團結精神，在抗戰中，八路軍的重要當非僅僅由於其前身爲紅軍，而因其予中國抗戰以作戰的新策略。中國政府與軍隊之採用此戰略者，日見其多，以期獲得最後勝利。

開戰以來，中國人民通力合作，接濟國家所需，智識分子且喚醒民衆，組織民衆，以抵抗侵略者，此種種事實，乃中國獲取最後勝利的保證，同時亦足以擔保中國長期抗戰結束以後，其人民非特脫離侵略者的桎梏，而得到民族獨立，即國內民主政體亦可藉此實現。（民主政體即政權操諸人民手中）

中國農民與天災人禍的奮鬥，其複雜程度真令人不可置信，他們的人數很多，是世界上最刻

苦最耐勞的人種。幾千百年以來，他們爲了生存，與天災努力掙扎：亞洲大沙漠，洪水的汎濫，和驅人於死亡之路的飢荒，都是他們必遇的災難，其中尤以飢荒爲時的現象。這種飢荒恐怕要到古代社會制度破除，近代農具替代了原始農具以後，他們方有脫離的一日；除天災以外，他們還受到人禍：地主的壓迫，苛捐雜稅的斂收，腐敗的官僚政治，知識分子的遠而避之，使他們更怕於泥澤之中；而且他們又都迷信鬼神，無知無識，雖受了痛苦，尙不知其所以然，這真太可憐了！

近一世紀以來，工業化的西方勢力，侵入中國的農村後，農民的新問題，新開墾方法，新欲望，因而引起。帝國主義對中國使用賄賂和武力，使中國政治更形腐敗，爲欲反抗帝國主義與國內的腐敗政治，革命運動風起雲湧，外以求民族的解放，內以求政體的革新。自從洪楊之亂，直到現在，這種革命精神，深植民心，其程度日甚一日。結果在一九一一年，革命運動將滿清政府推翻，至此愛國志士之希望已達，但內亂與土匪繼踵而起，人民又受到一種新的壓迫。在革命黨與共產黨聯合指導之下，中國愛國運動於一九二七年很快的傳遍了全國，成立新政府，使人民產生了新的希望，但此希望並未實現，因近十年之中，中國內戰頻仍，一般資產階級，由於上海銀行家的領導，企圖統治全國，壓迫工人與農民。

日本帝國主義乘中國內亂，施行侵略計劃，遂於一九三一年非法佔領滿洲，翌年復侵入熱河

與察哈爾，同時用賄賂和恫嚇的方法，箝制中央政府。日本的野心尙未滿足，不數年竟深入中國的內部，攫奪故都北平，未幾，又侵略華中大商埠上海，佔領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結果幾千萬人民變成無家可歸，在日本軍人焚毀姦淫擄掠之下，逃入內地。

此次日本軍閥的侵略，是人類歷史的浩劫，中國人民所受到的痛苦，真是空前未有的，但同時也就是由於這個侵略，中國人民開始覺悟，團結成爲一個鞏固的國家。蔣介石已建築了幾條汽車路和鐵路，以加強抗戰力量，這種交通路線，正在迅速加造。中國抗戰最大的一個問題，是一般腐敗而紀律不良的省軍，這種軍隊比了搶劫擄掠的土匪祇勝一籌。中央政府組織了二十五個比較強固的師團，但若與日本的新式武器相比，還是很可憐的。省政府主席中，也有統領着精兵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廣西軍隊，在台兒莊一役，獲取了光榮的勝利。中國兵士最善於肉搏，在淞滬之戰，全營死守，終於陣亡。但是戰爭不僅僅需要不怕死的兵士，而需要取勝的戰士。

此次中國團結的主要因素，是共產黨與紅軍的態度，在近十年中，國民政府與紅軍屢屢內鬩，但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佔領滿洲以後，共產黨首先提議停止內鬩，他們認爲日本侵略者是阻礙中國進步，威脅中國與世界和平的主要仇敵，他們要國人團結一致，以謀抵抗，遂決議在他們統制的地域內，取消某幾種政策，又使紅軍受中央政府的指揮，改編爲八路軍，派至晉省北部，對敵人的側翼和後方作遊擊戰。

八路軍給予中央軍一種作戰技術，這是他們在十年內戰中，以重大代價換來的一種經驗。八路軍是世界上最有經驗的遊擊戰士，他們知道如何與四周的農民合作，出奇兵以毀壞敵人精良的軍火。他們深入民間，很接近人民的需要，所以能喚醒民衆組織民衆鼓勵民衆，並發明作戰技術以保衛祖國，抵抗敵寇。這是中國取勝的主要因素。

安琴斯墨特萊所著的這部書，所以重要的緣故，就是因為它評論八路軍第一次在晉北的作戰。這一次作戰產生了中國的新希望新戰術。我們都知道中國農民的窮困與無知，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們對於軍閥懷着恐懼之念；我們也知道各省軍隊的組織不良，見敵便退；雖然，省軍中的這種現象，較諸前幾年已大有進步，因為他們已不若內戰時的易於投降了。八路軍的健兒，個個都是果敢天真率直，他們第一次看見火車和電影時很是驚駭；他們曾將整千整萬的日本洋錢燒掉，而不知道這就是金錢。他們雖然這樣的無知，但有一件事他們知道得很清楚；就是怎樣團結民衆以抵抗日本侵略者。我們看見他們的組織，他們的組織爲農人的恐怖，省政府的妒忌，以及攪亂的友軍所阻止。這種軍士借了他們的名義，解除其他政府軍的武裝。中國農村的狀況可謂紊亂極了，但是由於八路軍與平民聯絡的忍耐心以及他們關切平民的福利，信託平民有保衛老家的能力，農村中終於開出了成功之花。

這是一部偉大的記載，從這部書中可以看出安琴斯墨特萊愛中國平民的真摯，熱忱。她替中

國平民工作了好多年，她是一個美國的作者，學生爲被壓迫民族的權利作筆墨的奮鬥，她曾效勞於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一九二九年，她到中國來任德報 *Frankfurter Zeitung* 的通訊員，當時希特勒尚未登台，該報是歐洲馳名的自由報之一。安琴替中國被壓迫階級工作，是不受酬勞的，但自始至今，她費在這種工作上的時間，反多於化在有酬報的工作上。爲了中國人民的自由，工人，農民，共產黨的權利，她與孫中山夫人共同合作。在近幾年中，她是僑居在上海，唯一的得到中國蘇維埃區情形的外人。所以她就寫了兩部關於共產黨的書籍，一部是 *China Desires* 一部是 *China's Red Army's marches* 這兩部書幾乎是近年來僅有的敘述中國共產黨的外國書籍，所以有各國的譯本。書中的內容都是共產黨員冒了生命危險，在深夜偷偷的送給她的。中國政府因爲她與紅軍接近，就時常加以監禁，不准她與共黨人員會面，所以她的生命也曾岌岌可危的。

後來時機來臨，她可以深入中國的蘇維埃區，她就不顧一切的去，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有否危險。中日開戰時她正在那邊，她不管體力的強弱，就決定隨紅軍（今之八路軍）上前線。本書的日記信札都是她出發時，帶飢帶冷，背上且負著傷，很匆忙的寫就的；而且她時常替軍隊服務，因此屢屢停頓著述。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漢口看見她，她很忙碌，自朝至暮，爲華北義勇軍捐款，購置醫藥設備與禦寒的衣服，所以他人請她寫十二篇文章，都不能應允。

中國作戰的情形，改變得很快，使許多作者無從敘述。戰爭是試驗軍力最好的方法，所以一

般過去軍閥手下的老弱軍，已將掃除殆盡，這種老弱軍，安琴描寫得淋漓盡致。中國軍隊的改編，進行得很快，他們也採取了八路軍的作戰策略。由於周恩來先生的幫助，在戰區裏組織農民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周先生是八路軍駐漢的代表。今年二月以來，他又任了全國軍事顧問會中的軍聯動員委員會副主席，八路軍所創的運動戰與陣地戰是互相配合的，陣地戰并不如本書作者所謂的已完全無效。運動戰與陣地戰聯合後產生的戰術爲彈性戰，所謂彈性戰是一方面用運動戰毀壞敵方的交通線，一方面用大規模的攻擊殲滅敵人。這種戰略在華北及其他各處戰場上已大顯其作用了。

安納路易斯屈郎

引言

安琴斯墨特萊的來信

我要繼續的將稿子送給你，但我希望你閱讀時，知道我的困難。我的背傷尚未愈，且痛勢頗劇，所以寫稿子時很感痛苦。在一處地方，一個時間內，我們從未住過兩天以上，總是從此處開到彼處。我不是走，就是騎在馬上，一到晚上，我還要寫稿子，終夜伏在桌上，不停地工作，所以亦無暇加以刪改修飾，有時想將稿子重打一番，也沒有時間。原稿有不妥和重複之處，儘請刪改，能重打一番，尤為企盼。改就後，即請代售，將稿費的一部分，作為打字費，等我的背傷治好後，時間方面稍能從容，我就要自行編輯。

我們經過的地帶，連普通的粗紙都買不到的，那邊也沒有釘，油、鹽、燃料等，嚴冬天氣也不生爐子的，所以我將來祇好忍著嚴寒寫稿子了。不說別的連食物都很稀少，現在冬天，吃的是米和小米，小菜祇有一樣蔬菜，今天吃的是蘿蔔，明天也是蘿蔔，有時連蔬菜都沒有吃。到處祇見重兵駐紮著，所以生活必需品也時常短少的。糖是簡直未曾聽見過。

中國軍隊的設備很簡陋，作戰時所遇到的困難，是想像不到的。他們沒有機械化部隊，祇有

驢、騾、馬、人、以爲交通運輸工具，所以他們總是走的。而日本軍隊有汽車飛機和別種運輸工具。

我們一行人除我以外，還有兩個新聞記者，和三個衛兵，而祇有一匹馬和一匹騾子運輸物件；所以我們自己還要攜帶很多物件。我的馬背上馱著一隻手提箱，一隻照相機，和一隻打字機，假使我的馬騾在半路中死掉，那我們真無法可想了。我從朋友處借到九十餘元，化了一大部分買穀粒，喂馬和騾子，有時我們很想買一隻雞來滋補一下，但我的同伴都是分文不具，所以買不起。在軍隊中我算是一個闊人，能向朋友借到幾個錢，而我必需用這種錢買食料喂馬騾等，這樣牠們才有氣力背負我們的行李打字機照相機紙章等。我有一身制服，一件冬大衣，一套冬天穿的襯衣，和兩雙皮鞋，餘外的人祇有鞋子而這種鞋子都已破舊了，他們不知道幾時才有新鞋穿，軍隊中的人大半沒有襪子穿的。

目錄

緒言

引言

- 一、自延安至西安……………一—三二
- 二、自西安至前線……………三三—五九
- 三、在朱德的遊擊司令部中……………六〇—一〇二
- 四、林彪軍隊的作戰……………一〇三—一二七
- 五、隨八路軍司令部參謀團視察戰區……………一二八—一七三
- 六、見聞新聞晤談和轟炸……………一七四—一九三
- 七、一個蘇息的片刻和旅行……………一九四—二二九
- 八、新年開始了……………二三〇—二五五

一 自延安至西安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在陝西延安——

當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在八路軍（前身是紅軍）軍隊中了，八路軍是在西北戰場作抗日之戰的。在以後幾個月中，綏遠察哈爾和西北數省將成爲主要戰場，因爲日本企圖在此處隔絕中國與蘇聯。在察哈爾和熱河交界的地方，日本已佔領了好幾處，同時他們已向綏遠省深深推進。他們在那邊所用的軍隊，大部份是蒙古人，中國北方，西北方的土匪，一小部分是偽滿的軍隊，他們自己的軍隊也不多。

在你收到此信以前，沿北平到張家口和歸綏 *Kweihsia* 的鐵路推進的日本生力軍，已受到嚴重的打擊，在南口一役，日本損失重大，傷亡五千。捷報是在延安民衆舉行大會時宣佈的，一切重要新聞都在這種會議上宣佈。當平津失陷的時候，民衆聚集大會，探聽失敗的消息，延安的報館，每天也出號外，登載新聞。人民 *People's* 大學的學生，時常手持地圖，和農民圍坐在一起，談論戰事消息，並解釋給他們聽。這裏的農民簡直不知道北平，天津，上海在什麼地方，也不知

道日本人是怎樣一種人。自從八路軍在西北設立了軍事根據地以後，他們方受到教育。

每晚，大批男女到無線電台很靜穆的聆取南京，上海以及其他各處的消息，他們總是很鎮靜，很仔細，不停地聽着，就是聽到勝利的消息，也不狂歡大呼，聽了以後，各人就盡量發表意見，互相討論。

數週前，蘆溝橋戰事爆發時，此處開了一個民衆大會，主席毛澤東（註一）要求全體人員，準備開赴全線。我們一切準備妥當，等候開發的命令，報名者多極了，所以有許多人被拒絕，因為後方也同樣需人工作的。共產黨革命黨的黨員，各類大學生，懷抱各種信仰各種見解的人，都投到抗日軍隊中，預備開發到前線，這樣看來，中國的統一陣線是確實成立了！

我要和他們同去當一個通訊員，但是我的背上受了傷，祇能躺在昇床上，由他人抬了去。在六個星期以前，我的馬墮於地下，踏在我的身上，背部因此受了傷，我們都希望在路上我的傷就好，但在傷口未愈之前，我祇能在昇床上報告戰事消息，此處沒有愛克司光和 Diathermic apparatus 治療我的背傷，在路上我們希望能找到一個治療的地方，而這裏連膏藥都沒有的，所以我終於躺在昇床上去了。這一次中國的抗戰是民族求解放的戰爭，就是弱小者不論何處，不論何時，也能做些工作，予敵人以打擊。

我們的軍隊在綏遠和察哈爾將如何作戰？爲了要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去請問毛澤東，毛

是八路軍抗日軍事顧問會的主席，他在去年會見美國的新聞通訊員愛特伽斯諾先生，今年年初又會見我，專討論這個問題，以前的紅軍（現已改編，和國軍合併，成爲八路軍）受過一種以少擊衆的戰術訓練，這種訓練，受了有十年之久，他們從不單獨採取陣地戰，一天之中他們能走二百里路，（約當於七十哩）可稱爲世界上最神速的軍隊，軍隊中的軍士都是慣於最堅苦生活的農民和工人，他們都受過澈底的政治訓練，確乎是一個團結堅固而有紀律的抗日陣線，所以我相信他們是不會被敵人打倒的，從前線作戰的兵士到後方的「小鬼」，人人都深知他們自己是打什麼人；何要要打。

我的「小鬼」（他好似我的兒子）是很好的，他約有十二歲，是四川的一個窮苦農民之子，我的兩個衛兵也是四川的農民，每天，他們都去上政治課和普通的讀寫課。當我決定跟隨軍隊上前線時，就問衛兵願意同去否？他們聽了都很高興地說願意去，「小鬼」的志向遠大，年齡雖小而智慧很高，他過着艱難困苦的生活，他曾隨了紅軍出發長征，親眼目睹大砲的轟擊。但我不知道他上前線能做些什麼，所以想不帶他去了，他聽了很不願意，一定要求我帶他去，樣子很可憐，我簡直有些不忍了。

這樣一來使我不能決定到底同他去否，他的神情很是抑鬱，如此有一星期之久，後來我就叫他到頭領那邊去請求，他好像飛地去了，頭領允許了他的要求，所以我就帶他一同出發，軍隊中

的馬很少，他有時就騎在我的馬上，等到我們將來從日本人那裏多擄到幾匹，就可以各人有一匹騎了。最初我是躺在昇床上的，所以他可以一直騎在馬上，高興極了！他很愛我的小駒，這馬很美，是賀龍（註二）在雲南省擄獲的。

我，我的「兒子」（就是小鬼），和兩個忠心的衛兵總是在一塊兒的。

我們一個團體共有三十人，二十六個男子，四個女子，名為戰地服務團，丁玲（著名的女作家）。是本團的團長，本團分為幾組，最大的一組是戲劇組，這是由一個北平開名的女演員胡廣慧（譯音）所領導的，整個冬天，她在延安表演，她是在大學中讀書的。戰地服務團中，也有幾個報告者，幾個演說者，和一個速記者。

本團的主要工作是流動宣傳，軍隊駐在何處本團的演劇組就到何處，表演給別的軍隊看。（不論在軍營或鄉鎮村莊中），本團甚至要到敵軍附近的地帶，宣傳表演暴日的侵略行為以喚醒民衆，並搜集材料，公開報告。我們在白天要趕路，在晚上要工作，往往做到深更半夜，我預備一直隨這團體同行，除非我的背傷不得收口。在我隨軍的時期內，我要搜集各種新聞和消息，公諸全世界。

演劇組日夜演習，他們預備表演六齣戲，丁玲和其他兩個作者擔任編劇。目前預備表演的有：「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這兩齣都是表演滿洲的事情；「林中之笛」是描寫東北義勇

軍的，「女間諜」是描寫一個女愛國者扮了間諜去殺死一個漢奸團體的領袖；「最後的微笑」是一齣啞戲，表演農人抗日的悲壯情節；最後一齣是高爾基所編「母親」中的一節，用以描寫蘆溝橋事變的。

演劇組同時搜集新的材料，編成悲壯激烈的劇本，以喚起民衆抗日的情緒，我提議組織歌唱隊，但是我們沒有藍本，我祇模糊的記得一曲郎斯吞林茲所編的 *Scottsboro Limited*。但是，我們一路開到前線，親眼目睹兩軍的激戰，一定可以得到不少新材料，可供參考。以後我們預備每到一處出一種小刊物名爲「前線」。

八路軍在每一單位中有政治股，每一政治股中又有劇團、演說者、組織者、所以我們的一團僅僅是許多小單位中之一，總之八路軍是一個偉大的戰鬪，組織，宣傳，著作，演說團體，其目的在於動員民衆，抗日救國。

明天，我們就要開發了，我們需要醫生，藥品以及野戰病院的各種設備。

註一：毛澤東——中國人民蘇維埃共和國主席。

註二：賀龍——紅軍老將，現任八路軍一二〇師師長。

——一九三七年在陝西延安——

軍隊已向前線開發了，但是我尚在延安，因為我的背傷尚未全愈，終日躺在土坑上，我希望到西安去，那邊我可以進醫院，照愛克司光，受到適當的治療，但即使我能忍受得住旅行的勞頓，現在也不能去，因為淫雨連天，不宜於趕路。

自從六月裏以來，雨降未斷，時而暴，時而細，一時沒有晴的希望，現在正是秋收時節，假如雨降不止，田中的禾麥必將全部毀壞，這樣，中國歷史上可怕的飢荒，又要出現了！餓殍又要盈野了！此處附近的河流都是流入黃河的，黃河一向被稱為「中國之憂」。本地一帶，樹木稀少，地土是富沃而疏鬆的黃土，祇要下很小的雨，就會沖入河流，河流深而易長，水色發黃，這種沖到河中的黃土，就不斷地隨河水而注入黃河，更流而入海，假使黃河不流入海中，那就要汎濫成災，淹沒整千萬的生靈。

我可以將這種黃土地帶寫成一部書，要明瞭這種黃土是什麼：必先加以研究。原來這是一種疏鬆的沃土，內中不含石子，貝殼和動物的骨頭，關於這種土壤的來源，科學家會有各種不同的理論，但是一般人公認這種土壤來自中亞細亞的戈壁大沙漠，幾千年以前，中亞細亞與戈壁的土地變成很乾燥，狂風將乾枯的草木土壤吹至中國的西北部，這樣經過幾千百年，中亞細亞的浮土就積貯在中國的西北部了。現在中國的北方簡直受到戈壁大沙漠的災害，此因為戈壁的浮土，都已吹盡，所以，吹過來的都是黃沙了，西北部的疏鬆土有幾百尺厚，連高山大峯也有這種土壤積

成的。

就科學觀點講，研究黃土是很有趣的，但在霖雨連綿時，住在這裏，是很不舒適的，雨水滲透土壤，馴至整個山土崩陷到山谷中，將道路，屋頂，其他一切東西都埋在泥土之中。整個路基都被沖毀，整座小山崩頹坍塌，聲震山野。我住在一個山洞中，這山就是黃土堆成的。雨從罅隙中流進來，將裏邊的東西都打溼了，後來黃土漸漸地打進來了，祇要一張嘴就可吞到一口，我躺在裏邊惟聞雨聲潺潺，雜以山谷中波濤洶湧的聲浪，在山谷與河的那一頭，小山縱橫，祇見小山上的黃土，流入山谷與河中，順帶將房屋，廬舍……都沖下了。崩頹之聲，簡直駭人聽聞，我從窗外望出去，看見花園的圍牆有一部分已坍塌，馬廄都看見了，一層一層雲氣包圍着山嶺，慢慢浮過我的窗戶，瀰漫到山谷之中。

中國平民的不幸，真無以復加，身受水災、旱災、飢荒、兵燹之害。他們的窮苦也是難以描述的，時常有變為餓殍的可能。試想在這種苦況之下，還加之以兵災的侵襲，他們能忍受得住嗎？開戰以後，中國的富人或許不致吃大苦，但百分之九十五的平民一定要受到很大的痛苦，無數生命將因之而犧牲！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在陝西三原——

我現在正在赴西安的道中。十日前我從延安動身，預備到西安，進醫院治療背傷。我在途中時而躺在鼻床上，時而騎在馬上，時而背在人家身上，時而步行，有一次竟坐在運貨汽車上走了九十里路，（三十哩），這真是別開生面的旅行。因此我的背傷，日見其壞，而離西安尚甚遠，今天從北上的入口中探知河水高漲，他們從西安到此，化了三天，平時坐在運貨汽車上，祇須四小時就行了。

我想坐了汽車赴西安，但要在泥濘難行的道路上走三天，又恐怕身體受不住。我須在這裏留幾天，等西安的朋友，從當局方面，得到容我進城的許可，方好啓程。這真可笑，在南京駐有共產黨代表，而我並非一個黨員，竟不能自由進入中央政府的疆域，我坐在這裏，躺在這裏，等候消息，又恐怕不准入西安治療，而要退回延安。

在離西安時，我預備天天做日記，寄到國外，使他們對於中國西北方的情形，當地民衆的生活程度，以及中國軍隊在極端困苦之下，對日本新式軍隊作戰的狀況，得到一個概念。但每當日終，我總覺得很疲倦，且傷勢很痛，簡直不能動筆。我既不得休息，又不得安睡。好幾晚，傷口劇痛，使我不能入睡，我隨身帶着藥，但就是搽了藥，也不能安睡片時。

離開延安的那一天，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大約行了三十里路，我們探知前面的路很難走，馬、驢、或騾、都是行不過的。所以非人自己步行不可，我們一行人就分了兩排，二十個人徒步

而行，馬、驢、騾等和我（騎在鼻床上）走山路，我們在山上行了四五小時。我從鼻床上，望見山脈縱橫，到處都是，時或看見紅葉數片，我們行的這條山路上，點綴著低的叢林，小的樹木和各色花卉，如燈籠花，白色雛菊，或黃色紫色的野花。

一路祇有一個居民的住處，這是一個土洞，裏邊住着兩個農民，他們賣了幾隻小而香的南瓜給我們，這是我們離延安後第一次吃到的東西，我動身時，預備好給衛兵和「小鬼」吃的糧食，但是都戴在驢背上，而驢已走得很遠了，扛我的扛夫沒有東西吃，他們扛着我，發出哼哼之聲，我真有些不忍，因為我很不慣於人家扛着我走的。

有一次，我從鼻床的一邊望下去，祇見下面的山澗深不可測，我略有些膽寒，又掉頭向另一邊望下去，也是很深的山澗，我想我在中間一上一下的簸動著，兩旁橫著兩條深不可測的山澗，祇有前後兩個扛夫踏著地土，想至此，我簡直不敢再想下去了，就閉眼睛等著，過了一會，我們已走下一層，我才將眼睛睜開，掉頭望了一望。

我們一行人經過兩個山澗，其間沒有地土，祇有一條二尺闊的小徑，假使雨再下得大些，這整個山路（共有三百尺長）將被沖毀，兩旁的山澗，也將合而為一了。

再向前些，我們看見裝載行李的牲畜折回來了，原來牠們為崩頹的山土所阻，不能前進，同行的人東探西試，決定由一條險峻的山壁下山，幾頭牲畜是滑下去的，滑了幾百尺，有時候被樹

枝絆住，就摔了幾交，在這樣的斜坡上，扛夫不能扛我下山，於是我的一個衛兵，和一個扛夫，就將他們的手圍著我的身體，我就將手臂圍在他們的肩上，我們三人跟在馬後，我就這樣被他們半扶半抱的走下了峭壁，又涉過一條深及腰部的河流，最後到達大路，我們都停下來休息。

這時已近下午三點鐘，而沒有一個人吃過東西，扛夫說他們既餓且疲勞，不能扛我了，我就將帶來的糧食分給同行人吃，略事休息，我們又開始趕路，但是這兩個扛夫仍舊很疲勞，無力扛我，所以我祇好勉強步行了片刻，又騎了一會馬。

當前的景緻，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祇見山土沖毀整塊泥土，經山谷而墮至大道上，樹枝樹幹都隨着墮下，這種東西，和了雨水，就變成一大片泥澤，有幾百尺闊，二十三尺厚，有兩隻驢子想渡過去，但都墮入泥水中，沒至頭頂，竟淹死了！

但我們終須渡過去的；同行者將牲畜身上的行李什物都卸了下來，他們就自己分荷這些東西，渡過泥澤，餘人就趕著牲畜從比較平坦的泥澤上走過去，我們就憂的望著牠們渡過去，泥水深及胸腹，我們在後面大聲叫喊，鼓勵它們，能及到它們時，就用鞭子趕牠們，當牠們陷入泥土，不能掙脫時，同行者就用長竿子推它們，它們自己也努力掙扎，以求涉過泥澤。我在後面很奇怪的看着，覺得它們很聰明。牠們很仔細的選擇一塊最安妥的地方，然後拚命掙扎過去，牠們時常陷入泥澤之中，但隔了一會又跳了起來，努力前進。當它們渡過了這可怕的泥澤，就停下來祇是

喘氣。

沒有一樣東西能載我過去，所以我就叫一個衛兵一個扛夫扶著我爬過去。渡過了這片大泥澤，他們就將貨物重行載在牲畜背上，再向前走，但走不多時，又看見一大片泥澤，我們又很費力的渡了過去，在十里之中，共經過了六片這麼的泥澤，一片難渡於一片，每遇到一片，我祇是說：「這真難渡，我們真沒方法想了」。大家都呆呆的望著當前的泥澤，但過了一會，又有人出來嘗試了，他們說：『我們以前經過的地方比這個難走的也有，所以這次我們也能渡過的。』

這樣我們又渡過了，每次我們深恐牲畜要淹沒在泥澤之中，或折斷了腿，有三頭牲畜的鐵蹄真的落下了。所以它們渡時，尤其感到困難。我的背痛得很厲害，當我每次渡過泥澤後就躺在鼻床上，等候扛夫來扛，有一個扛夫因勞頓飢餓過度，忽然病倒了，躺在路旁的草澤中。我就從藥箱中取出幾粒阿司匹靈，給他吃，暫時止他的頭痛，除此以外，這裏是沒有別法想的。

我們在這種泥濘的道上走了幾小時，有時我恐怕自己不能支持，但後來終是安然走過的。當我們經過第六道泥濘時，天色已黑，那邊一個農夫告訴我們：前面的道路就很平坦了。我騎了一匹馬，這馬很疲乏，一個衛兵在前牽，一個衛兵在後趕，它方始肯走，我們一行人既餓且冷，又溼又疲勞。一路沒有食物出售，經過幾間農人的茅舍，但他們窮苦異常，連熱水都沒有的，另外一行人，走在我們之前，倒買到充飢解渴之品。

到了一處地方，我們向一個老農人要一些水喝了，但我們講的話，他一句都不懂，正在此時。我們看見兩個青年，向山下走來，他們看上去是老農人的兒子，他們的身材既矮且胖，而臉上覆著長髮，背上荷了一大擔木材，背都僵了，他們很費力的將黝黑的臉舉起來窺視我們。這種樣子，頓使我憶及書中所載中古世紀歐洲的農奴，中世紀的農奴，想上去也是這種神情的。陝西的農民與外界完全隔絕，他們祇會講本地的土話，他們的文字或許不到一百個，他們的生活困苦異常，衣衫襤褸不完，鋪床僅是一只土炕，食物不如畜生。

後來我們到達一個小村，在那邊買到幾塊大餅和幾個西瓜，糊亂地充了飢，就去睡了，第二天大清晨五時，我們又趕路了。

我躺在鼻床上，扛夫扛着我走了一兩小時，山谷間的雲漸漸上升，我抬眼望望山上，一草一樹都結滿了蜘蛛網，有幾個網很大，一絲一絲都看得很清楚，蛛網因受着雲氣而潮溼，草色碧綠，蛛絲雪白，判然而分。雲已昇至旭日之下，蛛網上的露水逐漸蒸發，所以蛛網也隨著消滅了。祇見山上開滿了鮮花，藍的燈籠花，白的菊花，紫的、黃的野花，還有一種很像美國的野玫瑰，也很美麗，這幅景緻，酷以美國西部的山景，祇缺少了懸崖絕壁。此處的山祇有幾座有大石子，大半都是疏鬆的黃土堆成的。

整天，我們行於山谷之中，不到數小時，我的扛夫，疲乏得無力扛我了，我祇得騎在馬上。

雖有五個扛夫，輪流扛我，有時還有兩個馬夫幫他們，但因食物太少，不能吃飽，所以他們時常扛不動的。

在夕陽西下時，我們方到達一小鎮，就在那邊過夜，此時我的例行工作開始。有一個扛夫他的脚走傷了，走來求我醫治，我就給他敷了些消毒藥，用紗布細帶包了起來，他走後又來了幾個扛夫和馬夫，他們的傷大都在脚上。有一個人腿上爛了一塊，另一個人胸腹上爛了一處，我將藥一一的敷在他們的創口上。

走在我們前面的一隊人，也將病人送來請我診治；另有一隊赴延安的，也送了兩個人來求治，他們患著頭痛症和發寒熱；有一個嬰孩頭上生著瘡，他父親同他來看，另有一個患花柳病的人也來求治；一個八路軍的兵士，因牙痛而牽連起頭痛，也到我這裏來看。

夜未終，我已醫了一二十個病人，還有六個人，我對他們說無能為力，我能醫急救的病症，但牙痛，花柳症是不會醫的，醫痢疾和胃病的藥我是有的。最奇怪的我們一隊中，也有幾個智識份子，而竟沒有一個，囊中帶藥的。從此以往，我就每天做醫生，替我們自己一隊，路上另外數隊，以及當地農民治病，當我們在晚上停下休息時。我就開始診治，約有兩小時之久，這樣我竟成爲一個走方醫生了。有時候我躺在床上，由一個衛兵幫著我，醫治躺在床邊上的病人的脚，但大半病人都需要我坐起來幫著腰替他們醫的，由於過分的工作，我的背傷尤其痛了，簡直不能

繼續工作。在一個村莊上，有幾個農民受到蟲的咬傷或刺傷，也來請我治，但當時我沒有藥，後來走到一個大鎮上，買到了些就寄給他們。

在另一處，有一個青年農夫，腳上受了重傷，求我醫治，受傷時，毒血沒有放盡，所以現在傷勢大重，我並非醫生，所以覺得很是棘手。我先將藥水，消毒傷口，然後盡力替他醫，並囑付他應當好好調養，我竟代他就憂了幾天。

我對我的翻譯員講，我很可憐這個青年，他或許會因而喪身，我很願多多幫助他。我的翻譯員是一個智識分子，曾在北平做過教師而他的見解完全和我不同，想說表同情於民衆，是完全無效的，因為他們人數太多了。

我就問他道：「你的意思是否叫我不要救那可憐的青年」。

他說：「就是救他也無效的」。

爲了這事，我同他大辯之下，我說：我替他醫治祇化了七八分鐘，而我們浪費的時間，遠多於此。看見這種可憐的病人，而掉頭不顧，我是不忍心的。我們都是八路軍的服務人員，八路軍和共產黨的精神，不僅僅在軍事方面，而主要的在於聯絡民衆，扶助民衆，所以不論何時，不論何處，在我們可能範圍之中，我們必須幫助他們，萬不能背渝宗旨。

我聽了翻譯員的話，很是惱怒，我看出他就是中國古代智識貴族一流人物，我的事務忙完，

但我並不因此而變更宗旨；我們一隊中，竟有他這麼一個人，我覺得很可怕。他自己在路上，也時常不適，倒知道請我醫治，而我替窮人診病，是浪費時間，那真可笑，後來爲了此事我還同他辯論了好幾次。

我在八路軍中，和他人相比，簡直可稱爲一個貴族，八路軍很優待我，我有一架昇床，五個扛夫，扛我到西安，兩個衛隊，還有一個「小鬼」供我差遣，一匹良馬供我騎。我的翻譯員，也有一匹馬，他的薪水也在普通一般人之上，這種優待，表示我的責任，翻譯員的責任，百倍於衛兵，扛夫和其他的苦力。他們步行，而我們騎在馬上，他們飲食粗糙，而我們比較精良，這種不平待遇，我並不以爲然的。我不禁回憶到童年我服侍富翁時的情形，我願意和手下的人同甘苦，共錢財，同飲食，否則我認爲是可恥的。這樣是否就算表現了弱點的中產階級的同情，假使對工人農民表同情而扶助他們，算是中產階級，那就永遠做中產階級也不妨，我以爲對於平民表同情，就是不能離開平民而生活的表示。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陝西西安——

現在第一道旅行告終而到達西安

一路的經驗使我知道中國平民的無知，他們速抵抗疾病的最普通的方法也不知，所以沿途必

須設立走方藥局和公共衛生服務人員，中國的蘇維埃在這一帶竭力提倡公共衛生運動。現在西北已設立了幾所醫院，但是一過了他們的疆域，又很污濁了。有一次我在一個村莊上，要賣幾塊大餅，但是大餅上滿駐了蒼蠅，店老闆走出來，將它們趕掉，我看見麵粉中夾了蒼蠅，他們也不管，就將麵粉做成大餅，我真覺得膩心。我對老闆說：「我不要蒼蠅駐過的大餅」，他聽了我的話，哈哈大笑，又從店內叫了幾個人出來，告訴他們，我因為大餅上駐過蒼蠅所以不要了，他們聽了也都放聲大笑，我覺得我又回到「中古世紀」了。他們或許是第一次聽人說不要蒼蠅駐過的東西。因為我是外人，這事決不會引起他們的注意，在他們看來這不過是外國人的怪癖罷了。祇有在延安，當局命令店中將紗罩覆在食物上，紅軍兵士在街上巡查，強迫行人維持公共衛生，所以那邊的民知，也比較他處高。

我就步行或騎馬經過「中世紀」地帶。後來我們走出山谷，來到高原，到處可以看見高原的頂，這有些像美國西南部的高原，不過美國高原的邊際，都修得很平，而這裏的高原，為雨水所剝蝕沖毀。我們走了一整天，亦未見一處曾經修築過的。高原上，綠草遍地，足見荒蕪已久了。

這一帶荒蕪人煙，時而經過幾個小村落，茅舍三五，內中住著幾個襤褸的農人，我頓時憶及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的大飢荒，西北方的饑餓有九百萬之多，大半都是當地的農民。此處所受到的災難尚不止此，回匪的叛亂也發源於此；數十年以來，中國軍閥的榨取，米麥牛羊雞鴨無所

不貪，加之以苛稅暴征；所以農民最後所剩的一粒穀，都被他們剝削殆盡了。

從前軍閥手下的兵士，到處姦淫擄掠，遺下了花柳毒，所以嬰孩都是生下就死，不能長育。在西北一帶，有幾處連十歲以下的孩子都沒有的，這是西北特區行政當局所遇到的嚴重問題之一。西北部本為蘇維埃區，現在改組後隸屬於中央政府。醫院裏忙於治療犯花柳病的男女，同時竭力防止此症的傳播，八路軍招募兵士時，加以嚴格檢查，患花柳病者不得從軍，軍士中已患者，從速醫治，且須與他人隔離，以免傳染。軍隊中的兵士是不准性交的，當然沒有傳染的機會，八路軍軍令嚴明，姦淫婦女的罪很重，犯者嚴加懲罰。

當我經過西北區域的大道時，我有些詫異何以傳染病倒不多，因為連八路軍的兵士尚不知微生蟲是何物。我看見路旁茅舍中的廚子用一塊髒得發黑的揩碗布揩筷子，他們擦碗是這塊布，揩汗是這塊布，抹桌子也是這塊布，所以這塊布可以成爲亞洲傳染病的根源。軍隊中的人，從來也不將筷子洗一洗，就拿起來用了，我時常從我衛兵手中，將筷子奪過來，用滾水一沖，他們覺得很奇怪，我也無從對他們解釋微生蟲是什麼，就是我要解釋，也無從證明。當了面，他們雖很有禮貌的聽我講，但背後一定說我有些瘋。

當我躺在昇床上，扛夫抬著我走的時候，我轉著很多念頭，例如如何防止西北沃土爲雨水所沖毀而流入河海；如何防止洪水的汎濫；如何栽植果園與松林，唉！這種事情須民主政治替代了

封建制度一百年以後，方有成功的希望。我所看見的人，都祇有幾件又破又髒的襤褸衣衫，軍隊中的兵士，也祇有硬麵包和開水吃，間或吃些蔬菜，他們在晚上，就睡在地上，沒有被蓋，祇在地上。鋪著一條薄被，他們除一身之外，別無長物，飽食是何種情形，他們也不知道。總之中國人民需要一切——衣、食、住、教育、醫藥。國家本身也需要一切，需要我們所慮及的一切。

晚上我們往往借宿於田舍中，我的衛兵與「小鬼」睡在我床旁的桌子或板上，有時候田舍很小，沒有餘屋容納我們，我們就睡在馬廄旁的小房間內。祇聽得馬鳴狗吠和人的鼾聲，往往鬧得我不能安睡。

有一晚我和衛兵，扛夫，馬夫並排並的睡在馬廄門口。我睡在行軍床上，一個衛兵睡在我的昇床上，兩旁地上睡著扛夫與馬夫。後來尚有一次我們也這樣睡過的，那一次我們和八路軍一隊兵士在一起，他們也睡在地下，我因為疲勞疼痛過度，神經緊張，不能入睡。喫了一片安眠藥片，但也只睡了一二小時又醒了，我就在黑暗中望著四周酣睡的人們。

他們睡得一動也不動，我覺得這很有趣。我知道有許多人在睡夢中翻來覆去，我也這樣，因為我總不會酣睡的。但這幾個人睡得很安靜，一動也不動，的確，有人一夜睡到天明，不翻一個身的，我和他們時常睡在一處，也沒有見他們翻過身。

我躺在床上，一邊看著他們，一邊轉念頭，我想在別處決不會過這種生活的，和許多男子睡

在一處而從不耽心事，我覺得睡在這裏比睡在西歐門禁森嚴的房內更安全，在他們之中有背我涉水的，有抱我下山的，有採了花插在我的昇床上的，有走來替我蓋被的；有時我要騎馬，他們就將我舉起放在馬背上，這樣我的背不致疼痛了。他們得到些食物總拿來分贈給我的。有一次一個扛夫買到一只石榴，他又拿來送給我，我知道這石榴很貴，值一毛錢，這足以表示他的好意，所以我感激得連話都說不出，祇緊握著他的手，表示我的謝忱。

晚上，我就和他們睡在一處，我從未受到人家這樣的摯愛過。我知道假使我將這種情形告訴傳統觀念很深的中產階級，他們一定要嘲笑我的，他們將對人家說：「這人曾和馬夫苦力睡在一起」。

是的我是和苦力馬夫工人農民睡在一處過的。他們能保衛我，我也很託膽的信任他們。

我有一個年青的衛兵，他是四川人，在去冬他患肺炎，晚上不能熟睡。他很善於受刺戟，在喧囂的環境中，他不能安睡的，一聽見聲音，就在睡夢中翻來覆去，所以馬一鳴狗一吠，他就醒了，而別人却睡得很沉。

這個衛兵的確不宜上前線，因為他生肺炎，我看護了他一冬天，我歡喜他和歡喜「小鬼」一樣，我們三人很要好，連成一個集團，他人不得參加。在我們三人中，我好似長姊，他們兩人是小兄弟，我們互相很親愛的照拂著。

當我們離開延安時，我的「小鬼」好似出籠之鳥，他雖然生活很艱苦，但身體壯健，近幾月來，他的喫食尚佳，且常有休息，所以身體尤其好了；當我們離開延安時，他將他的紅汗衫，閃光燈，（軍用信號）綁腿放在我的昇床上就走了。

有時候我很遠的看見他，他走路很快，好似幾小時就可到達西安的。有時忽而不見他，但不一會，他又從後面跳出來了，手中拿了一大束花來送我。他有時跑到很前察看離我們很遠的軍隊，有時又去察看走在我們後面的幾隊人，他還要巡視全村，有一次我們來到同蒲，這是一個大鎮，我想他一定落得很後，天色已晚，他還不來，我心中有些急，後來他終於來了。

原來，在我們一行人未到同蒲之前，他早就來了，到戲院裏去看了一會戲，我的衛兵當然罵了他一頓，但他終究是一個孩子，我很歡喜他自己會找尋娛樂，我不知他將來要成爲何種人物，他很歡喜廣闊的大道和新鮮的地方，餘外他一概不知他在軍隊中長大後，也許終其身祇知戰爭。當我在軍一日，我要和他同處一日，竭力的照顧他，有時候我在散步，他走來和我攜手同行，我的四川衛兵，也來半攙半扶的，和我同走，他們兩人教我四川話，四川話和北方話截然不同，我們就用四川話或北方話很隨意的談論各種問題。

在離延安的第十天上，我們到達三原鎮，從西安坐汽車到這裏只要四小時。這裏由十七師楊虎城將軍防守，我們在司令部內過宿，這間房又大又乾淨。我的衛兵和翻譯員睡在炕上，我和平

時一樣將行軍床擱在一角，就睡在上面，我們在這裏住了兩夜。

第二天，我去拜望當地的英國教士，又買了些蟲傷藥，郵寄給沿途的農民。培爾先生和他的夫人，都很和善，我和他們盤桓了半天，就在那邊喫了午餐。培爾先生的思想很進步，對於共產黨很友善，他說八路軍是數年來陝西最好的軍隊，所以得到人民全心全意的擁護。

當告別時，我答應他們明天若不走，還要來拜訪，但第二天清晨我們就動身赴西安了。

這天正是九月十八日，是日本佔領滿洲的紀念日，我們的車子，在三原停著，直等十七師軍隊通行過，才能繼續開往，他們是到民衆大會去紀念「九一八」的。他們都穿著制服，敵兵隊帶了野戰，紅色藍色的旗幟飄搖於日光之下，很是美麗。後來我們在小村落內，也看見民衆集會，農民都武裝著，荷槍執戟的站在軍隊中。

到了西安，我們住在司令部。教會醫院中的戴特博士和梅琦女士，用愛克司光檢查我的背傷，他們說骨格未折斷，祇是骨筋扭傷，肌肉上受些傷，另有一塊骨膜也折傷了，醫院中的英國醫生和護士都圍繞著我服侍我喫茶點，和我談論延安的醫藥衛生工作，他們問及延安的教產，我告訴他們絲毫沒有損失，連牆上的圖畫都很完整。

日本飛機今天到西安來轟炸，警報一響，我們都躲入地室，待警報解除後方出來照常工作。

我的牙齒有病，動搖不定，那邊有一個中國牙醫，但他祇會將金牙鑲上，連洗都不會洗，他

的技能止此而已。

我在這裏至多耽擱兩星期，就要上前線，省政府給我一張特別護照，允准我通行於西北各處，或停留於各地。

祇要我遵守醫生的話調養，我想兩星期的休養足够了。我住在司令部，這裏很大，每間房擁滿了人，有男有女。南京蘇州的政治犯已經釋放，其中有許多已來此處，準備北上，每天總有幾個人離開這裏的。

我雖已很近戰爭之處，但或已失去其很多重要意義。這所司令部的房子很清潔，容納許多愛國志士。這也是一處含有戲劇意義的地方，這裏有一百以上已釋放的政治犯；這裏有從中國各處來的男女，這裏有無線電台廣播南京的消息，祇聽得「日本人」「日本人」，旁的簡直聽不清楚，除掉南京消息以外，還可聽到日本人的播音，和北平的音樂，更可聽到上海夜市的音樂，——唱著一個男子將一朵蘭花送給女子的歌，這是一朵在死亡殘滅的上海市的蘭花，男子提給她一朵蘭花；不是炸彈，而是蘭花。

——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在西安——

我要將我的衛兵與「小鬼」在本城的經驗約略告訴你，除掉我的「小鬼」和四川衛兵之外，

尙有兩人一是江西人年約二十五歲，他是一個新到西安來的外國婦女的衛兵，一是四川人，他年紀也很青，是本團一個中國婦女的衛兵。他們四人到達西安後，看了當地的物質文明，駭嘆非常，因為他們從未看見過。他們隨紅軍走了幾百里路，能涉河，能渡過大片泥澤；也曾經過西康卑溼的草地，這種草地幾乎人跡罕至。我所認為新奇的事，他們倒不以為奇，但當他們到達西安，遇見物質世界的新設備，他們既驚且迷，同時也很快樂。

運貨汽車，他們以前是看見過的，但未乘過。從延安到西安的道途中，我們一隊人乘這種車子走了三十里，我的衛兵在車子上屏息而待，這輛車子開得很快，一小時走了十里路，他們只見兩旁風景如飛地相後退，他們互相望望，不禁發出一陣癡笑，這樣他們嘗到坐汽車的風味了。當我們停於一村時，他們輪流坐在車輪後，嘗嘗這是什麼風味。

未幾，他們很慣於坐運貨汽車了，但後來他們看見機器腳踏車和私人汽車還不免有些詫異，到了西安後，他們見了無論何物都很驚奇，這個城並不繁榮。一樓，二樓，三樓的商店，充斥了惡劣而昂貴的貨物，我的朋友曾說日本貨劣而廉，中國貨劣而貴。這個城，既不大，店中的貨物又很惡劣，但他們看來已够新奇了。

當我們到達西安後，逕入八路軍的司令部，我覺得很疲勞，立即走入臥室中，躺在床上，不到一會，門外擁了一大堆人，他們不是來看我而是來看門邊的電燈開關，他們輪流著將電燈開關

一啓一閉，並舉目望著天花板上的電燈泡，每人祇多試一兩次，若要多開，另外一人早就將他的手一推，自己來試了。

未幾，他們也就司空見慣了。後來他們走過時，將開關一啓一閉，很像一個老手，他們不願意人家注意，恐怕人家當他們外行。他們自以爲延安已使他們得到許多新經驗。延安是一個小鎮，祇有一條大街，開著幾片一樓的商店，在共產黨員未到之前，全鎮人口不上一千，但是紅軍兵士看起來這是一所大鎮，街上行人，來來往往，絡繹不絕。他們在延安已得到些教訓，所以到西安後，已比較小心了。

他們在西安所遇到的新奇經驗，我知道得不多，頭幾天，他們祇是出去，從城東走到城西，城南走到城北。有一次，我的衛兵，買了一隻皮包回來，價錢很貴，第二天「小鬼」也買了一隻，比較大些，而價錢祇有衛兵所買的一半，「小鬼」一回來就拿給衛兵看，並譏笑他，衛兵以爲丟了他的臉，所以很氣，就和他爭吵了幾句，過了幾天，衛兵先看見一輛火車，就來揚揚得意的告訴「小鬼」，「小鬼」也很惱，所以他們又復相爭。「小鬼」立刻衝到火車站，去看火車，但他不知道要買月台票，所以看守的人，不允許他走入站內，他祇得垂頭喪氣的回來，過了幾天，他才真的看到一輛。

有一次，我們一同上街，看見一所新式理髮店，他們不知道我早已見過，就停止脚步，指給我，原來八路軍的理髮匠，是挑著擔子，從這一隊走到那一隊，替人理髮的。

一天，我們三人，同赴一所新式旅館去拜訪我的外國女友，這是一所精緻的旅館，地板油漆得光可鑑人，會客室中的椅子，都套著椅套，到處都裝電燈，窗戶上有掛帷，飯廳內的桌子上鋪著雪白的檯毯，還有其他許多華麗的設備，我朋友的臥室專有一間浴室。他們兩人就走入浴室去看裏邊的設備，他們開著熱水和冷水龍頭，又旋轉洗臉盆的水龍頭，將盆沖了又沖，他們看見大鏡子中自己的影子真奇怪，照來照去的看著。

後來，他們時常到旅館中去看那浴室，直至厭煩了為止；但在西安有一件事，他們永不厭煩的，就是電影。從延安一路來時，我就告訴他們電影是什麼，但他們絲毫不懂，在我們到達西安的晚上，他們就上電影院，看了以後，他們真奇怪極了，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們就到電影院去，但門尚未開，他們就在外面很心焦的等著。他們看了影片上的景物，回來後，就告訴我，看見老虎、獅子、象、還有一種動物遍體長毛，很像人，他們說，講的時候，好似還看見的。他們在四川西康或許見過虎與豹，在畫片上也看見過老虎，所以老虎並不稀奇，除虎以外，影片上的動物，他們都未見過。

他們竟成爲影戲迷。第三天他們說要去看一張外國影片，要求我同往，我答應了。他們領我到一所戲院，外面掛著一塊大招牌，這影片名爲 *Diamond Jim* 我一看見此名稱就有些厭惡，而內容尤其不佳，我覺得非常失臉，但我耐著待其終局。影片中一切東西，他們都認爲是美國的。

開首演著一個大胖子，突起胸腹（或許是一個美國工人）脫去套袴，戴了一頂絲的高帽子，穿着一件對襟褂，片中的男人都穿這種衣服，衛兵與「小鬼」以為這就是普通美國的服裝。Diamond Jim 忽而扣起金剛鑽的鈕子，別了金剛鑽的別針，戴了金剛鑽的戒指，但衛兵們根本不知道金剛鑽是何物，所以未加注意。片中的女人都穿了華美的長袍，他們又以為美國婦女都是這樣裝束的；片中的房間都佈置得很華麗，頂上掛滿了吊燈架，還有幾塊屏風，衛兵們也不知道屏風是什麼。

他們嚴氣正心的看一個惡人，坐了馬車經過大廳門，開到一個欄柵前面，但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是大廳，所以戲中做些什麼，也不知道。片中還映著一幕證券交易所的情景，一個破產的投機商人，坐在市價通信器之前，手中拿了一張紙條，他們看了簡直莫明其妙，後來戲中又映著一幕華麗的婚禮，他們也不解其故。

戲中有四幕，他們覺得很有意思，一幕是跑馬；一幕是 Diamond Jim 和三個朋友騎在一輛四人腳踏車上，這還是十九世紀初葉的情景，後來衛兵們，在街上經過一爿出售腳踏車的店，他們都止步，望着腳踏車笑，原來這種腳踏車是單人騎的，而在美國如今還有四人騎的腳踏車。

另外一幕是映著一八六五年的情景，片中有一輛釀造葡萄酒的機器和運輸葡萄酒的火車，他們那時還未見過火車，所以他們以為這就是美國火車；還有一幕是好萊塢的愛情片子，映著一個

男演員擁抱一個女子，狂熱的吻著。演至此我的一個衛兵，忽低頭找尋丟掉的門票，但那江西衛兵見他這樣，就拚命打了他一下叫他看。但他依舊轉了腰，後來將頭舉起，呆坐在椅上，一動不動，他的嘴張開了，背也不敢挺直。直至這幕戲演完，他才如釋重負。

江西衛兵的頭腦比較靈敏些，他向我瞥了一眼，看我見了這種影片是如何神情，當我對他和另一衛兵一望時，他覺得不好意思，趕快將頭掉過。那個「小鬼」看了這幕戲祇覺得奇怪，他以為這也和前幾天看的動物片子是一樣的，他根本不知片中的意義，因為中國祇有在夫婦閨房之中方有這種狎暱的神情。

當然火車與機器是衛兵們最注意的，當我的外國女友動身時，我同了他們到車站上去送她，祇有「小鬼」未去，因為那時他不知往何處去了。他們很仔細的查察火車，特別是車的兩端。過了幾天，他們又去了，這次「小鬼」也去的，他們爬上鐵軌四周的泥圍牆，這樣可以看得更仔細，他們察看了有幾個小時，但當他們回來後，「小鬼」並不談及火車，他的神情很憂鬱，原來日本人在火車站轟炸，他們受了傷。

後來，我要到醫院中去治背傷，就將他帶了去治療，當我們出來後，我見他悶悶不樂，他告訴我醫院內要他付五毛錢診費，但他分文不具。他在紅軍中已有三年，從不知道醫病要付錢的，後來雖然長官代他付了診費，醫生替他診治，給他擦藥，他依舊很懷恨。

另外還有一件事，至今想起來，還很可笑。有一天江西衛兵，（他是紅軍的隊長），和我一同到一所高貴的醫院裏去，我們是去拿一隻行軍床的，這個江西隊長是一個粗率的軍人，曾開發到幾千百里路外。他的背微僵，他對人講話時，從粗黑的眉毛下舉起雙眼望着人家，他祇會講江西話，所以他人不大懂的，他是一個好戰士，但在這變一所華貴的醫院中，他一些風頭也出不了。

我們走入客廳，祇見裏邊坐滿了穿綠衣服的上等人。這個江西隊長低下頭，提高喉嚨，對客應那一頭坐在書桌後的書記們說：『我們的行軍床在那裏？』

說完，他就在光滑的地板上，向著他們走去，他們看了他這神情，到有些發呆，所以走了一半，他又大聲喊道：『我們的行軍床在那裏？』

這種書記都是裝飾入時的上海青年，穿著西裝，一句江西話也不懂，加之他們從未受過紅軍軍士這樣的命令過，所以他們只呆呆的望著他，而江西隊長看他們不動更其怒了，我看了這神情，祇是暗笑。我見這樣僵下去是不對的，就對他們講，我們要行軍床，他們一聽我的話，立刻就拿了給我，我不禁對他們說：『你們不要介意，就是這種人，方能將中國從日本帝國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江西隊長就將行軍床往肩上一擲，從搖門中，大鐵門中掙了出去，走到街上。

在西安，兵士們見到無數新奇的事物。有一次，他們去參觀電燈廠，還聽了二小時「電之來源」的講演。他們很仔細的觀察巨大的發電機，以前他們祇見過汽車中的機器而從未看見一個這樣大的機器，我要費些時間，聽他們怎樣對同伴解釋「電」。

在路上他們一聲不響，恐怕人家當外行，但一回到司令部，就很自由自在和同伴們談論他們所見到的所學得的，並告訴他們電是什麼。

九月二十六日之晚，八路軍舉行大會，在大會中，他們表現了真的生命與精神。這天正是八路軍林彪所統領的第一師，大勝日人於晉北長城的翌日。這一師是有名的江西軍隊，他們包抄日軍後方，（這是他們無匹的戰略）將日軍一師團人馬打得不剩一個，八路軍俘獲了許多日寇，獲得野戰，鎗彈，五十輛軍用汽車，五輛鐵甲車。日軍猖獗於華北，氣燄萬丈，無人能阻擋他們的勢力，但是一遇八路軍，氣燄頓挫，八路軍大獲勝利。

捷報傳來，西安司令部召集大會，我也參加集會。全軍的人都聚集於此，有南京蘇州釋放的政治犯，有來自平津而欲赴延安的學生，有來自延安而赴各城的政治工作人員，八路軍的軍士，衛兵，小鬼，廚夫，此外尚有兩個外人，一是我，一是新西蘭的通訊員。

這是一個熱烈的大會，周恩來（註三）夫人領導全會，當地共產黨首領報告得勝的情形，聽衆間或大呼口號以示歡忱。新西蘭通訊員，表演了一套他本國的舞蹈，我唱了兩首歌，一個日本留

學生唱了一曲日本情歌；一個紅軍軍士報告他們出發長征時所過到的一件意外之事；當他們在西康大渡河時敵艦在對岸大大掃射。當他報告完畢後周夫人起立，唱了長征曲中兩節悅耳的歌，這是一曲中國的古樂，本是描寫二千餘年前，秦始皇時代，一個閨中少婦思念她的丈夫，她丈夫因建築長城而歿，紅軍採取其音，而改變了詞句，周夫人唱道：

五月裏我們在瀘定橋，

劉鴻魁的軍隊拚死攻我們，

我們渡過了大渡河，

十七個英雄葬身魚腹。

× × × × ×

在八月中我們向北開發，

渡過草澤而不覺寒冷，

前人從未渡過此處，

紅軍是最堅強的軍隊，

能征服一切的困難。

周夫人唱畢後，一隊北平學生起立合唱「打回老家去」救亡歌，後來，一個江西的紅軍軍士

，唱了一隻很新鮮的歌曲，我想這或許是他在長征時從西康土著那裏所學得的，其聲粗而響，清而雄壯，他唱時，我們全身的熱血沸騰著，後來我知道這並不是土著的歌曲，這是一隻江西民歌，江西的紅軍常唱的。

我們大家唱歌，演講，跳著新異的舞，最後全體起立，舉着拳頭，大呼口號，讚美八路軍。
『這是一個無難不克，無攻不勝的軍隊！』

我身旁坐了我的三個衛兵，一個「小鬼」，他們笑著，唱著喊著，這是他們的本性，他們不知旁的祇知戰爭與奮鬥，中國的獨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爭得的，這是一個持久性的奮鬥，說不定要終他們的一生。

註三、周恩來：著名共產黨員，一九二七年蔣介石任黃埔軍校校長時，因為輕信，西安事發時，周領導共產黨代表居間調停，現在中國軍聯動員委員會副主席。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在西安——

今晚西安報館的主筆報告八路軍最近的消息其文如下：

十月十日，八路軍克服冀省西部的軍事中心點涞源。

十月十二日八路軍某旅襲擊敵人於崞縣。敵敗，現該處戰事尚繼續進行，八路軍擄獲敵方滿

載汽油與軍火之汽車十二輛，及來福槍五六十支，此等車輛略有毀損，敵寇死亡五六十。

十月十四日八路軍克服晉北甯武府。

爭奪陽平之戰在進行中，日軍仍扼守該城。

一一 自西安至前綫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在赴北戰綫的道中——

我們的火車停了兩次，於上午十一時方離開西安。我們一隊人有兩個中國通訊員，一是周禮普（譯音）一是徐全（譯音），一個護送者和我的兩個衛兵。我們坐的三等車，但并不擁擠，因為這輛車是開往戰區的，昨天我見幾千難民經過西安的街道，一望而知他們是農民，他們肩上都荷了一束行李，這是他們僅有的財物。婦女大半纏著足，他們有幾天不洗臉了，婦女們的頭又亂又髒。

潼關之行，在我看來，是很平淡的，但是衛兵們覺得很新奇，因為他們是第一次乘火車。中午我們到達潼關，我們的軍用通行證，經過幾道檢查後來守兵又要檢查我們的護照，我就將通行證護照，一次一次拿出來給他們查，那個檢查的軍官覺得不好意思，向我道歉。

我們在黃包車上，坐了約有二十分鐘，到達潼關，一看這個名字，就知道這是中國西北的要塞，在關門口，我們又受檢查，然後方准走入，這是一個小城，街道兩旁都是小店，當我們向前

行時，祇聽得我們背後發出歌聲，其聲甚遠，回頭一望，很模糊的看見遠處有幾千人在進行，前面飄著中國國旗，他們不是兵士，就是學生。當他們進行時，一陣陣救亡曲歌聲，傳到我們的耳際，這種救亡歌曲，現時最風行，但是歌聲立刻不聽見了，因為我們又經一門而向黃河南岸進行。我們即將渡過風陵渡，並須在此過一宵，風陵渡是黃河的口岸，我的四川衛兵，從未見過黃河，但另一衛兵，（這人新來，是江西軍隊隊長，曾做過我友的衛兵）在二年前，隨了紅軍渡黃河而入晉省。那時紅軍出發時，唱着著名的紅軍軍歌，這首歌的調子，是陝北古代情曲的調子。這首歌開首描寫浮雲遮住山頂，從黃河（豎鐵般的紅軍渡過此河）中映出它們的影子，後面又譏諷省政府主席和其他賣國賊，現在歌詞已經改變，八路軍自渡黃河後，久未作戰，如今他們所唱的都是抗日救亡的歌曲。

我們坐了大沙船，渡過迂緩的黃河，時正午後，太陽躲入雲中，雲下有青山數座，向西延亙，景緻雖好，我們不甚注意，因船上有兩個剛從北方前線歸來的東北兵，一個年紀已很大，一個有三十餘歲，兩人都穿了羊皮衣服，這表示他們是從寒帶來的，當他們一知道我們是八路軍的人，那年青的兵士就和我們談話越談越得勁。他咬牙切齒道：『假使中國軍隊，個個像八路軍，早就好將敵人驅逐出境了』。他告訴我們八路軍得勝的狀況。八路軍大勝兩次，一次在九月二十五日，大勝於平型關（長城的要塞）一次在清平城。清平在平型關西北約一百五十里。清平之役，

我軍大捷，日人死傷俘虜有一萬人之多。

他告訴我們賀龍的一師人馬（本是紅軍的第二路）到達前線，他同了東北軍隊到 *Chinhsien* 去歡迎他們，另外復有許多人趕來歡迎，當晚十一時舉行大會，賀龍起立演講。賀龍演講時，鼓掌之聲不絕。我們問他對於賀龍的印象怎樣，他聽了，將頭急忙一搖說：『這人太偉大了，我簡直難以形容』。

他又說東北騎兵隊現在駐於平綏鐵路的平地泉保衛綏京歸綏的門戶。東北軍現在改編成六個軍隊，分駐於平漢津浦各線。二萬騎兵隊駐在平地泉，他方從那邊來。他說騎兵隊受的損失最重，他說時咬了嘴唇，很悲哀的望著黃河。他們受到日軍飛機的轟炸，損失極重。有一次他們到達太原東南的榆次，這是一個小縣，日本飛機每天在該處北面肆意轟炸，所以一入此處，不曾進了轟炸區，日本飛機尤喜轟炸後方的民衆，在前線反而不甚厲害，因為他們要想喚散中國的民心，使他們沒有抗戰的決心，所以任意轟炸村鎮。

他狠狠的搖了幾搖頭說：『漢奸實在多極了！』我們問他那種人是漢奸，他說大半是流氓棍徒。

他更告訴我東北軍的情形，馬占山將軍（馬在一九三二年與日軍戰於黑龍江 *Nouri* 河一帶）就要統領東北軍的騎兵隊。馬現在歸綏，立刻要改編東北軍從事遊擊戰。這也許受八路軍的影響。

響吧！

他說綏遠省的民衆組織很好，幫助軍隊，但日本軍有機械化部隊他們的飛機尤爲可怕，儘管如此，民衆在戰後依舊幫助軍隊，運送傷兵，或替傷兵將傷口包紮起來。總之，在八路軍作戰的晉北一帶，民衆的組織真好極了！他又告訴我們太原駐有中央軍隊，日機每天飛往轟炸，末了他說！『我們也有飛機，但不夠應付』。

我們的沙船到達黃河南岸的風陵渡，脚夫捫了我們的行李。我，周禮普，和八路軍的一個戰士落在後面走，現在八路軍共有三個軍士，參加我們的一隊，我們的人數日漸加多了。一路走去，祇見黃河岸邊都是傷兵，他們躺在地上，身上不蓋一些東西，沙船要渡他們過河，然後他們乘了火車，到西安或洛陽去進醫院，但沙船先要裝箱籠物件，而傷兵反而次一步。他們穿著很舊的灰色藍色軍裝，也有幾個人穿了羊皮衣，有幾個傷得真厲害，傷處都成爲死肉，我想他們不久於人世了。他們的細帶完全染污了血，髒得不堪，我們走過去和他們談話。在這小小一村，就有五六百傷兵，等候送到西安洛陽的醫院。這種傷兵都是在平型關一役受傷的。他們都是閻錫山的兵，自從九月底在平型關受傷後，就坐在運貨車中，一直開到這裏，在路上走了有一個月的光景，一路並無醫藥的治療。他們沒有醫生，護士，急救人員。所以只得自己照顧自己，好一些得到農人的照顧，這般農人用貨車將他們運送到此處。我想一路一定死掉不少了。

我們因為與傷兵談了幾句話，和同伴失散了，路上的行人擁擠不堪，他們都是來渡河的，所以一時不易找到失散的同伴。我們就到旅館中，一家一家去詢問，又回到街上去尋找，忽而有三個人止住了我們和我談起話來了，其中有一個是漢口中國大公報的通訊員，他是赴前線的。我們決定同往。他能講幾句英語，是一個聰明而活潑的人，他們知道我們失散了同伴，就和我們分頭去尋。我問了周禮普，一個八路軍的兵士，一個方從日本回來的學生，在薄暮之中挨家逐戶的去詢問。但未找到，於是我們又到六里外，一個村外的新火車站去找尋，這裏的火車站被日本飛機轟燬，所以重建了一個。我的背傷尚未愈，所以我們就搭了一輛貨車，這車子正送了傷兵，預備開回。過了一小時，我們到達車站，但是他們並不在。月亮高懸空中，既圓且亮，在雲中忽現忽隱，所以天色時明時暗。在車站的那一頭，我們聽見一陣救亡曲的歌聲，唱歌者，是四川軍隊的一團兵士，這時四川劉湘的軍隊，正開拔到此。當我們在月明之下步行時，日本留學生告訴我日本書坊內掛著中國共產黨領袖朱德，毛澤東的照片，有許多日本工人的家裏也掛的。

我們到每一輛貨車，每一輛客車，每一間茅舍去找尋，但是也沒有，我們正欲退回時，忽而遇見我們的同伴和我兩個衛兵，他們也在尋我們。我們就回到車站，看見同伴都在那邊，行李也很好的堆在月台上。他們尚未找客棧，這也未免太缺乏知識了，我們即刻走到鎮中，找了一個客棧。大公報的通訊員是一個很能幹的人，我們在戰地服務團所開的一所簡陋的小客棧中，租了兩

小間，我睡在行軍床上，沿壁的土炕上睡著五個男人，我們一隊中現在加入了四個人，一個就是大公報的通訊員，另三個是赴前線從事政治工作的。

我因疲勞過度失眠了，加之背傷很痛，所以翻來覆去的不能入睡，就吞了幾片安眠藥片我祇買了一瓶，因為錢不夠了。

徐全也不能入睡，他打傷了一隻腳，但他並不因為腳痛而睡不著，而是因為他聽了船上東北軍人的一番話，徐也是一個東三省的人，他聽了以後，頓時憶及他的家鄉與老親，所以一晚未睡。他未得家中的音訊已有五年了，在此五年中，他也未寄隻字回家，他不是忘懷，而是不敢寫，因為他是一個義勇軍，一個富有革命精神的愛國志士。所以他不敢寫信與他的兩老。他時常因牽念故鄉與雙親而失眠。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

今天我們起身得很早，八時即已抵車站，我們乘了一輛精緻的火車，內中有長櫈，另外一行人是乘的裝貨車，火車上的長櫈已壞，地板上的灰塵積了有一寸厚，但這終究是一輛精緻的火車。當我們正佈置妥當，預備坐兩天，開往太原，忽而車站中的人走來對我們說這輛車子不開往太原了，叫我們趕快換到前面一輛，祇聽車站中的人喊：「趕快」「趕快」，我們急忙將行李從架子

上取下，傳到窗外，手中還提了零星物件，跳下車，就趕到前面一輛。這是一輛貨車，已有許多八路軍兵士，坐在裏邊的臥鋪上了，我們也坐在自己的鋪位上，忽而有一個八路軍的女工作人員也來參加我們的集團，她是我的朋友，她是第一師政治部的劇團的指導。她剛生了一個小孩，滿月後就將孩子寄放在西安姊夫的家裏，而自己又赴前綫工作了。我和她談論節制生育的方法，因為她和她丈夫不知道的。

雖然我們都已衝上貨車，我已坐在此處寫述但車子祇是前後搖動著，直至十時方止，然後車才慢慢向北開去。自窗戶中望出來，可以看見崇山峻嶺，隔河而矗立，車子越向北開，它們就越越模糊，在這山嶺之西，是著名的華山，華山是中國五嶽之一，這種山高矗雲霄，山峯巖巖，山色蒼翠，確乎宏大莊麗極了。其中有幾個山頂已有雪跡。

我的衛兵在車的一角，替我設了一張臨時書桌，這是用兩隻箱子堆成的，我就坐在床鋪上，伏案工作，周禮普坐在我的旁邊，他在描寫風陵渡傷兵的情形，預備寄給上海報館。車中約有二十餘人，有幾個年老軍士具着一張標準的八路軍人的臉孔，這是一張有意識，有活力，而聰明的臉孔。大公報的通訊員正坐在車子中央與一個新加入本團的鐵軌工人談話。我們坐車子都是不出錢的，因為我們都沒有軍用通行證。我們預計第二天晚上可以到達太原。

從窗外望出去，典型的晉陝風景在眼前掠過，時而看見幾座黃土山嶺，這種山的形勢，和方

纔看見黃河那邊的山，迥然不同，低頭一望，平坦的田地上長滿了棉花與玉蜀黍，村中的廬舍都是用黃土砌成的，屋頂上覆以磚瓦。這一帶的樹林也很多，當空太陽照耀著，這裏的風景既美麗又恬靜。

當我們向北進時，看見好幾節傷兵車開過，我們就問站長和鐵道工人，他們說每天有一千傷兵往這道鐵路上運往南方，載貨馬車運送的尙不在其數，一天一千，一月三萬，這僅僅是晉北的傷兵；八路軍的，東北的，綏遠的，以及其他華北前線的，尙不在其內。中國人力的耗竭，爲數真是可觀。我曾聽見一件可怖的消息，據說在平漢線作戰的一整隊的東北軍，死到最後一個，但終究抵不往日本軍隊的重砲，飛機，坦克車，鐵甲車等機械化部隊。中國軍隊是用血，肉，與抗戰的意志和日本帝國新式的可怖的機械化隊相拚。

在某一車站，我和朋友下車，走到傷兵車。車子前面擁著一大羣鄉民，中間有幾十個男女童子軍。這輩鄉民對傷兵望著，臉上現出悲苦的樣子，傷兵也回看他們。雖然他們並不交談一言，但這是一幅動人的景象。我和朋友走入站內，經過一長列傷兵，這種傷兵很苦痛，忍耐的在車站等候室的臨時櫃檯中，等著包紮傷口。櫃檯後站著一個十七八歲的男護士，穿著護士裝束，他潛心潛意的在工作，身旁有一隻手提皮包，裏邊只有一些綑帶和藥品。傷兵都注目於這隻寶貴的皮包，但他們的傷口不是人人能包紮起來的，因爲藥，綑帶都很少。這個年青護士很熱心的在工作

，當他彎腰取細帶紗布時，祇自言自語的講着。沒有在山西看見過成千傷兵的人，決不會知道這種藥細帶是怎樣的可貴。每到一處，祇聽人說藥不夠，細帶不夠，有時連醫生都沒有，就是護士也時有時無的。雖然車站上的傷兵有四百之多，但這護士並無助手。

在月台許多鄉民和學生還擁在那邊悲哀的望著傷兵，我們在他們面前走過好幾次，我覺得傷兵似乎從民衆的靜望中，得到安慰，但民衆都感覺到悲哀與苦痛。我們的車子即刻開了，我從窗外探視他們，民衆依舊候在那邊望他們，我知道這羣人一定要候傷兵走了才肯散開，就是傷兵車開走了，他們或許還要對兵車馳過的鐵軌望一會兒。

昨晚，我被談話之聲驚醒，從兩扇車門縫中，映進一片清明的月光，月光很亮，所以睡在四周的人都沈浸在黑影之中。在月光中站著三個人談話，其中一個是穿了灰色軍裝的兵士，這人我在車上看見過的，他的皮色和他所穿的軍服色相仿，他的臉瘦而帶聰明相，他的衣服很單薄，他根本沒有行李，所以晚上連被都沒有蓋的，看上去他是沒有錢的，我們和他同吃飯，他吃時總是很飢餓的望着食物要吃。他在日裏坐在門邊的一隻包上，神情很坦白率真，簡直有些像卑遜了，我們談話時，他從不插嘴的。但是現在在月光之下，竟大談起來，其聲很清脆，他講著一口北方話，每個字眼都發得很清楚，很響亮，好似鈴聲，他講的話，我能懂一大半。另有一人，很快的講著南方話回答他，他聽不大懂，那個南方人每送一語須講了又講。南方話我簡直一句都不懂，

我想他是一個湖南人。這個北方兵談論着八月裏的南口之戰，他說他也參加的，並且受了傷，像我們方纔看見的傷兵一般，從這條鐵路上開下南方。

我起身加入他們的談話，錶上指着早晨兩點鐘。我們間壁的一節車，也滿載了傷兵，他們頭上的白綑帶在月光中閃著，差不多兩個人都坐在那邊，因為地方太小，無地可躺。他們看上去都無睡意，我們和他們隔車而談。他們是閻錫山部下的軍隊，曾與日軍戰於太原之北。他們說，敵人的機關鎗來福鎗，他們都不怕，但是野炮真可怕，簡直使人不敢接近。他們在太原已治療過創傷，但那邊的藥和綑帶都不够。

隔了一會我回到床鋪上，我是和一個女伴同睡一床，但我不能再入睡了。那一輛兵車是南下的而我們是北上赴前線的。那北方軍士依舊站在月光之下，湖南人回到自己的鋪位，口中哼著抗日歌曲，他好似從歌曲中找尋安慰。我腦中的思潮起伏不定，昨晚全車八路軍的隊伍，唱着愛國救亡等歌曲，曲調慎重，而有自信心。後來我和女伴唱「國際歌」International 她用俄文唱，我用英文唱，另有一人用中國文字唱，也來參加我們的一組。我們三人又同唱「馬賽里」Marseillais，口音依舊各各不同，車中餘人都靜靜聽著。我們唱畢，我的衛兵又唱了一支很有名的紅軍渡黃河的歌。最後全車的人唱「九一八」的歌曲。

我對面坐了兩個中央政府的官吏帶了一個從卒。他們是在昨晚乘上來的，他們未參加我們的

歌唱，其中一個尤其不與我們接近。

今天早晨又上來了一個濟南中等學校的教師。現在車上共有三十五人。這個教師願意加入八路軍服務，他是上太原接洽的，他告訴我津浦前線的戰事，真悲壯極了！日本軍隊的大砲轟擊中國軍隊，而中國軍隊無重砲與飛機可以抵禦，整師人祇將血肉和他們拚，起初尙抵得住，最後竟全數覆滅。華北民衆的組織和武裝是必需的！然而現在他們只能在旁看着日寇佔領各村各鎮。這教師說：

「華北民衆因爲不知道何以要打日本人，結果故土淪陷，我想攻打日本人唯一的方法是八路軍所用的戰略，所以我現在預備參加八路軍了。」

後來我知道他是一個社會民主黨員，八路軍一定收留他的，因爲祇要一個人願意抗日，八路軍無不收容的。

今天早晨我和那北方兵士談話，他就是講着一口清脆的北方話的人，他名叫朱鳳丹（譯音）是中央軍第十三軍二十師中第四連的士兵。下邊是他親述的歷史：

「我是一個河北農民，在三年前我加入十三路。我的哥哥本在吉林省的長春做事，但當日人佔領東三省後，我們就回到河北投軍，希望攻打日人。但未幾，我們被派到山西去打紅軍，而不是去打日本人。」

此時有一個軍官走來停在車門口傾聽，這個兵士又繼續道：

第十三軍中的兵士，都知道共產黨要復興中國使他成爲一個強國，但在軍中，我們從未聽到此等言語。

我就問他：「你們在軍中受什麼教育！學習讀和寫嗎？受政治訓練嗎？」

那個軍官低了頭代他回答道：「在平時也有的，但在戰時，是不可能的。」

他很靜的對軍官望了一望道：「不，就是在平時，也祇間或有幾個人到軍營裏來演講。他們所講的也不深刻，只說日本人是中國的仇敵，我們必須打日本人。至於中國內部的情形，我們根本沒有習知的機會」。

我要求那個兵士告訴我南口作戰的情形，南口是通內蒙古的長城要道：

他說：「在四個月以前，我們的軍隊駐於南口，我們一隊人有九枝機關鎗，九枝來福鎗，這是一個機關鎗手」。說至此他拿了我的鉛筆在地下塵堆中畫了一個簡圖。又畫了一個方形，這是在南口之南，他指着方形道：「我就駐在這個高山上，我們知道日寇侵略北平。曾在北平作戰的二十九軍的一部，駐防於平綏線，未幾高桂滋將軍也統領了八十四師來保衛南口。我們希望日本軍隊進攻這條鐵路，日本的飛機飛來偵察我們的陣地後，即行飛去。」

「大約在兩個月以前，我們看見約有一百個日本兵從後面侵來，我就放鎗，於是兩軍開始戰

爭，不一會又來了一大隊日軍，聯合了先前的攻擊我們，他們的飛機也來轟炸了。

「在第一戰我打了一整日一整晚，未曾休息，亦未曾吃東西。日本軍駕起了野砲，我們不能勘定他們的職位，開首我們擊敗日軍一小隊，並俘虜了幾名，他們都是學生，有幾個祇有十五歲到十八歲。第一仗以後，我們僅僅保守自己的陣地，最後竟失敗了，我們的失敗由於我們祇守而不攻。

「我這樣打了二十晝二十夜，我們時常祇吃些山芋，這都是農民送來的，我們打得真是精疲力盡。打了二十天，我們和敵人開始肉搏，有一次三個日兵打我一人，我手中拿著一柄大刀，前後左右的揮舞，終究打殺了他們兩個，另一個也給我趕走了，但他們也打傷了我的頭顱，和腳踝之上的腿部。他將頭上的傷指給我看，這是二條長而粗的傷痕，從太陽角起直至頭的後部。

「我受傷後還打他們，後來我知道不能支持了，頭上的血如泉水般的湧下來，幾乎將我的眼睛弄瞎。我們雖然拚死抵禦，日軍終究佔了上風，奪取我們的陣地。我就從山上帶滾帶跑的奔下山，找尋同伴。我們既無醫生又無護士和急救隊，受了傷只有農人幫助我們，作戰時也祇有他們將山芋，米水等送給我們，他們並將家內的門板掙來，扛抬傷兵。受傷後，假使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們祇得自己將綁腿撕下，包紮傷口。

我滾下山，祇見日本軍隊和他們的鐵甲車滿佈道上。所以又偷偷爬上山，後來遇到兩個農民

，擰了一扇門，他們將我放在門上，抬到後方的火車站，乘了火車到後方醫院，後來又到河南的開封。

『現在我已復原了，要赴太原，參加八路軍』。

上述的事實，便是那兵士的歷史與經驗。

我們停在山西的介休鎮。有一個航空軍官走來和我握手，講着一口流利的英語，他攬了我邊走邊談，他是赴太原的，他問我們八路軍的情形，並探問太原八路軍司令部的地址，過了一站他又來和我們談話，他說他也願意參加八路軍。我們一隊人中有一個說道：『全國的人好似都願意參加八路軍』。

當我們在介休時，當地的衛戍司令來報告華北前線的消息，他說八路軍新近連勝兩次，一次獲得一百二十輛滿載軍火的火車。Yin Poh-Chen 的軍隊（八路軍的一師）在九月底道經此鎮，當地人士舉行歡迎大會，司令也參加的。他領我們去看車站上與鄰近房屋牆壁上的標語，火車站上有一個大標語：

『歡迎八路軍』！附近還有幾條標語：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擁護為民族解放而奮鬥的軍隊』！

『扶助軍隊爭取自由』！

『軍民合作殲滅敵寇』！

有幾個本地軍校的學生，將他們的工作與軍訓報告我們，他們受軍官的訓練。畢業後就做軍官。他們在太原聽八路軍的代表講了一篇組織民衆武裝民衆的講演，他們說這一帶的民衆，的確個個武裝，最初是學生與工人，以後方及一般民衆。

我們離開此站，在夕陽西下時，到達第二站，只見西天的落霞反出紅光，東邊山上，留著一道殘陽。山頂上已有雪跡，冬天已漸漸迫近了。

我們至此時，方知動員民衆的意義。在我們後面兩節貨車上，走下約摸二百個青年農民，帶了軍旗，上寫：『抗日先鋒隊』！『還我河山』！『還我河山』是一句成語，傳自蒙古侵略中國之初，這羣農民分成數隊，五十人一隊，排列在月台上等候。不多時，另幾隊農民絡繹從暮色蒼茫之中出來，加入原先的隊伍，最後月台上約有三四百農民，都摺了軍旗。他們都是標準的農人，負了棉絮被褥的小鋪蓋。大半都光了頭，有幾個人頭上纏了頭巾。他們看上去好似剛放下耒耜和馱子來的，他們開發到軍訓營，軍訓營專收新兵加以訓練。他們都是義勇軍，各隊有各隊的領袖。

當他們離開後，我們看見月台上有許多籃子滿裝乾而圓的麵餅。北方人是吃這種麵餅的，旁

還有邊許多瓶的滾水，原來這種食物是送給從華北前線南下的八百傷兵吃的，此地有一個臨時後方醫院。八百個傷兵，只有十個醫生，除了本地民衆自願救護傷兵外，簡直沒有其他護士，運送傷兵的昇牀祇有七架，負責人說，藥料很少，不該應付一半傷兵，以後再來傷兵，真不知如何辦法。

我們的車子離開車站，天色已黑，我就拿出一枝蠟燭點在車上。那兩個軍官取出一隻燭台。軍官與他們的從卒，坐在車子的一邊。在他們四周，坐了許多人，其中一個軍官在講他自己的歷史，旁邊的人都彎了腰，傾耳而聽，燭光照在他們的臉上，臉上一亮，但忽而又暗了，有時候，他們呵呵大笑，露出潔白的牙齒。軍官告訴他們八年前，他是十八師的士兵，後來十八師做了紅軍的俘虜，全部解除武裝，師長張懷才（譯音）被殺。紅軍兵士對這個軍官說，他可參加紅軍，否則拿三塊錢回家，他笑着說：『我拿了三塊錢』給我的人對我說：『你拿了去，但再來時，帶些精良的槍械來』。

一車的人聽了都大笑不止，因為紅軍老是叫攻擊他們的國民軍爲：「運送軍火的軍隊」。

另一軍官爲要證明他過去的行動，所以說：『是的，你們叫我們是你們的運輸軍隊，但有一次我的一師，俘得你們的一個參謀長，將他監禁在牢獄之中。』

一聽此言，全車的人都默不作聲，大家都對他望著，他垂下目光，也不再講了。

自數日前到達太原以來，我忙於工作與研究當地的情形，既欲接見賓客，討論時務，又欲講演，復須看護傷兵，簡直無暇寫述。在十九日早晨四點鐘，我們的車子開進城中，經過寂靜的街道，而抵八路軍司令部。昨晚沒有一人睡過，因為大家期望夜未半即到太原城。每到一站，我們必下車探問何時可抵太原。所以我們到司令部後，都覺得很疲倦，但一進大房間（專給我們住的）我們架起鋪板，拖出桌椅就坐下工作了，我們的工作大多是寫述，因為我們一隊人中，大半是編輯員，與新聞通訊員。在早晨我們還伏在書桌上工作，我與其他中國人不同，有一副打字機。不多時稀飯和一碟鹹菜送進來了，我們就立起來吃，吃完又工作。

我們去拜見太原的要人，檢查醫院與其他的防務機關。當地人說，太原的居民差不多完全在晚上工作，因為白天有日本飛機的轟炸，所以在白天街道反而靜得如死的一般，下午四點鐘模樣，居民紛紛開始工作，但是在政府或軍事機關的服務人員，依舊整日工作的。每天日機轟炸五六次，每當轟炸時，巡警清查街道，居民咸躲入地下室，這種地下室到處皆是，轟炸後，公園中，花園中，住宅內，街道上滿積塵埃，阻礙交通。居民現已慣於夜間生活。就是飛機警報，也司空見慣了。在我們到後的第一個早晨警報大作，我們攬了大衣，避入司令部的地下室，但司令部中

大半的人，都要在日機轟炸鄰近之處，方躲入地下室。第一次以後，我也和他們一般的忽略了。從這一次以後，我祇躲過一次，當時正在省軍司令部會見閻錫山將軍，我和兩個朋友（都是通訊員）正伏在桌上看日本俘虜的日記、札記，和公文，這是閻將軍剛提給我們的。警報忽而來了，未幾又響第二次，這表示日機就在鄰近轟炸，於是我們攜了文件走入地下室。

省政府衙門之下的地下室，酷似墓道，我們和省政府的官員，直走下去，走了一層又一層，灣了又灣，不知走下多少尺，方到達一個深洞，四壁透不進聲響。到了洞內，我，我的朋友和閻將軍的兩個秘書，都席地而坐，點了一枝蠟燭，閱讀並繕譯日本俘虜的日記。我看的日記是一個懂英文的日本軍官的，他抄了許多通行的美國歌如像 'Ringo Hawaii'，還有幾曲歌我也不會唱。他並且記了幾個上海，橫濱的日本和外國妓女的地址，還寫了兩篇批評她們的文章。

我的一個同伴禮普（譯音），他正很專心的閱讀另一個日本軍人的日記，這個軍人記着中國人民的苦況，其中有一行敘述一隊日本兵攻進一個村落的情形，他走進農民的茅舍，這種農民很苦，沒有其他食物，只有一些米。敘述他們的苦況後，他結論道「做無國家的人民，的確很苦的」。

另外一個旅長的日記如下：

「紅軍使我頭痛極了，我們日人只能在白天裏作戰，但紅軍不論何時都會戰的。」

Chunghsienshuhun，九月二十九日；我現在正在此處我知道共產黨的勢力很大，共產黨的勢力是抗日主義的基礎。我們的軍用貨車約有百五十輛，已為紅軍所毀壞，我們的兵士有五六個已被他們殺死。其中有一個是隊長。此地的婦女也參加作戰，向我們擲手榴彈，我從高級軍官那裏得到一道命令，叫我們殺盡本區的中國人民。

禮普看了這幾行，高興得大喊起來了。另外有一篇看上去是一個下級軍官的，禮普看了讀道：「我很疲倦了，在這時候，我們大家都很疲倦了，我們做軍官的簡直不易命令我們的軍隊。有幾個士兵將什物堆在馬上，連不需要的東西也堆在上面，他們同時丟掉許多物件，他們不願掘壕溝，以致我們的防禦工程不很堅固，我們當時祇有泥水喝。中國軍隊吃的麵餅，是作戰時最便利的食品，而我們的食品沒有他們的便利。在前線我們需要蠟燭與火柴，但這裏不多，在晚上，我們將一切東西佈置妥當因為假使問中國人，他們總誑騙我們的。中國兵士即使受了傷，也不遠離前線的。等我們走近了，他們一躍而起，拿了刺刀便刺我們，有幾個敵人不用盡他們鎗中的彈藥，以備不得已時自殺。雖然他們是我們的敵人，但他們是偉人。」

禮普高聲朗誦，地室中的人都圍在我們的四周傾聽，他們蹲了下來，視線集中在禮的肩頭下，我舉眼一望，祇見十幾張臉孔，擁在我們的頭上，燭光照在他們的臉上，他們深為同伴的英雄所感動，臉部表現着莊重嚴肅的神情。

另外一個高級軍官的日記如下：

『日本軍官與士兵日夜夢想佔領保定。我們得到菩薩的援助即佔領保定，我們現在向石家莊挺進。有幾個士兵以為佔領保定後，戰事可告結束，但這是錯誤的，我們須將中國軍趕過黃河，然後征討中國的軍隊方完畢其任務。我們軍隊中有幾個人見少勝即自鳴得意，這是日本軍隊的弱點，易熱易冷是日本人的通病。我們必須加以矯正。目前戰爭的目標是黃河——黃河！』

這篇日記上還有幾行寫著：

『今天我們 *Northway* 的一隊保衛行李經過一村，我們往常總是叫中國的苦力替我們搬行李，但這村的人起而反抗，他們沒有武器，但他們從我們的手中搶了幾枝來福鎗，打我們，他們不會開鎗，只將它當作棍子的打我們，我們之中有三個人幾乎被他們打死。』

『有時候，我們看見牆上，樹上，石上，畫着十字記號，我們看了，知道這一帶有中國大砲隱匿着』

日機在上面轟炸，而我們在底下讀他們的日記。有一個中國兵攔到日本的一件公文，我們未見此文，因為一個高級軍事領袖正在研究，公文內，含有日軍攻擊和佔領太原的計劃。從這個計劃內，可以看出日人企圖在國聯召集大會討論中國問題之前，占領晉省全郡，日人又欲施行併吞滿洲的故技，將已成事實公諸全世界，然後說道：『你們將如之何？』

我插入了許多事情，現在又須回到八路軍的司令部；我和兩個同伴不懂警報，走至省政府衙門拜訪閻錫山將軍，並會見軍隊醫藥部的主事，商討看護傷兵的問題。我們和閻將軍祇談了片時，即與卜博士（醫藥部的主事）討論。閻將軍年已很老，然事務忙冗，我們詢問閻將軍將如何保衛太原，他答以不能確定，但中國是要抵抗到底的，中國這次抗戰不是僅爲了山西省或太原，而是爲了中國全部。當我們詢問華北前線的情形，他引了一段日本俘虜的日記，他說，從這種日記裏，可以看出日本軍隊的厭戰情緒，桌上另外幾個軍官也談論這種日記，所以我們無從與他們討論別事。兩天後我會見傅作義將軍，他因去年保衛綏遠而得名，我也問他華北前線的情形，並問他中國軍隊能否打退敵寇。他也與閻將軍和閻的僚屬一般，引了日本俘虜一段日記，他因而得到一個印象——或許不可靠——這般將軍都希望日本軍隊自行革命停止侵略。傅將軍又談及日本國內一般民衆的反戰情緒，他似乎對於這種見解很相信的。我就與他辯論，對他講，雖然日本軍隊與民衆反對作戰，但無關緊要，因爲日本兵士都是奴隸，服從軍閥的命令，而日本報紙扭曲事實，誑言哄人，所以日本民衆絲毫不知真情。日本的軍隊與民衆祇知中國人屠殺日本人，除此之外，他們概不知道。

有一次，我和周恩來談論，周是有作爲的共產黨領袖之一。在太原他所遇到的許多人之中，他是最忠實最能幹最有爲的了，他的容貌也很英俊，總之他是一個知識豐富目光遠大的人。他和

毛澤東，朱德，彭德懷以及其他共產黨與八路軍的領袖一般，是中國最能幹的人。他很詳細的詢問我，我告訴他曾與閻將軍傅將軍談話，並說他們希望日本軍隊自行革命，當我講時，周恩來只插一言，我告訴他我的見解或許不正確，但我總以為這種幻想與五年前中國人希望國聯或第三者出而強迫日人還我失地是一樣的空洞，周聽至此，將頭大點，表示同意。

在閻將軍的衙門中我們與西北軍醫藥部的主事卜博士談話。他述及山西傷兵的可憐情形，那邊的醫生、護士，以及其他醫藥工作人員，不及傷兵的一半，藥料和綑帶也這樣的不够。那邊也沒有愛克司光的治療器，主要的醫術器械也缺少很多。他說：沿華北前線（約有一百里長）祇有七輛軍用運貨車運送傷兵，其餘的傷兵都由農民用木板抬到很遠的醫院中，有時簡直須抬到太原方有醫藥的治療。他說山西全省有十八所醫院可以收容六千人，但現在竟有一萬五千人之多，他將急需的藥料與治療器列舉在紙上，拿給我看，後來我將此單送給許多人，請他們援助。

卜博士請我們到太原一所總醫院去參觀，這是山西五個總醫院之一，名為第十總醫院，內中收容一千三百個傷兵，這一千三百個是太原七千傷兵之中的，單是這一所醫院，上月治療五千傷兵，本月七千。領我們參觀的醫生告訴我們他們所遇到的大問題。這裏一所大醫院，祇有二十個醫生，八十個護士，每一醫生擔任十二個傷兵，有時尚不止，設備很不周全，沒有灌注血液的器械，所以許多傷兵因失血過多而死亡。他們也沒有防止破傷風的血清，所以因破傷風而死的也很

多。

我們走過一間受重傷的傷兵，所居的病室，我看了他們痛苦的样子，全身的血都冷了。有一個青年士兵，坐在牀上，指着他的臉大喊疼痛不止，他臉孔的整個下部，重重的包紮着，我現在將傷兵的痛苦描寫在下面：因為醫院裏沒有止痛藥，所以這般傷兵祇得老是受痛苦。那個臉孔下部受傷的兵，看見我們，指着臉對我們狂喊疼痛，他不能說話。其他的傷兵口中作低而不斷之呻吟聲，他們的眼睛都很恍惚的凝視着。當我們碰他們時，他們不覺得，也不對我們望，然而他們並非失去知覺，這是因為他們疼痛過度，神經也有些麻木了。我們的眼睛看着他們耳內祇聽得他們作狂喊、呻吟、糊語之聲。唉！我真痛恨日本的軍閥，由於他們的侵略，使這般無辜人民，變成殘廢，嘗盡人世的痛苦！

這時天色已黑，我們就走出病室，恰遇八路軍戰地服務團中的一隊劇團，女作家丁玲是這團的領袖。他們是來演劇唱歌供傷兵娛樂的。在戲台的四周，圍着許多傷兵，約有一百模樣，這種都能行動的，我並不看跳舞與演戲，而祇注意傷兵的面容與神情。他們看得有些着迷了。我看見在我近旁站着兩個兵，一個一望而知是農民，年齡約有三十，還有一個很青，大約祇有十八歲。年齡大的一個對年青的一個講話，神情宛似長兄。

他很誠懇的說：『這種都是八路軍的演員，八路軍就是紅軍，他們軍隊中有俱樂部、劇團、

年青的聽了將驚奇的目光轉移至戲台上，不作一聲，但那年大的又滔滔不絕的講道：

『八路軍是全國組織最良的軍隊，從前在貴州時我們的機關槍隊，曾與朱德、賀龍所統領的紅軍作戰，紅軍的兵士都是偉大的，我們不能抵抗他們』。

第二天，我到本城一個外國教會所辦的醫院內去治療背傷。因為昨天傷兵給了我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我就問看我的女醫生，這裏也有傷兵嗎？她說有的，祇有二十個。她又說中國傷兵並不多，因為當敵人襲近時，他們背身就走。

我聽了這話，既詫異又厭惡，幾乎一句話都講不出。有幾個傳教士在中國雖已住了二十年，但對於中國的情形依舊很隔膜，他們對我很好，因為我也是一個外人，但我不以他們的思想與信仰（即他們所謂的文化）為然的。

在二十一日晚上，我澈夜工作，因為明天早晨又欲動身赴前線了。後來周恩來抽空接見我，這時夜已半，談論了約有二小時退下來後，我就工作，忙着打字。

在早晨八點鐘，我去見傅作義將軍，我們的車子在十點鐘開，九點鐘以前傅將軍有空，所以我們祇談了半小時。他說歸綏已為日軍所佔領，因為那邊的中國軍隊實在太少了。日軍用野砲、坦克車轟擊中國軍隊的陣地，上空復助以飛機的轟炸，中國軍隊無法抵禦不得不撤退。綏遠鐵路

的終站包圍也這樣的失陷了，中國軍隊有兩團向西撤退。傅將軍本有三旅軍隊，但現在祇剩了一旅，他現在是晉北戰場三個總司令之一。

傅將軍是一個愉快而有味的人，他的身材很魁梧，態度質朴而率直。他是西北軍事領袖中，思想最前進，目光最開明之一；同時他是一個愛國而有幹才的將軍。前兩天他差了英文秘書來向我借最近上海出版的西報與雜誌。他的秘書和我談及中國軍隊或將從北戰場與東戰場向後撤退，我不知道這是誰的意見，他將退兵的路線已計劃好，但他並未提及進攻敵軍的路線。我就問那秘書何以你們祇知退兵，而不效法紅軍的向前。紅軍在江西作戰十年，他們非特扼守自己的陣線，抵抗百倍強的敵軍，並逐漸擴張蘇維埃的區域。秘書聽了我這番話就說現在的情形完全不同，因為現在的敵人是機械化部隊的日本軍隊。我回答他這並不見得有大區別，從前南京政府也用飛機野砲、坦克軍攻擊紅軍，而紅軍除來福鎗與機關鎗之外，也無其他軍械。

但傅將軍並未提及退兵的問題。在短短的談話時間內，他又提及日本軍隊中的厭戰情緒，他也很喜歡討論國際大勢。他確實告訴我中國軍隊從日本軍那裏獲得秘密命令與文件，其中有一道，是日本坂原軍官在十月四日所發的，命令軍隊佔領太原。他又告訴我有好幾鎮好幾村的人民，（其中有一處，居民有二千之多）全部為日軍殺死，連嬰孩都不留一個，日本軍官的日記敘述屠戮全部平民的慘狀，後來八路軍找到他們的遺骸。

傅將軍又談及中國的友朋，中國這次得到全世界民主國的同情，這是足以自傲的，他以為中國尤當歡迎外國技術方面的援助。

我回司令部，在路上警報又響了，我走至郵局，預備將進見傅將軍的經過，郵寄外埠，因有警報，就在郵局內略為耽擱。這次的轟炸很厲害，共有四架轟炸機，藍的機身上閃耀着紅的太陽旗，在太原上空，發出轟轟之聲，日機投彈時，我們在屋簷下，向空仰視遠聞轟炸之聲，來自城中心（市場）。日機忽又向我們一帶飛來，投下殺人毀屋的炸彈，於是大家勸我們躲入地室，我們很怒，一邊慢慢的走下去，一邊仰視致人於死地的敵機，日本人真慘無人道！在地室門口有一羣人站着，他們也又怒又恨，我們不願走下去，所以又回了上來，我們站在樹底下瞻望空中的敵機，祇見殺人的炸彈，如下雨般的倒在這所可愛是古城上，不一會烟燄從城中心冒起，我們不忍再看，就退回去工作，未幾，高射砲與機關鎗之聲逐漸停止，日機飛去了，天空中還留着幾小片高射砲機關鎗爆發後的煙雲，但並未擊落一架敵機，這一天中國飛機恰巧都在前線助戰，所以日機可以肆無忌憚，暢所欲言。

日本飛機這一次的轟炸，是報復前次的失敗。三天前的晚上，八路軍兩隊人很迅速的襲擊陽明堡五里忻口日本後方的機場，那邊共有二十四架飛機。一一五師的兩連兵，從山上衝下來，直奔飛機場，乘日本守兵熟睡時毀壞二十一架，尚有三架未及毀壞，這是由於有一連過於興奮，

違背長官的命令所致。兩連人，一連在外看守把風，一隊入內毀壞敵機，但外面看守的一連，看見這許多殺害同胞的飛機，個個義憤填膺，深恐未盡毀壞，而日軍已發覺，遂全數衝進，幫同毀壞，後來日軍發覺，荷槍執戟的來了。因門外無人與之週旋，中國軍隊不得不退去，結果三架未毀。

今日日軍爲欲報仇，從河北保定派遣四架轟炸機向東轟炸太原。

空襲已過，我的信也寄出了，就回到司令部，大家提了行李趕至車站，向北方前線開發。日軍後方，有大片土地，仍在八路軍之手，八路軍於某幾處，設有司令部，我們就是向那邊進行。

三 在朱德的游擊司令部中

在山西北部五台山的某處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這一段東西我是在山西北部八路軍司令部裏寫就的，司令部是駐在日軍後方某處的一列山中。二三十里路外，就是日軍集中的地點。在他們南方的四周山中，駐紮着山西軍和中央軍。

我們昨天午時乘了貨車離開太原，朝了前線越過城北的平原，接着穿過被螞蟻的山圍繞着的山谷。在許多地方，我們看見日本轟炸機造成的破壞的殘跡。路壞了，北面的鐵道也被毀了。我因工作了一整夜，感覺疲乏了。那兩個中國的新聞記者祇睡了兩三個鐘頭。所以我們現在都睡了。我不時覺醒過來，看見我們還沒有被炸，我們仍舊沿了被螞蟻的山圍繞着的山谷前進。我們仍舊在黑暗的路上。我們開始遇到裝滿了武裝兵士的摩托貨車。他們好像正從前線上下來，但是他們是這樣的快活，顯而易見，他們並不是戰敗的軍隊。我們足足碰到了五十輛這樣的貨車，滿載武裝的人們。他們不能告訴我們從什麼地方來和到什麼地方去。我覺得夜裏行軍是一件危險的事

情。貨車的頭燈可以在幾里路外看見，日本的飛機要去轟炸他們，那似乎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了。我後來得知昨天夜裏日機炸毀了兩輛裝滿汽油的貨車，就是爲了他們的頭燈才發現了他們的。貨車的喧音使司機的人不能聽到飛近來的飛機的吼聲。我們碰到許多步行的兵士，帶着載了行李的驢子和馬。他們都從五台山來，可是他們並不是八路軍的兵士。

當我們走進五台山上一個城的時候，夜已經深了。這城，蒙日本空襲的飛機每天光顧。那邊的前方動員委員會安排我們過夜。年青而快活的八路軍人照料我們。他們告訴我們他們在三個月以前，已經開始將青年農民組成游擊隊伍，這地方加入游擊隊的人員已近一千五百個，他們受了兩星期的游擊戰略的訓練，沒有幾天以前已經被派到前方。每天尚有新的來報名。全是農民。他們永不變成正規軍的一部，在耕種的季節，他們仍舊是農民。有幾個游擊隊員，確乎是典型的中國北方人，走入房內，立着看我們，面帶微笑，回答我們的問語。

第二天早晨，我們把行李扔在後面，忽忽地離開這城，去躲避空襲。城裏許多建築都變成了一堆一堆的灰塵和磚石，城牆有幾處也毀壞了，城內城外的巨洞顯示出炸彈落下的地方，人家告訴我們，在過去兩星期內，這裏約有十個農民和三十頭農家的牲口被殺了。可是人民已經掘好地洞，所以有了一點防備。

我們開始踏着石路，向山中進行這是一段遼遠的行程。八路軍的口號和布告貼在或是寫在城

牆上，廟壁上，和早已掩沒在灰塵裏的城市的城門上。在一所廟宇的壁上，我們讀到這樣的口號：

「沒有祖國的奴隸決不做漢奸！」

「抵制一切日貨。」

「全體民衆自己組織武裝起來。」

在廟裏，貼着一份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和副司令彭德懷簽字的布告。這布告用很簡單的句字寫成，就是有一點普通中文程度的人也能够讀。那顯然是寫給農民的。它說：

「我們的軍隊，奉了命令到前綫來爲國家的生存而作戰。我們援助中央政府的領袖把日本強盜趕出我們的國土。我們爲了我們國家的全體人民，和法國、蘇聯、英國、美國人民的合作而工作。我們保衛華北和西北。我們要繼續作戰，收復東北。我們要實現統一陣綫的政策。我們有我們抗日救國的計劃。我們要爲了這計劃而作戰」。

「我們軍隊照市價向人民買東西。我們嚴禁我們軍隊裏的任何人強取民衆的車輛來運輸，或是強迫任何人替我們工作而不給工錢。我們軍隊裏沒有人可以拿走屬於民衆的任何東西。我們的軍隊是一個保衛我們國人的軍隊」。

「做漢奸的人依軍法審判。」

我們希望我們全體的國人加入救國工作。抗日戰爭一定勝利。」

我們走過這廟宇，正沿了石路向上吃力地爬着的時候，我的兩個同伴開始詢問我朱德和彭德懷。我說彭德懷將來一定成爲東亞最偉大的軍事領袖之一，同樣，毛澤東有一天一定成爲一個東亞最偉大的政治領袖。我正把彭德懷形容成一個強壯，結實，有着無限精力的人時，我們被擋住了。一匹馬立在路的中央，在馬的旁邊，兩個人立着談話。其中的一個，臉上有着一張闊大的笑口。那是一張特別闊大的笑口。他穿了藍色的軍服。在八路軍中只有一個人有這麼一張闊嘴，笑起來他的臉可以從這邊耳朵破裂到那邊耳朵。那人就是彭德懷，也就是我方纔稱爲未來東亞最偉大的軍事領袖。我忘記告訴我的同伴他也能夠奪到笑口的冠軍——假使真有這事情。他寬大，結實，強壯得像一頭牛，立在這條山路的中央，他後面是瀟瀟的石山。他一隻手臂挾了一根馬鞭。另一隻手向我們招呼。

注視着和傾聽着彭德懷，你決不會夢想到這北方的前綫有什麼危險。他還沒有停止招呼我們，就說：

「我們的軍隊非常順利。我們已經收復了平型關，雁門關，阜平，新州，甯武。五夜以前，

我們毀壞了二十一架敵人的飛機。每天我們從敵方獲到這麼多的軍火，簡直無法載運，我們已經克復……」他接着說出一連串山西北部和河北西部的各城市的名字。他愉快地微笑着說：「蔣介石將軍剛剛發出一道命令，叫他的軍隊固守北綫後退的就要鎗決。」

彭德懷正要到太原去，可是，他說，他兩天以內就要回來。說了這句話，他向下面的石路走去。同他一起走的是他一個衛兵和他的馬夫。他不帶什麼徽章，雖然南京政府已經把上將的頭銜賜給他和朱德。在八路軍中，沒有一個指揮官佩帶一點官符的。他們永遠是「同志」。

向前走了一小段路，我們遇到一個友人，（大公報的通訊員），他在前綫住了三天，現在回來了。我們互相招呼着，像分別了好久的友人，接着他就去了。他正要到甘肅的蘭州去，觀察北部和西北部的前綫。有不少的中國報紙，但是有很少的中國新聞記者，可以同世界上第一流的相頡頏。

走了幾個鐘頭以後，我們到達八路軍的司令部，踏進了一個天井，祇見第一師師長林彪和他的參謀 Nieh Jung-chen 正立着同總參謀 Jen Peh-ai 和他的助手 Ting Hsiao-ping 談話。我們交給他們從各地帶來的幾東報紙和雜誌。這裏是一堆從莫斯科來的依斯凡太報，有一個人拿了就看。這裏是從紐約來的新羣衆，國民，共產主義者，和亞細亞。這裏又是從證來格來的一冊德國雜誌。我們並將上海出版的一東中外的報章雜誌，也帶了來。我們立刻忙着檢出幾份送到駐在西方的

賀龍司令部。

我們報告外面的消息，雖然有些這裏的司令部早已知道了。他們有一架很好的收音機，但是消息總簡而不詳。接着他們告訴我們前方的消息。昨天晚上，在某處，徐海東襲擊了日本的運輸隊，俘獲十三貨車的軍用品，裏面有冬大衣、食糧、和汽油。

司令部裏的人員開始給我們看獲到的戰利品。這裏幾乎每個人都有連帽的冬大衣，他們還拿出一大捆上好的日本自動手鎗。這裏他們也有高大的日本馬。明天徐海東還要送大衣過來。

八路軍還沿用着他們工農軍隊的法子：它武裝自己的軍隊和武裝北方民衆的方法，同它以前武裝中國南方工農的方法完全相同：它不斷的從日軍那邊獲到來福鎗、手鎗、機關鎗、貨車、坦克車、食糧、衣服。

我是太疲乏了，不能到朱德的司令部去問候他。我預備明天去。可是他的太太康克清已經跑來歡迎我們。她帶着笑容走來，這個樸素，能幹的江西農家女子，是軍隊中一個最有訓練的婦女。她剛剛從陝北延安的抗日大學裏出來，不久就要在軍隊裏擔任政治工作。她是一個美好的婦女，還不到三十歲。她去了，我就入睡。

八路軍總司令部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今天早晨我醒來的時候，月亮還高高在天。我注視着窗前天井裏古屋頂上的月光。遠處有輕的樂聲傳來。起初是一點聲音，接着又是另外一點聲音，好像一個樂隊的歌聲正溜進到黎明之中。但是我聽不出它們是從什麼方向來的，而我也懶於起床，走到霜冷的晨氣裏。但是一種很美妙的樂聲在遠處正被彈奏着，這樣的甜蜜，這樣的動人，我就從床上坐了起來，傾耳聽着。

終於，我起身了，把我的冬大衣一裹，趿了拖鞋走出去。曙光漸現，把那依舊掛在天上的月亮的光輝沖淡了。在我們天井外面的什麼地方，樂隊繼續奏着。我離開了天井，走過門口的衛兵，從靜靜的弄堂裏走到外面的林中。在那裏，我發現了樂隊。那是曙光之音樂，一天開始的音樂。一隻鳥的顫音在這裏響，在那裏響。另外一隻鳥的叫聲在近旁響着。這一點，一羣鳥歌唱着，直到牠們的精力似乎都要光了為止。樹林的葉子發出沙沙之聲。一隻雞啼了，另外一隻鵝和着，於是許多的雞啼了起來。一隻狗吠的回聲遠遠傳來，接着是一陣輕而柔和的牛鳴聲像遠處樂聲般的送了過來。大地上一切的生命覺醒了。樹林和樹林裏的生命攪動了。我驚異地立着，傾聽着這音樂，這樣的甜蜜，這樣說不出的甜蜜。於是透過這低弱的，還能辨別，然而幾乎不能辨別的音樂傳來一種新的聲音。這是一天第一次的號角。它溫和地，誘惑地傳來，它似乎溫柔地，溫柔地

搖着戰士的肩膀，說：「喂！起來，請現在起來！同志，不要貪懶；看，天破曉了！」

這個特殊的號角時常使我微笑。它好像一個慈母對她的子女講話。後來的號角是命令，可是這一聲號角却是充滿了溫柔，熱情的撫愛。

睡着的人們聽見了，從他們的炕上坐起來，穿好鞋子。他們裏面大部的人都和衣而睡，祇脫去鞋子。我並不看見他們起來，不過我知道他們是起來了，因為早晨的迷力已經擊破。白天來了。那圍繞着我們的羣山在日光下面變成藍色。我回轉身來，但是在半路上立停了，去看看我那匹心愛的小駒雲南，他的廄就在弄堂的對面。他也學着時髦，獨身住着，同伴祇有我的一隻驢子。這是必要的，因為他是一隻兇暴的小畜生，他要和同住的馬相打。但是牠們同他打架了，因為牠們的身材都比他的高大，就吃去了他的糧食，所以他從來沒有吃飽過。昨天晚上朱德把他送還給我，戀戀不捨的。我從前把他送到了前綫，朱德在那邊親自把他餵養起來。我想假使朱德歡喜他，我或許可以割愛。但是我不能。所以雲南和我立在這裏，他雖然已經不認識我了，但我仍舊愛他的。他雖然不大，但奔馳時像光一樣的快，他奔起來四脚都騰在空中。他好像阿剌伯種的小馬。雖然他來自南方，但與蒙古種一樣，身上正漸長濃毛，作為北方冬天禦寒之品。

我走去看朱德。他坐在司令部的廊簷下，一個理髮師正在給他剃頭。他肩上披着手巾，立起來招呼我，他的闊而且黑的臉微笑着歡迎我。那是很容易明白的朱德的名字能引起敵人的恐怖。

可是我個人相信他是一個最仁慈最和善的人。他是一個非常簡樸的人，他不知道驕傲的意義。他現在已有五十多歲，但是他的腦筋依舊敏捷，活潑，他很想從民衆方面去學習。他不自私，不替自己個人打算。這些特質使他得到手下全體兵士的愛戴。

他坐着同我們非正式地談了幾個鐘頭，祇談些軍事上的事情。他高興地談着八路軍，和它不斷的勝利。當我們談到他們的作戰，日本兵士，日本侵略者殺戮全村全鎮民衆的行爲時，我在這個人的身上看到了我從未見過的表情。這裏，一個戰士，中國的愛國志士，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在談着話。他的臉部，他的聲音，他的全身表示了對於侵略者絕端的痛惡。他也讀過日本俘虜的日記，但不能使他妄想日本的軍隊會起來革命。他告訴我們日本的軍隊拒絕投降，不殺死他們，他們是決不肯投下他們的武器的。

他說：「這並不是爲了他們的無畏，而是爲了他們的胆怯。他們殺戮了我們這許多民衆，所以以爲我們把他們俘虜過去，就殺死他們。他們殺死任何俘虜，他們殺死農民，他們蹂躪了我們的婦女，再把她們弄死，他們甚至也殺死我們的小孩。當我們把他們最後圍困起來的時候，他們絕望地困圍着，認定他們一定會被殺的。」

朱德，接待他的友人和同志時，是一個和善溫柔的人。但是一上前綫，他是一個殘忍，硬心的人了。

我們正談着，彭德懷走了進來，露出牙齒笑着，帶來了前方的消息。蔣介石將軍命令一切的軍隊加強兵力，再固守一月。我們一同進餐，參謀部討論中央軍和閻將軍的山西軍在前綫防禦的詳情。朱德一隻手裏捏了一份電報，聽取着參謀部的報告。他的眼鏡卸在他的鼻尖上，從眼鏡的邊緣上望到外面。他的帽子提在他新剃的腦後。眼睛定着，全神灌注的傾聽，思索。

朱德轉身看着掛在兩個房間的壁上和一部分天花板上的軍用地圖，向我們解釋。彭德懷告訴我們被八路軍俘虜來的幾個日本兵所發出的一張宣言。這宣言有三個要點：日本侵略中國是一件罪惡。中國不是日本人民的仇敵；仇敵是日本國內的軍閥。最後是，日本全體人民必須團結起來，反抗軍閥。

朱德答應我們到前綫去，假使我們願意的話。我們離開了參謀總部，他們正圍着一隻桌子，計劃在敵人後方的作新的進攻。一個送信人明天動身，我們可以投寄郵件。所以我們回到室內工作。

現在差不多是半夜了。我們一直寫着。徐全繼續苦幹下去，但是周禮普已經倒在房間一直裏面的炕上睡着了，在那個炕上，我們的衛兵也安靜地發着鼾聲。

八路軍司令部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本來我們祇有米和蔬菜的早飯，今天早晨加了兩樣新的東西——一罐肉燒青菜，和一袋從日方俘獲來的餅乾。司令部已經收到了不少的戰利品。一箱大衣已經送來，再有從日軍屍體上取下的獎牌和勳章。賀龍那面解來了幾個日本的俘虜。昨天一仗，賀龍的一組游擊隊（是附近村莊上的農民組成的），殺死了六十個日本兵，但自己却沒有損失一名。每天，有時每天好幾次，人們帶了最近的消息走到我們的天井裏來。這裏，一組游擊隊殺死二十個日本兵，那邊四十個，別處六十個；他們俘獲到十五輛軍需貨車，五十輛軍需貨車，他們又收復了一個城市。報告不斷的來。所以把它們記錄下來是不可能的。可是八路軍却沒有真正的前綫。八路軍人立的地方，就是前綫。所以他們的「前綫」北起察哈爾，大同四周，西至綏遠，東迄平漢路。所以八路軍可以同時在好幾處作戰。我不久就要去考察他們的活動，他們的成就，和他們的損失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我們差不多每天都在趕着。我們本來計劃昨天晚上越過正太路，但是我們的總司令部決定我們走到離鐵路綫十里（約三哩半）的一個村莊上，再明天晚上再越過鐵道。假使我們要在這天夜裏

路過去，走起來一定有點困難。從這裏到邊路綫約有八九十里，要在半夜到天亮的時間內走完這段路程，而且還帶着重載的牲口，那是太吃力的。

這天早晨，我們三時過一點就起來，四點半時，我們慢慢地穿過村莊上的狹隘的街路。月亮已經很快地落了下去，我們僅有的光綫是星光和我們的鎊光。狹狹的街道充塞着人和牲口，聲音的嘈雜真是難以形容。騾子和驢子叫着，馬嘶鳴，長嘯，蹣跚，趕騾子的農夫抽着他們的鞭子，發出的聲音像放手鎗一樣。還有同騾子的叫聲相匹配的喊聲。「媽的克皮！」趕牲口的向幾隻反抗的驢子或是騾子喊起來，這東方古老的鄉村式的咒罵在遠近一次又一次的發着回聲。

透過這種嘈雜的聲音，歌唱聲傳來了。遠處隊伍的後面，有人在合着唱歌，「打回老家去」。歌聲有時候非常清晰；於是雜亂的鴛聲，嘶鳴聲，和馬蹄聲把它淹沒了。有時似乎那嘈雜的聲音像波浪般的起伏着，因為有時候那歌聲很清晰的傳來，接着是淹沒下去了，除了勉強傳來的一些斷殘的歌音。

最後，我們沿着四面都是高高的泥牆或是泥的建築物的街道，向前進行，我們走過僵臥在黑色闊大的松樹下的廟宇，那些松樹的古老的軀幹和樹枝扭曲着，直像中國古代的藝術家在絲綢上繪下來的一樣。凜冷的曉風吹過松樹，發出像海裏波浪般的聲音。頓令我憶及童年時代。在美國西部松山裏的光景。那時風吹松樹的聲音引起了我的憂鬱，和生死的念頭。而現在當我們緩緩地

在這些向着星星傾訴着的老樹下面走過的時候，又引起了昔日的情緒。廟宇飛簷的瓦頂是在黑暗裏現出了美麗的輪廓。

我們離開村莊，向南走去。人們都袖着手取暖，天破曉了，低低的掛在遠處叢山邊的雲飛升起來，蓋滿了天空。那是一個令人厭惡，冰冷，可怕的早晨。我們都有點怒意，這冰冷含有敵意的早晨正適合我們的脾氣。本團管理員這天早晨另外送了我們一隻驢子。禮普和徐全因雙足走傷而起泡，幾乎不能行走了。我們看見了驢子，大家歡喜起來——但是昨天晚上同我們住宿在一起的幾個前第四軍團的紅軍兵士把驢子牽去自己享用。他們說假使我們需要一隻額外的驢子那是不行的，如其行李多，可以自己背在肩上。我的一個衛兵拿我來推託。說我是一個外國朋友，而且背脊受了傷，所以我們需要一隻驢子。但他們聽了還說那也不行。於是那隻驢子終究牽去了。

我們的衛兵裏面，有兩個是第四軍團的人。一個很服從，謙虛，與普通軍隊裏的人相仿。另外一個容易發怒，一不對就要動氣。但我不能批評他，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的。可是我們大家應當學了我的江西衛兵顧興華，他是從以前蘇維埃中區，第一軍團裏來的，他經歷過長征。他是一個隊長，那時就被訓練成爲一個衛兵。他是一個江西農民，年齡在二十五歲左右，已經結過婚，在江西有一妻一孩。他的聲音非常宏大。昨天晚上，我看見他做了一件事，我大大的敬佩他。

我們走了九十里路，到達那村莊的時候，天已經晚了。我們希望半夜裏再繼續前進，在天亮之前越過鐵路。但是在白天，我們聽見日本的飛機好幾次飛在我們的頭上。這說不定就是那些替我們搬運行李的農民決定要回去的原因。晚上九點鐘的時候，他們走來說出這件令人不快的事情。他們不承認他們胆小，他們也並非爭論他們牲口和人工的工錢，他們說他們的牲口太乏了，這倒是確實的，但是別的牲口也是這樣呢。他們進來的時候，我正在打字，沒有聽見。只有顧興華是聽見他們進來，他們還沒有踏進房間，他就爬起床，立在他們的面前。他們把來的目的告訴了他，他不罵他們，也不冒火。他祇告訴他們，我們是八路軍的工農軍隊，此去是打日本軍隊的。而他們自己也是農民，那麼民衆和八路軍是一家人了。他們大家必須站在一條陣線上共同工作，共同作戰。他們是不滿意工錢嗎？不，他們並非不滿意。他們是不知道八路軍是民衆的軍隊嗎？不，他們知道的。顧興華把他們帶到天井裏，我聽見他們講了約摸一個鐘頭。於是他們去了。一個鐘頭以後，顧興華回來了。他已經重新雇到了牲口。那些農民不敢再朝前走了。

顧興華決定在他睡覺之前，必須安排好明天中午食糧。他走到我們的房主鄉下婦人那裏，買了麵粉，請她替我們做可以帶了走的扁扁的，不發酵的麵餅。把這安排妥當，在她開手做餅的時候，他才回來。可是在他休息之前，他在我的打字機邊放好了一杯咖啡。他睡覺的時候，已經有一點鐘了。他整天的走着，而且我們半夜裏還預備出發。他沒有一句怨言。他沒有阿諛，沒有不

加思索的服從，沒有政治意識上的腐化。他也是一個有訓練的軍人，他腿邊的一根鎗並不是一件裝飾。他是那些鐵的共產軍人裏面的一個，他認清假使必要的時候，一個人必得把事情的全部担負到自己的肩上。當他在西安初加入的時候，我就注意他，我時常感覺到我的身邊有了一根鋼條。我對他的信仰與日俱增。當飛機在天空中翱翔，他慢慢地側過身來，看它們飛到什麼地方去。他一點也沒有恐怖。在我的身邊，他鎮靜地在我身旁指點我騎了馬到什麼什麼地方，或叫我跨下馬來，躲在旁邊。

當煩厭別人的時候，我就想起顧興華。

時間過去了，太陽回來烘暖了大地。我們筆直地往上爬着，經過起伏的山丘；有幾個幾乎一直上頂上都是。土台的式子。成羣黑白的綿羊，還有許多山羊，在山上漫遊。這是一條很闊的汽車路，沒有鋪石子。一走過這個鄉間，我們立刻看出日本侵略的一個原因了。這些山丘都充滿了富源。路時常被厚實的煤礦脈切斷。有些地方，石油從地下流出來。整個的區域充滿了鐵。下面流着一條小小的紅溪。山溪的底上，幾哩路遠滿是一片紅的鐵屑。水被鐵屑也混成了紅色。鐵礦的山橫在我們的右邊。

這把我們惱怒了。幾年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肆無忌憚。他們走遍了中國的土地，畫地圖，拍照相，註出一切侵略的通路，發現了他們初步實現侵略東方計劃的地段。山西省的富藏如

煤，鐵，和石油，是他們的主要目的之一。在全中國，祇有蘇維埃所統治，紅軍所保衛的地方，他們不敢去畫地圖。當紅軍一離開江西，上海的日本軍事參謀總部即要求中國政府容許「新聞記者」到那邊去視察，這「權利」他們終究得到了——他們把照相機帶了去。但是所謂「新聞記者」實則是軍事間諜，於是他們在中國別處所做的玩意兒，在江西省中也如法泡製了。

現在日本的侵略的軍隊又碰到同樣的軍隊了，這是它在中國最痛恨的東西。名稱雖變，性質仍舊，以無限的耐力和勞力所鍛鍊成的國家聯合陣線——是日本所最怕最怕的。他們告訴全世界，此次在中國作戰，目的是反對共產主義。可是全世界知道他們無論如何必得發動這個戰爭的。他們企圖強迫中國的政府去消滅紅軍和共產主義，這樣他們的侵略戰可以容易一點進行。現在八路軍的人數還是很小，它沒有充分的時間去動員和武裝民衆。它需要時間。它沒有充足的武器。有幾個軍閥還懼怕民衆的動員和武裝。但是除了八路軍簡直沒有別的力量可以將中國從日本殘忍的侵略之中拯救出來。

我們到達了低低的，起伏的山丘的頂上，開始下山了。這裏的山溪很清晰，煤和鐵的礦脈已經沒有。這裏一切的山丘都是土台式的，也不像北面的不毛。農作物已經收穫了，在每個農舍的前面，黃色的稻穗高高地堆着。高粱的頭已經割下，幹子依舊立在田中，它們的葉子是一片深紅。玉蜀黍齊地割了下來，堆在農舍後面的牆邊。農夫農婦轉動着原始的木製機器，打磨穀上的

殼。一隻驢子或是一隻牛，眼上遮了布，耐心地兜着圈子，牽動着一座巨大的磨子，把穀或麥碾成粉屑。在他們屋子的壁上，或是在廟宇的牆上，口號寫得很大：

「改善民衆的生活！」

「民衆必須同軍隊聯合起來，同日本軍隊作戰！」

「減輕捐稅！」

「把日本人逐出中國！」

「我們決不做無家可歸的奴隸！」

「把你們自己武裝起來；努力作戰，直至全部日本人都被驅逐出境爲止！」

「軍民聯合起來！」

這些口號都是八路軍寫的。我們現在是走過山西北部三十個縣中的幾個縣了，在這些地方，八路軍有全權去組織和武裝民衆。

我們又往上爬了幾個鐘頭，於是走到一塊遼闊的高原。在四面八方，我們可以看到土台山和黃土山，這是世界上最肥饒的泥土。

那些遼闊的臺地和無邊的土台山都是灰色的。土地已經犁過，有幾處種下了冬天的農作物。有幾個山嶺蓋上了一層薄薄的雪。一陣刺骨的冷風從它們那裏吹來。樹幾乎沒有。道路深深陷入

，這是由於幾千年來人足踐踏所致。這種凹下的地方，深度還不到一身之長。從我的馬上，可以望到遠處。在別處，路陷得深了，筆直的黃土壁矗立在我頭頂的兩邊。我們偶或走到了面上。三次我們聽到飛機的聲音，我們就停立在山壁的影子裏。

出征人唱着歌，笑。「小鬼」們從隊伍中溜出去，一前一後的奔到田裏，像傀儡般地打着滾，翻着筋斗。他們整天的跋涉，但是他們却走舉了普通一般步行者兩倍的路程，他們不斷地互相追逐，到處比着賽跑。

我是變得這樣的「飛機覺醒」，就是在夜裏，我也可以覺醒過來，相信飛機飛近的軍號警報已經吹過。今天，一個鐘頭以內來了三次警報，我開始覺得我是像那種一聽見任何歌聲，就會停立起來的人了。有一次，我的團體正走在一條長長的斜坡的腳下。在我們前面，大路塞滿了出征的人。從山頂上，突然我們聽見一陣可怕的喊聲，出征的人們開始向我們奔下山來。我勒住了我的馬，四面找着我可以投奔的一叢木，一塊黃土的陰暗的壁，或是一段回路。接着我就發覺那並不是飛機警報。剛剛相反，正對着我們，一隻野兔向山下逃性命，在牠的後面，全部的出征人追趕着，還有一隻狗。兔子奔得比他們快，可是牠一跑下來，我身邊的人們都追了過去。我們確然是出征到前線去打日本人的，可是在這一個時候，近段每一個人都在追逐那隻兔子了。那小東西拐下旁邊的一條小路上，祇有那隻狗還繼續追逐着。

禮普和徐全走來，當我把這故事告訴他們以後，我們都笑了。可是我的衛兵們却不笑。那頭驕嚴肅的顧興華說他想捉住那隻兔子，來當一頓美餐。於是歡樂的心境離我而去。我的衛兵都經歷過了飢餓的日子，和吃不飽的星期和月頭。有時候那種參加歷史的二萬里長征的軍隊祇吃些馬、驢子、狗、貓與老鼠充飢，往往他們連什麼東西也沒有。當他們最後離開經年積雪的山脈，踏進甘肅的時候，他們成萬的人都變成了襤褸，消瘦的骷髏，夜裏在路旁坐下來休息，大家擠緊着取暖，他們都咳得厲害。但他們依舊向前跋涉，向前作戰，這一枝中國工農的軍隊，是日本和其它帝國主義最易企圖消滅的。可是現在，歇過力，吃和穿得都比較的好，他們出發去打侵略的軍隊了。「紅軍使我頭痛」，一個日本軍官的日記這麼開頭。那軍官現在已經死掉，他不再頭痛了。

我們行近正太鐵路，看見一架飛機沿着這鐵路在往返的偵察。從遠處，我們聽到轟炸的聲音。我們在一座圍着城牆，還有一隻美麗的廟宇的大城裏停息下來。古老的松樹可愛地遮住了顏色的瓦頂。這裏，像別的地方一樣，有遊擊隊。但是這城裏的全體的遊擊隊已經上了前線。

我們向前走到一個人跡罕至的鎮上過夜，預備今天晚上穿過鐵路。讓房間給我們的那個農民微笑着很開心的走來走去。吃了他的南瓜和大蒜，他錢也不受，還送我們兩棵捲心菜。我們不受他的，除非他收下了錢。他終於勉強收了錢。可是他走進來給我們燒火，好讓我的衛兵們煮飯

。他們買了幾隻雞來，已經高興地把牠們殺死，去了毛。康克清後來告訴我，她聽到這新聞，我從床上爬起來，脫去上衣，把雞弄乾淨，切了開來。

「緊要的戰事新聞」，禮普說。

我們預備半夜後出發。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

我們兩點鐘起身，三點鐘在星光下出發了。在天邊，月亮的一條細細的邊望着我們。風出奇
的冷。泥土凍了，一層白白的霜鋪在地上，披在每一根的草葉上。我們最後到達一個大城的高聳
齒形的城牆邊，那城像死一樣的躺着。沿了城，我們踏進城外的街道。這地方，除了兩個兵士立
在一座建築物的前面之外簡直無一人，旁邊有一盞燈籠。街道似乎是無盡的，從遠處，我們聽
到了一輛火車的汽笛。鐵道就在近邊。然而我們走着，走着。於是我們遇到我們的先頭部隊匆匆
地走回來。他們迷了路，不能穿過鐵道。沒有路。我們轉過來再同他們回到原先的街上。但是沒
有一個知道我們正走到什麼地方去。我們裏面有幾個佇立住，問打着燈籠的兵士。他們告訴我們
兩個鐘頭以前，我們軍隊裏有大隊的人經過這道。因此我們重新回街頭，走轉去。我們發現小小
的白紙條，每張上都有一根箭頭，與一個十字貼在街道上或十字路口，指點路徑。我們跟着這些

國函

走。一會就到了鐵路線，一條單軌，狹隘的鐵道。

天破曉了。我們焦慮地望着天空。耳朵聽着每一種聲音。我們分兩隊沿鐵道走了足足四十分鐘，有時奔跑，有時慢步，想在日本飛機發現我們之前，達到另外一個車站。鐵道那邊，我們聽到一輛機車的汽笛。我們終於進了一個站。在鐵道中央，躺着一個破裂的屍體。血沿鐵軌流了很長一段路。一個農民的草帽落在近邊。那個人在沒有斷氣之前，奔了好許多路。再過去一點，我們碰到另外兩個破裂的屍體，裏面的一個，像人家拋棄的洋囡囡一樣的破碎。背脊折斷，腿一直彎到背上。我們得知日本的飛機經常地用機關鎗殺死中國的人民。屍體裏面的一個還被一輛逃避日機襲擊的火車碾了一下。

我們開始碰到從前線上退下來的中國軍隊，有少數的人受了傷。他們有許多人在奔跑。我們踏進車站，又遇到幾輛火車，裏面有少數人穿了制服。車站前面，工作的人員似乎沒有走，因為一輛車頭在忙碌地調動幾輛火車。日本人還沒有轟炸過這車站；他們想佔領此站，留待己用。

六點三十分——我們現在向南和向東南很快地趕着，走過黃土的山壁。日本飛機在什麼地方？天亮了，而它們還沒有來。這表示我們的隊伍裏沒有漢奸，民衆也沒有出賣我們。

我們已經趕了約摸有四十分鐘，當我們聽見飛近來的飛機聲的時候，我們隊伍的後尾一定仍舊沿了鐵路走着。我們躲避了。一分鐘內，從天空中看下來這變清楚的一條廣闊白色的大路上，

一個人也沒有了。我們躲在樹下，草堆裏，大麥和高粱叢裏和在黃土壁的影裏。我們可以看見兩架日機沿了鐵道巡飛。但它們沒有看見我們一個人。等到它們走了，我們重新向前進行，走得更加快了。幾分鐘，它們回來了，我們又躲避開去。接着我們又回到了路上。一早晨就這樣飛來飛去的過去了。那路在中間低地地、那高的黃土壁以及兩壁間深深陷入的土地保護了我們。有時候一架飛機想朝我們飛來。於是滿載稻柴，草葉假行李的牲口立住了。我騎了我的小馬到一叢松樹裏面，從樹蔭下觀望那些飛機。

一走到路上，我們就談論我們的工作，並按圖找尋預備駐紮我們司令部的地點。我們要想沿途的村莊和市鎮裏買些蠟燭。但一根也沒有。在這些地方，人們用着油盞燈。朱德告訴我們，不久必須在晚上工作和作戰，在白天裏睡覺。但沒有蠟燭怎麼辦？我們問本團管理員能不能弄到蠟燭，他說不能。他祇能給我們一隻油特別多的燈。我們知道離開這裏不遠，是一所縣城；那邊說不定有蠟燭。明天我們的兩個衛兵可以騎馬到那邊去買一點回來。

我們行近了那個我們要住過今天和明天的村莊。我的一個衛兵，他在我身邊騎了一匹驢子，看見一架日本飛機向我們飛來。我們趕快向村莊和方場中央的一顆大樹奔去。飛機兜了一圈，去了。

在這裏整個司令部要駐紮兩夜一天。我和兩個同伴，三個衛兵，宿於一間，這房間是在前清

一個官僚的大住宅裏。男子佔了房間一端的炕，我的行軍牀放在另外的一端。那所房子很美麗，屋頂的瓦是顏色的，天井四面都圍着格子窗，天井中央種了一大片的花草樹木。我們的房間裏擺着桃花心木的櫥，其高可及天花板的一半；房間裏面，有狹長，雕刻的桌子，和櫃，檯子，椅子，長櫈。傢具上都裝着很大的銅鉸鏈和銅鎖，檯上刻得非常的精緻。沿炕的三面牆壁，都漆成各種顏色。四周壁上滿掛繪在絲絹上的中國古畫。

我們帶着興味研究這房間。這房屋的主人是一個大地主和一個放款的人。在這間房裏，佈置着這樣精緻的傢具。懸在樑上的一個框子裏，是一管釐秤，顯而易見是稱錢用的。在框子的抽屜內，是一個算盤——一種中國計算的東西。在一隻皮製的箱裏，是棕色的大豆，顯然是爲了重量相同才把它們選檢出來的。

在高高的樹上，在櫥後的一間小房間內，都是地主量租的斛子和圓斗。和其他華屋一樣，地板是用磨得很細的大塊方磚砌成的。在裏天井之外，是安放穀粒和其它糧食的天井，另外尚有一個安置牲口廄房的天井。

我們互相詢問着，這些要耗費這一個中國農民多少的錢。當然不少。那前清官僚的後代已經逃走了，因爲怕日本人。幾個窮苦的遠親留在這裏當心房屋。但是這些窮人的婦人，女兒，和孩

子也走了，因爲大部的鎮民都搬了家。

下午九時——在這個鎮上，我們親眼看見了一件驚異的事情。從這裏和附近村莊裏逃出去的人們都成羣的回來了。消息像野火般在民衆間散播開去，說八路軍已經來了。人們拿起包裹，或是戴上驢子，回到他們的家裏來。今天晚上，一個鎮民的代表到我們的軍事司令部來，感謝他們的來臨。他們要求他們留在這裏，保護民衆。今天晚上，我正在寫這一段的時候，看守這所房屋的一個妻子走來，身邊圍了她的一羣孩子，送我們一鉢黑麵條，和着搗碎的黑豆。她要求我們受領了這東西，并對我們說他們非常歡迎我們。她三個孩子立在她的身邊，牽着她的黑褡子。她希望我們住下去。我們歡喜難嗎？她願意送我們一隻不要我們的錢。我們謝謝她的好意說，假使我們要雞，我們要付一點錢的。但她執意要送給我們，我們用婉言，誠懇地辭謝。我的衛兵同她走到外邊，勸她拿了三角錢。她不得已收，但又退還了一角。

政治部裏的一個人今晚同我們談論着。他說：「我們要把這些民衆組織起來，再教他們遊擊戰術。我們已經請求閻錫山將軍馬上發一點新的鎗枝下來。我們要武裝這般民衆，使他們能够保衛自己，打日本人。我們今天在這裏把工作開始了。明天這一帶的村莊上都要有政治部的工作人員。但是我們已經另外做了許多事情。我們已經把人員送到山西和四川的軍隊裏，和孫良誠的軍隊裏。我們的演說員要給隊伍講話，并在他們裏面工作。最要緊的工作是同他們講怎樣保護民衆。關照他們不能搶劫，使婦女們非但不懼怕一個兵士，而視兵士爲保護者。八路軍早已把人員送到

東部一帶的軍隊裏去了。

日本軍隊沿了正太路前進已經到達陽泉車站，這車站離我們的司令部不遠。有幾枝中國的軍隊被擊敗了。黃紹雄將軍仍舊指揮着中國的軍隊在那裏作戰。據說他是一個很能幹的指揮官。大家希望八路軍的精兵一到，能够阻止敵人的前進，並使作戰的軍隊生出新的勇氣和希望，不願向後退。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日——

有人在這個村莊裏掘出八捆上好的巨大的蠟燭，把它們帶到我這裏，我買了許多，現在我們一個月裏可以有充足的蠟燭了。價錢甚至比我們在西安買的還便宜。

我們今天住在這裏，每一個人都在工作。

在正太線的陽泉下面，戰事正進行着。在今天破曉時戰事開始，在沒有結束之前，我們無法知道它的結果。戰場離這裏不遠，日本的轟炸機整天在鄉間的上空偵察，窺視中國軍的有沒有援兵。這些轟炸機整天在這個村莊上面飛過。我出去散一會步，一個鐘頭內我們在門口裏躲避了三次。我們走到村外，碰到兩隊的村民回到家裏來。他們在一星期逃走出去，盡他們所有的都帶了跑。他們聽見八路軍已經到了這裏，馬上就回家；他們昨天今天走了一百里路。成年人的背上都

帶了捆好的被褥和小小的包裹。當日本飛機在我們頭上吼着的時候，他們同我們一起躲在門內。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

昨天一戰的結果，中國軍隊從 Yang Chuan 陣地沿正太路向西退到 Chang Chin Chen。日軍集中在平定，約在娘子關至太原的中間。

我同朱德談話。他快樂，絕對的鎮靜。他說昨天中國軍隊的失利（不是八路軍）沒有多大關係，假使日本軍想一直衝到太原，讓他們去衝吧。」他又說：「我們那時候會截斷他們的後方，毀壞他們一切交通，把他們分成幾個小隊，然後殲滅他們。中國的兵力比日本的多，我們可以把他們圍困起來。中國的軍隊現在集中在壽陽。」

前天，我們在壽陽穿過鐵路線。昨天一整天，六架日本的轟炸機祇是「擾着天空」，尋覓新到的八路軍。他們知道我們已經來了，但是他們不知道我們在什麼地方。軍隊裏的兩隊人早已在 Yang Chuan 攻擊過他們的兩翼，劉伯承在山西河北的邊界上指揮着另一支軍隊，也把正太路毀壞了很長一段。假使日本人要把它修好，非常相當時日不可，而那時候，這裏的路軌，或是在別處的路軌，遊擊隊又可加以拆毀的。我們得到報告，說日本兵士非常的疲勞。但這沒有什麼關係。他們是順從的兵士，他們會向前走的。現在，在他們的後方，正太路兩邊都是八路軍，他

們是必得向前走的。他們不敢後退。八路軍正從事於著名的側擊和後擊。

現在日本軍隊在這東戰線從三方面衝入山西：第一路沿鐵路線進犯，但現在這條路已經被截斷，八路軍正在這裏困擾他們的兩翼和後方；第二路有四團兵從平定，向西南推進。第三路是有兩團兵力（六千人左右）；在邊界上，沿了鐵路之南五十里的一條公路向 Yang Chüan 挺進。所以他們也沿着公路衝進山西。

在 Tung Yingtow，這是一個近 Yang Chüan 的軍路要山，八路軍的指揮官，陳賡，指揮着一枝精兵，剛剛築好了防禦。前天，八路軍的一個部隊到達了平定南面的 Mataling，碰到正從這方面來的四團敵軍。昨天戰事繼續了一天，我們的軍隊殲滅了約摸一千個敵人，俘獲了不少的軍用品。

前天，八路軍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日本兵士發出了兩份不同的宣言，叫他們停止着強盜的戰事，因為他們的作戰是聽從了他們軍閥的命令，而這些軍閥却是中國和日本人民的公敵。在這區域裏少數中央政府的航空員熱心地飛到空中，在日本軍隊的前線散發着宣言。

日本人終於知道八路軍是在這地方了。他們是在昨天發覺。他們知道八路軍不祇是在鐵路線的南面，而北面也有的，正在他們的後方用了錯形式的進軍法緊迫攔來。他們知道了，由於他們後方鐵路的被截斷；由於昨天一戰，他們死亡一千人；爲有些由於中國軍隊拚死與他們掙扎，而

不後退；同時由於兩份宣言的緣故。而他們知道八路軍是在這裏了。

在北線上——日本軍隊歡喜起來？他們是這樣的開心，因為八路軍離開北線而到東線——他們這樣的想——所以他們嘗試把軍需品運到他們主要的集中地忻口去，那邊山西軍和中央軍正阻住了日本的主力軍隊，每天並用大砲轟擊他們。敵人以為他們可以把砲彈和軍火運到忻口走了。因此他們派出了七八十輛軍用貨車，滿滿地裝載着砲彈，軍火，和軍需品。車上還乘了兩個兵士。像紳士模樣地馳了出去。一隊賀龍的軍隊，助以農民遊擊隊，撲到貨車上，像好幾噸的磚石。他們用手榴彈炸停了六輛，在作戰中毀了十輛，同時拆毀路軌使其餘的無從前進。兩個日本兵都被殺死。其中還有一個隊長和他的一個副官。中國的軍隊俘獲了大量的軍火，計輕機關鎗兩枝，來福鎗，手鎗，和許多其它的東西。日本人想從另一條路走。軍隊和遊擊隊在路上埋了地雷，在十一月二日毀壞了兩輛敵人的火車。

蔚縣，得而復失了好幾次，又被八路軍收復了。蔚城在長城以外的北戰線。那是在十一月一日從日軍手裏奪獲的，殲滅了不少敵兵。

中央軍隊仍舊在忻口擋住日軍。那邊的陣地沒有變化。敵人希望突破現在佔據着北方的八路軍，向忻口的軍隊增援，這樣他們可以直撲太原。

我們現在是在鐵路南的一個小村裏。昨天晚上，我們接到命令準備開到這裏。可是我們一團

的管理員似乎決心去趕上日軍，所以在十點鐘就把我們叫醒，我們入睡了只三個鐘頭。我就與他爭論還不到十二點，但是他說我的錶是不準的，因此我們就起來預備。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們預備出發了。但司令部裏還沒有起來，一個鐘頭以後，軍號把他們叫醒過來，接着早飯的軍號響了，接着又是預備出發的軍號。當出發軍號吹着的時候，是兩點鐘。最後的一個鐘點，我們立在村外路上的牲口和人的隊伍裏。同往常一樣，聲音喧鬧着，夾着騾子和驢子的叫聲，馬的嘶聲，踐踏聲，人的叫聲，和歌唱聲。可是當我們開始出發的時候，我們都寂靜起來，馬蹄路踏之聲。老是歡喜大笑，作弄的「小鬼們」切切喳喳着，恐防三四哩路外的日本人聽見！沒有一個人高聲說話。命令下來不許我們用內光燈。我們借了星星的微弱的光線走着。我看見北斗在我的左肩上，在它的下邊是一個大熊。有時候它確在我的左邊，有時候它有一點在我的背後。我們在黑暗裏走了一陣，眼睛也漸漸的慣了。

我們前面的小路是這樣的可怕，我不敢騎馬了。因此我的就同了兩旁立着的兩個衛兵，忽上忽下的走着，朝下走過冰冷的水深過的河牀，接着又朝上向可怕的石子上走去，不一會又重新向下。這樣走了一個通宵。黑越越的山在兩邊隱約。偶而有內光燈的一閃，是先頭部隊尋覓正確的路。幾點鐘以後，我們開始分成幾個小隊。於是我們在路邊注意着指點我們的紙條。它們時常給我們一個數字——三十，二十，或是十——告訴我們還得走多少里路。在廣闊冰冷的河上，橋

是沒有的；幾乎每一個人都得赤足。但是人們却毫無怨言地跨過去，向前出發。天亮的時候，有不少人跛了，全體的人疲乏了。但是還是向前走去，我聽見斷續的歌聲。在平坦的路上，我渡過河時，我都可以騎馬。我至少沒有赤過腳。後來我看見禮普脚底上的皮破了。但是他並不抱怨。他有時候走得比較慢，用了一種滿不在乎的表情回答我的詢問，「沒有關係」。

在黑暗裏我好幾次失去了我的馬。但是他尋到了我。兩三次我聽到低低的哼聲，那是一匹馬的滿意的話語，接着覺到他的鼻子在我的身上輕擦。每次我都想擁抱他的頭頸。可是天一亮，我在平坦的路上騎着的時候，我就高聲地斥罵他。因為他掘着泥土，也可以說，「追求婦女」。在我們的隊伍裏，有一匹棕色的牝馬，被一個十八歲左右的男孩嫉妬地看着。對於這匹牝馬，我的雲南發生了一種愛情。她答覆他的不漂亮的追求就是拉起她的後腿踢他，這樣子真有點不配她的溫順的外表。但是她背着一包東西，翻了下來。我的雲南報復她的攻擊，便是繞了她亂跑，想把她身邊的東西踢開。我騎在他的身上，那是沒有關係的。一點沒有關係！現在那匹小牝馬的看管人帶了一根特別對付我的雲南的木棍。我有時候差不多要睡着了，但是被那個孩子驚醒過來，他向我的馬奔來，瞪出眼睛，一臉的兇相。爲了避免不停的戰鬥，我就回轉身，在隊伍裏另找一個比較安全的地位。

有一本印度的古書，假使我的記憶正確的話，那大概是叫 Karma Yoga。那是一本講「男女

之事」的書。書裏有一段說一對男女在十字路口戀愛起來是會倒霉的。倒霉，真的！那是再危險也沒有的了。我今天想起了這一本書。

早晨九點鐘，我們這散漫的一隊人爬過滿是石子的河牀，有幾塊石子簡直像刀口一樣的鋒利。在我們的前面，便是我們的司令部預備駐紮一天的那個村莊。這時候，我們看見一長列走動得很慢的兵士，在東面，從一座山邊的山谷裏走上來。他們疲勞地移動着似乎他們趕了一夜的路。我們停着觀望，拍了幾張照片。這是第三軍，從中國軍隊被擊退的陣地上移到西部去，重新整理了再去作戰。他們沒有牲口，自己帶了他們的軍器和軍火。當他們走過的時候，他們裏面有些人喊起來。有一次我們聽到，「我們沒有大衣！我們沒有大衣！」在我們前面的村莊裏，有幾個人在一塊牆上觀望。這些疲勞的兵士似乎向了早晨的空氣在抱怨，並不向某一個人訴說。於是他們的指揮官下一個命令，他們一個一個地把命令在隊伍裏傳過去，「命令休息！命令休息！他們向前走。休息的地方還沒有到。於是又發出奇怪的叫聲，「我們疲乏了！我們疲乏了！」

這是中央政府最好的軍隊之一，有人告訴我。他們是上好的戰士。他們的背上不帶毯子，他們沒有外衣。我不懂他們怎樣去睡，怎樣去取暖。當他們看見一副外國人的面孔時，他們的喊聲停止了，驚奇地瞅着我，他們有幾個人微笑着，立停了給他們自己拍照。

我們走進了一個人跡稀少的村莊，在一個表面上似乎是中產階級的農民家裏找着了兩個房間

。這所用泥石砌成的屋子，有三扇門用中國的鐵鎖和鐵鏈閉着，所以我們走進了兩間空屋，把它們估據下來。在一間被鎖上的屋內，後來我們發現了一個農民。他的妻女已經同別的婦女們逃到山裏去。他是一個窮苦的農民，像住在另外幾間屋內的農民一樣。那些男子好奇地同我們談話。我們勸他們把他們的妻女領回來，但是他們却懼怕軍隊，那非得讓司令部用一二天的功夫去說服他們，八路軍是民衆的保護者。和別處一樣這裏的婦女不久是要回來的。我們要留些人員在這裏，將男子組織武裝游擊的隊伍，和別處的情形一樣。我們兩天以前，在那個駐住宿的村莊裏，留下了兩個武裝的人，這是因爲民衆派了一個代表到我們的軍事司令部來要求的。

我們明天早晨離開這裏，到一個新的陣地去。

我奇怪中國的民衆。我們僅有的食糧是玉蜀黍，或是米，和一樣蔬菜。有時候吃的是米和蘿蔔。有時候是南瓜或山芋。我們靠了這些維持生命。我們沒有脂肪，沒有糖，好幾天內沒有一點肉類吃。我從朋友那裏借來預備在征途中花用的錢，還剩下一點。所以我可偶而買一隻雞來。我們全團六個人大家分食。這隻雞給了我們一點蛋白質和脂肪。衛兵的鞋子簡直破得不能穿了，但他們沒有別的鞋子。我們買不到任何的東西。在這裏，絕對沒有什麼東西好買。這地方似乎非常的窮困。這種祇有玉蜀黍，高粱、南瓜，和少數像胡桃一般大小的山芋。就是雞也不常有、即使有，也非常瘦。有一天我們買來了一隻，但是很瘦很瘦。我們從一個窮苦的農民手裏買了隻南

瓜。這一帶有不少的軍隊，我奇怪冬天裏那些農民吃些什麼東西。我們隨地買一切的東西不過大部的米用了驢子和騾子一路載運過來。說這裏到太原要經過好幾天艱險的路程，而冬天要在這裏給養一個軍隊其困難真是難以相信的。這裏沒有汽車路——沒有摩托貨車。在這村莊裏面，我們無從兌換一塊中國的洋錢。而今天午後我們一定要買一隻雞，一隻南瓜，和給我的馬和騾子吃的穀。我正用一部分的錢買穀粒來養我的馬和騾子。假使牠們之中，隨便那一隻死掉了，我真不知將如何辦法。因為我們未來的路程是艱苦的。我還必須時時徒步。

今天我的兩個同伴和我把我們的行裝留剩下來，祇帶了幾件最重要的東西。每人所帶的是一套穿在身上的冬大衣，一兩雙替換的襪子和在西安買來的替換的鞋子。我的全部行裝幾乎就是打字機，打字紙，複寫字，我的照相機，軟片和打字帶。我甚至於將來救急的藥品也扔下了。我的行軍牀送給了這裏的一個農民。我看這架行軍牀是一樣偉大的東西。我獨自一人睡在這牀上，這使我沒有染上虱子。窮苦農民的炕上時常有虱子的。今天早晨，我們走到這裏的時候，我看見有幾個武裝的兵士坐在門邊，赤了膊，在他們的褂子裏捉着虱子。他們已經有了。以前，他們是沒有虱子的。冬天華北的虱子就是傷寒。戰時，虱子就是傳染傷寒的災禍。北方人生了傷寒並不一定死的。他們有時染不上這種疾病。但是我們的軍隊大部都是南方人，我恐怕他們染了傷寒會像外國人染了一樣的危險——這意思就是說大量的死亡。我們供給不起預防傷寒的針藥，一針需

要九塊大洋。我也沒有受過注射。我一年以前試過一次，幾乎害了心臟衰弱症死去。

但是我仍舊不能帶走我的行軍牀——我不得不睡在炕上了。以後，我祇一匹驢子和我的一匹小騾，載運我們六人的行李。我的行裝最重。那是打字和照相的用品。在這些地方，我們買不到任何種類的紙張。所以我們必須將預備應用的東西帶去。

後來：今天那兩個住在鎖上的房間裏的農民回來了。一個非常窮困。他走進我們的房間，恭敬地謙遜地向我們要求些東西。我們完全不懂他的土話。簡直沒有一個人能够懂得。最後，他終於指點著一件東西了，我們一看是一條掛在裏面門上的繩子。他要他的繩子，但是他以前不敢來把它取去，也不敢指著要求。他所以這樣的怕我們，是因為我們的衛兵是武裝的人！他曾經驗過武裝軍人的滋味。我們笑了，把他的繩子給了他。在他的頭上，有一塊破了出血，似乎是跌了一交。我用碘酒把它消了毒，於是他說，他當然要來給錢的。他做一個付錢的手勢，我們鄭重的對他表示我們不要錢。他疑心地望着我們——這種奇怪的軍隊，送還了一個人的繩子，還免費替他醫傷。十分鐘後，他又來了，要求我們醫一醫他那隻受傷的腳。那是沒有用處的。他的舊布鞋破了一個洞，他的腳因踏在地上而受了傷。他需要一雙新的鞋子。但我們自己也沒有。我的一個衛兵把他帶到我們的醫生那裏，那醫生捆紮了他的腳，並關照他應當在破鞋上打一個補釘。

農民們回來了——但婦女們仍舊沒有回。中國有怎樣的難題！看來幾千年來的難題都在民衆

的肩上。中國的軍隊是爲了一件最重要的事而作戰——民族的解放。但這次作戰正在萌芽，而中國軍隊勝利的初步必要的條件還沒有實踐——那是，一種民主化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策略的實施，使人民大眾確切的感到他們有作戰的一個對象，假使必需的話，有殉身的一件對象，但是，最重要的是生活的一件對象。當我們屢次的走過鄉間，我是深深地，永遠地相信那包含在八路軍心裏的主義是引導和拯救中國的主義，它會給東方一切被壓迫民族一個解放的最大的鼓動，造成一個人類嶄新的社會。自己心目中的這一個信心給了我空前的最大的安甯。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

我今天剛剛把日記發出以後，朱德走來看我們。他很煩惱，平時的熱情也沒有了。他告訴我們日本軍隊已經佔據壽陽，這是正太路上通到太原去的重鎮之一，正當我們向那方面趕去的時候，他們終於在昨天的早上佔據了這鎮。我們是在那個車站上越過鐵道的。它離開太原祇有一百八十里路。其次的軍事要點便是榆次，它聯接着同蒲綫——一條由北往南直貫山西的單軌鐵道。四川軍隊和其餘的中央軍隊在壽陽以及在我們這一帶似乎沒有堅持，就後退了。在這整個區域裏，除了八路軍作戰以外，看來是沒有中國軍隊了。有些戰敗的軍隊已經集中起來重新整理過，開到榆次去抵禦日本的軍隊。朱德有一個希望——在四五天內，有援軍從湯恩伯的第十三軍，劉湘的

四川軍閥這裏。他希望有七師的四川軍到這區域裏來增援。湯恩伯的軍隊是能戰的。在南口他們戰得不差，雖然用了錯誤的軍路。至於劉湘的軍隊——他們並不這樣高明。兩年以前，他們同紅軍作戰過，紅軍消滅了他們整整兩師的人。兩個四川的將領，來拜訪他這兩人在幾年以前，朱德在雲南軍隊中做旅長的時候，認識的，屢次勝仗的八路軍一到了這裏，鼓勵別的中國軍隊使他們生出了新的希望，這一件事是使得朱德高興和安慰的。

但是朱的煩惱和靜默是爲了另外一件事情；日本人已經派遣二十師團中的九千個兵隊從正太路上的平定向西南推進，他們已經到達離我們司令部三十里（十哩）內的地方。在那方面八路軍祇有一千左右的兵力去阻止他們。林彪是游擊指揮員，陳賡正在戰場上指揮着。我們到達這裏以後，八路軍已與奉了閻錫山的命令而作戰的劉伯承軍隊一般，放棄了陣地戰。他們現在正打着他們著名的戰略——大規模有組織的游擊戰。在我們的北面，這一帶的戰事在今午開始了。我們不知道結果如何。

不管怎樣，我們的司令部預備在明天早上破曉的時候遷移。但是這裏逃出去的民衆還沒有完全回來。祇有少數的男子回來，來看究竟能否將全家帶回。婦女及載運婦孺和少數家具的驢子和騾子還沒有回來。所以我們無從多覓牲口足以載運食糧和行李。全政治部祇有五匹驢子，而牠們必須載負我們從省北帶來的米。我們不知道我們將怎樣遷移。住在我們一起的那個農民已經答

應幫助我們搬運行李雜物。另外他還找到幾個朋友來幫忙。但這尙不能解決運輸的難題。村長跑到山裏和別的村上去把民衆和他們的驢子叫來。可是他們聽見我們要遷移了，他們堅決地不聽他一點話，假使我們住下去，他們是會回來的。但是我們要雇他們的驢子遷移，而他們却不肯走來！村長把這事情告訴我們的時候，他哭泣了。明天早晨，我們祇得自己負了東西，像重載的牲口一般，向前出發，同時有許多東西也不得不扔下了。

我們可以時常像一個熟朋友似的同朱德談話。我們可以得到消息，我們可以閑談，雖然在這些日子，沒有一個人有時間或興致來閑談。今天他很煩惱。我們談話的時候，時常停住，靜聽東北方日軍大砲的吼聲。朱走了以後，我們坐了好久，傾聽着這些砲聲和偶而傳來的遠處的機關槍聲。在那邊，日本兵和八路軍的人數是九對一，他們的軍備是一百對一。我們說不定要失利。八路軍其餘的部隊正在別的地方作戰，劉伯承的軍隊更在東面。目下在我們北面和東北面進行的戰事由林彪指揮，他是一個最有才能的中國青年戰略家。他指揮着從江西來的著名的第一軍團。現在屬於八路軍。這幾乎全是江西農民和工人組織成的。賀龍的第二軍團，另一枝新近改了名稱的軍隊，是在山西北部，在敵人的後方——也可以說在敵人陣綫的中間。劉伯承，以前紅軍的總參謀，現在指揮着前第四軍團，這就是從前徐向前指揮過的第四路紅軍。徐現在是副指揮。林彪和劉伯承的軍隊目前在正太路兩邊而在我們的東北兩面，林彪還有一枝小小的軍隊就在山的那面同日軍

作戰。在戰地上指揮着的陳賡，是湖南南部的一個窮苦的農民，他是一個游擊隊員，那時就變成了紅軍中最頑強的指揮一員。

禮普和我辭別了朱德，去拜訪許多別的部分。我們看見政治部裏的俘虜「敵部」正在研究日本的文件。這些人員都說着日語，有幾個是日本留學生；一個是蔡成，從台灣來的中國人。他們管理着一切俘獲的敵人的文件，日記，和其它的材料。他們管理敵方的俘虜，他們還指導日軍中間的宣傳。共產黨和八路軍剛才向日本軍隊發出了兩份宣言，就是爲了他們讀到日本俘虜和陣亡日兵的日記，在死兵袋裏，他們還搜出了日本共產黨給他們的宣言，叫日本的軍隊拒絕同中國人作戰。他們真正的仇敵，那宣言上說是日本的軍閥。蔡成給我們一份八路軍的宣言。它說：

親愛的日本兵士們和長官們：

讓我們叫喊起來罷，這樣你們也可以聽見我們：

1. 反對這個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
2. 不要受資本家，地主，軍閥和法西斯主義者的欺騙，也不要做他們的犧牲品。
3. 你們的父母，夫人爲了你們而哭泣，希望你們活着，努力設法回到你們的家裏去。

4. 日本的資本家，地主，軍閥和法西主義者是日本和中國勞動階級的公敵。
5. 日本的勞動者和整個的中華民族必須聯合起來，反對這戰爭。
6. 中國八路軍是全世界民主人民的武器。
7. 中國的八路軍是日本勞動大眾的戰友。
9. 日本兵士，你們爲了世界和平而戰鬥必須聯合了中國的軍隊共同進行。
- 10 不要殺你們自己的弟兄，中國的工農。
- 11 把槍旋轉去對你們自己的軍閥和法西主義者。
- 12 爲一個民主的日本而作戰。
- 13 築成日本的人民陣綫。
- 14 一切國家和被壓迫國家的工人必須聯合起來。
- 15 日本工人萬歲，中華民族萬歲。

中國八路軍政治部。

同「敵部」談過話後，禮普和我走到這個比村莊大不了多少的小鎮的街上，屋子的牆壁早已貼滿了口號和新的宣傳品。還有插圖的黑色白色的宣傳品，用圖畫或是幾句簡單的句子，敘述

日本侵略滿州與長城以南華北的暴行。也有朱德和彭德懷給民衆的布告，我們第一次看見這種布告還是在山西北部的一隻小廟裏。在一所房子的壁上，貼滿了十張很大的宣傳品，附加簡單的解釋和黑白的插圖。這是中國共產黨用圖畫畫成的十條聯合陣綫的綱領。現在，這些綱領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用各式各樣的方法解釋着。它們是：（1）同日本作戰，收復一切的失地；（2）沒收日本在華的財產，充作民族抗戰的費用；沒收漢奸的一切財產，去救濟難民和其他窮苦的民衆；（3）努力防止飢荒和水災，改善民衆的生活；（4）免除一切不必要和苛刻的賦稅，重理國家的財政，發展商業和實業；（5）增高工資，改善工人，農人和學生的生活狀態；（6）普及的，解放的，強迫的教育；（7）把工作給失業的人；（8）民主政治的制度採用，釋放一切政治犯；（9）中國國內一切的民族一律平等，保護外僑生命財產；（10）同日本帝國主義一切的反抗者聯合起來——朝鮮，台灣的人民，日本的大衆；與同情中國的一切國家合作；同這次戰爭中維持中立的國家保持友誼。

在暗下來的街上走過去，我們看見民衆立在一個演說者的面前，還聽到小心地忍耐地討論一件事物的聲音，時常對那一羣人說，「你們明白嗎？」那一羣人回答，「我們明白了。」走近了一點，我們看出羣衆是我們軍隊裏的三十多個人，沒有武器，那演說者就是分隊長。中國幾千個問題中的一個在我們的面前描畫出來了。那隊長正在告訴他的兵士說，他知道他們和其他的人那

天沒有吃東西。每一部必須攜帶它自己的食糧；有幾個部分現在缺乏食糧，不少人餓着肚皮。我們走得很遠，用去了我們帶來的許多米和玉蜀黍。現在我們買不到食物，我們也雇不到足夠的牲口去搬運我們所有的東西。我們已經到處去買玉蜀黍，但是他們還沒回來。八路軍人一定不可以到村長那裏向他要求食物。村長祇能幫助我們關於抗戰大計的事情。我們自己的問題我們必須自己解決。

那演說者於是換了另外一個題目。他說，八路軍的兵士都知道八路軍的三大規律和八小規律。八小規律裏面有一條是每個人必須在鄉村中遵守的。他們必須把房間保守清潔；他們離開的時候，也要打掃清楚。假使他們睡在一扇門上或是草上，走時必得送還。一切借來的東西必須送還，假使遺失了或是毀壞了，必須報告，這樣部隊裏可以把它償還。不可纏擾婦女，不能偷竊或是拿走民衆的任何物件。男子必須用民衆的廁所（那是地上一個四方的洞穴，上面分開放着木板或石頭），或者他們必須在地上掘一個洞，走開的時候把它們填好。人們必須要當心，因為這是保護民衆和他們自己的一個基本衛生法則。

「你們明白嗎？」演說者問。人們回答。「我們明白了。」

於是分隊裏的人唱起歌來。他們唱一隻共產黨，和八路軍時常唱的歌，與軍隊中三大原則和八小原則的歌曲！這些原則編成歌曲，聲調很是悅耳。今晚，這些飢餓的人們唱起來，接着是他

們走到他們鋪在泥地上的草或稻柴的牀上時，他們的歌唱比以前更有意義。他們的聲音像晚上的弦樂隊。今天我已吃過東西，我決不能充分知道含蓄在這些工農心中，一種解放中國的奮鬥的意味和精髓。我仍舊是一個旁觀者，我的地位還是優越的。我永遠有東西可吃，有衣可穿，有暖牀可睡，而這種人要受凍餒之患。他們要作戰，他們要睡在結凍的戰地上。我將是一個旁觀者。我看他們混入街上的黑暗裏；他們依舊唱歌。我渴望那可以使我看到他們頭腦的幻象的火花，我描繪着比他們的生命更其寶貴的偉大鬥爭的一種信心。

那說不定是爲了鬆一鬆我們的心境，禮普和我走到朱德的司令部去。日本大砲的吼聲從山的那邊傳來。朱德同任弼時歡迎我們，有一個微笑的衛兵在我們大家帶着的磁邸杯裏倒中國茶來的。任弼時開始告訴我們說，我們剛剛錯過了兩百個礦工，他們從平定來，這是正太路上日本軍隊的大本營。當富有的人及中國的兵士，在日軍的面前退走了，這些礦工仍舊留着，從本地小小的兵工廠裏拿了來福槍，同敵人作着游擊的戰爭。他們屢次在鐵路上埋了地雷，轟毀路軌。他們是沿鐵路的最初的義勇軍，一起頭，便在山西北部同八路軍人聯絡起來。他們在絕端困難情形下繼續作戰，他們到這裏來，有的腳上沒有鞋子，有的穿了破成碎片的鞋子他們一天只有吃一頓，有時候還沒有，他們沒有冬大衣，祇有他們夏天的套袴。我們將僅有的幾雙替換鞋子，給了他們。我們把食物和能夠送給他們的東西都送給了他們。他們來詢問我們，他們還是加入八路軍，還是

繼續當義勇軍。他們暫時繼續作遊擊的戰爭。他們今天晚上，到沿鐵道的另一地點上去遊擊。

任弼時於是告訴我們義勇軍的活動。遊擊隊是八路軍組織起來的，而目前義勇軍也作遊擊戰，所以他們可以稱爲八路軍的分枝。在山西北部，察哈爾，綏遠，現在共有六千義勇軍在日軍佔領區域騷擾他們後方。他們在從前未聞的艱難情形下戰鬥着。他們沒有冬衣，沒有充足的食糧，沒有錢。這些義勇軍並不同八路軍有機地聯絡的，雖則共產主義的組織者發動了其中許多團體。

四 林彪軍隊的作戰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

今天我們不遲司令部。今晨四點三十分的時候，軍號吹醒了我。它們低弱地，睡意矇眬地傳來，像往常的一樣。一切的軍號似乎都發動起來了。於是一個小小的號手似乎得到了一個極大的題材，他開始奏起樂來。他反覆的把它奏着。那是一支紅軍得勝的老曲子。我的一個衛兵聽見了這曲歌聲，從牀上跳起來，好像一顆子彈一樣地穿過了天井。十分鐘後，他喊着回來，「大勝利！大勝利！每一個人爬下牀來，去聽山外林彪的軍隊給了日軍一個厲害的打擊。共有九千敵人，排了隊伍從平定來；八路軍退到廣揚村，在山間等着他們。他們截斷了敵軍的隊伍，把先頭部隊拚命的打退，在後方的殲滅了一千個敵人。他們保護五百匹馬和驢子和大量的軍需品，同時獲得不少的俘虜。

這消息並不全是從我們的衛兵那裏得來。徐全奔到俘虜部裏，得知他們正要向前線去，我們也可以一同去。他去請求朱德，朱德高興地答應了，而且親自到我們這裏來告訴我們勝利的詳情

。他關照我們必得小心，因為不少日本飛機正飛翔在那整個區域的上空。

半點鐘內，我們走在路上，祇帶了我們的臥具，我帶了我的打字機和照相機。半點鐘後，我們遇見第一架在上空盤旋的飛機。當我臥倒在山壁邊的時候。司令部的軍號微弱地傳到我們這裏，我們知道戰事仍舊在進行，日軍在山上被截成幾個小隊。一隊特別的武裝兵士衛護着我們，恐怕我們碰到了他們。在通司令部的山上，我們可以看見臨時築成的守備台，裏面坐着我們的哨兵。我們碰到一個村莊，漂亮的青年農民沿着路急急的向司令部趕去，我們知道他屬於我們的戰訊服務部，正在傳遞消息。

大約三個鐘頭以後，我們走到了離戰場三四里路的一個村上。我們隊伍裏面的一個已早到達了那裏，武裝的衛隊給他一起帶走了，也不等我們一下。因此我們在村上絆住了，不能到戰地上去。我咒咀着我的命運。也好，我們可以四面去看看。這小村塞滿了俘獲過來的牲口和軍用品。這裏是載着日軍的軍火，制服，帽子，和藥物，一百匹馬和驢子。牠們準備被送到後方去。在一間房內，我們發現了一個日本俘虜，於是同他談起話來。他是大阪的一個無線電工人，會講一點英語。他似乎並不愁悶，因為看管的人並不拘束他，給他東西吃。他不知道日本軍隊為什麼要同中國作戰——他入了伍，他服從了。

在一塊很大的圍場裏，我們發現從東三省來的三十八個農民，他們被漢奸招募到日本軍隊裏

。那般漢奸告訴這些人，要他們做幾個月的工，付他們工錢。這些人同意了。後來他們發覺他們自己是日本侵略軍隊裏的戴重的牲口。他們拿不到錢，他們一天祇吃一頓。在晚上，爲防止他們逃走起見，日本人把每個人的一隻手鎖在一匹馬腳上。

這些農民真可憐。我們一進去，他們就立起來，揭去他們當作帽子的襤褸的破布，深深地向我們打着躬。這種禮節是日本人平時強迫他們行的，他們很消瘦，很萎縮。他們身上創痕累累，顯而易見他們時常給日本人打的。當他們排了兩列隊伍，遷到向後約四里路的一個村上，我望着他們，因爲我們也要移動。每分鐘這村莊會受到山中漫遊着的日軍的襲擊。我看着那些農民排成兩行，聽見一個八路軍人正向他們談話。那談話的人說：他們現在是回到自己同胞這裏，和像他們一樣的工農軍隊在一起，從此以後，他們都是同志，他希望他們參加到我們裏面，同敵人作戰，爲了全中國民衆較好的生活而鬭爭。他們願意嗎？在這兩隊衣服破爛的人裏面起了一個活動。「告訴我們怎樣？」他們裏面有一個說，於是別的人說，「告訴我們怎樣？」淚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別轉頭去。後來我看見這些人做了扛抬八路軍傷兵的工人。軍隊裏將鞋子和農民的衣服給他們，我看見他們幾個人走下山來，昇牀高高地擱在他們的肩上。兩個人肩着昇床，另外兩個熱心地跑在受傷者的身邊，關切地守望着他，很誠懇的注意，他們恐防他跌下來或是滑下來，當他們的同伴走下峻坡的時候。這些人都有一種深深動人的熱心。他們的臉上顯出真實的歡樂和驕傲

。我同一個傷兵談話，這傷兵由四個東三省農民抬着。

但是用什麼文字去描寫那個受傷的人呢？他是從湖北省來的一個八路軍的農民，他的年紀在三十左右。他年紀很青的時候就加入紅軍了。他受傷過七次，我看見許多黑黑的老創疤。他現在被機關槍彈打傷，鎗彈穿過右臂和胸部。當我說他是一個農民，我並不是說他是一個笨拙，動作遲緩，或思想遲鈍的人。他的面孔很清俊，但是他瘦得很；那一副使你要回轉身來看一看的面孔，流露着智慧和自覺。眼睛大而棕色，現在充滿了苦痛。他緩緩地講話，時而休息一下，他的眼睛把我們一個一個看過來。我們軍隊裏沒有藥可以止他的痛。他問我們有沒有這種東西。我祇有一片安眠藥，就給了他。

這男子有一件事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我們初次問他在什麼地方他受了傷，他說他不能告訴我們。要等我們告訴他我們是什麼人，並向他保證我們決不是敵人而且不陷害他，他才肯說出那個地方的名字。因為那裏，他的同志們還依舊在作戰。

那些解放了的東三省農民把他抬到肩上，帶到一所後方醫院。

我們現在要去的那個後方的村莊不過四里路遠——那是，一哩又三分之一。但是我們費了兩個多鐘頭才到達那邊。那並不是滿載戰利品的大隊牲口阻礙了我們，雖然牠們行動得很遲緩。在我的面前，走着一匹很高很瘦的日本馬，背了兩隻有紅十字標記的大箱。那是藥品。有幾匹驢子

帶着彈藥的匣子。大家遲緩地走動着，沒有一架日本轟炸機來轟炸我們，真奇怪。這裏的道途狹小，兩邊往往沒有逃避的地方。一面，矗立著光禿，筆直的山壁；另一面，是一條河流過的山隙。

一哩又三分之一的路我們走了這樣長久，因為山谷，小路，和河牀上都塞滿了八路軍一整師的兵士，他們是衝到前線去增援林彪的軍隊。我說「衝」，我意思就是說「衝」。他們分成幾隊向前進行，一千人左右一隊。他們飛快的走來，好像還是清早，剛剛從牀上起來的樣子。但實在他們已經走了大半夜的路。他們背上荷了來福鎗（有的兩枝），拆卸的機關鎗，和過夜的毯子他們的牲口不多，牠們都在後方蹣跚的走着，背上滿載軍器和彈藥。一千個人的波浪走過，我們佇立住讓牠們的路；我們向前走不上幾分鐘，又要立在一邊讓另外一隊的人。或者，我們有時停下來，向伸着手衝來的友人歡呼，他們喘息着講了幾句話，就去了，第二批灰藍色的波浪又向我們走來了。

他們下了山，就開始奔跑。如飛的向前進行，他們有一腔熱忱，和一種不用大笑表示出來的狂喜，雖然他們時常發出笑聲，而且不時起着一縷歌聲。我們遇到一整營的人，他們都穿了日本的大衣，有幾個穿了日本的軍服。像這樣打扮的至少有二三千人——我們知道每一件衣服就表示死了一個日人。這些人的肩上都帶着勝利的標記。我們羨慕那些衣服。它們幾乎都是這種秋冬季節的大地的顏色。假使一架飛機來了，一個人祇消立着不動，他就不會被看出。有幾個兵士背上

還帶了溫暖羊毛的日本毯子，而不是那種便宜，灰色，棉布的棉布毯子。他們全體都穿了中國的帽子，中國的軟鞋和綁腿。有種兵士的帽子上印了青天白日的彩紋，有的印了紅星。紅星是紅軍的表幟。還有許多人仍舊穿了領上有紅條的紅軍制服。

我看到一列新的隊伍向我們很快地走來，前面一個人突然喊我的名字，開始向前奔跑。這人走近的時候，我一看是陳賡，那個能幹的青年指揮官，以前是第四軍團第十二師的指揮，後來住第一軍團第一師指揮，後來又做陝北延安抗日大學的營長。他到了前方，現在是八路軍一百二十九師裏的一個指揮。他正固守着東部 *of Yangtze* 附近的一個陣地。我立刻要求他允許我們同他一起去。他不知道怎麼安排。師長劉伯承來了，他說：我們應該問他。我們停立下來，他走了，向下奔到他隊伍的前面，我們走去找劉伯承。我們終於尋着了他和他的參謀部，我們的要求使他發生了不能解決的難題。他不知道前線的情形怎樣，他說，他不知道怎樣來保護我們；或者我們可以在那個小村的政治部裏等候一下。

小村裏的政治部是混亂得很。有兩個人辦着事，但是任何事情他們不知道怎樣做。裏面一個剛整理俘獲的戰利品——軍用地圖，日本旗幟，日本婦女做給日軍防避子彈的「千人針」，和同樣作用的符咒。但後面兩樣東西却一無用處，在戰場上日本死兵積屍數哩。他們都帶有這兩件東西。那個人正在看一大堆的日本紙幣。有四千四百日圓。他授給我們一束。他說這種紙幣絕對沒

有用處，因為我們這裏祇使用中國錢！在山西北部的平型關，八路軍燒燬了好幾堆的這種紙幣，在這裏的戰地上，他們扯碎了幾千塊錢，把它們拋在風中吹散。我就問他爲什麼你們焚燬錢幣，而重視日本的軍火，藥品，衣服和食料？那人答道：錢是沒有用的。於是我很肯定的對他說，將日本死兵袋裏的錢當當心心心地收集起來，集成大捆後送到總司令部，由他們再送交陝北延安的毛澤東，他可以把這種錢兌換中國錢的。每一個人聽了，都很驚訝，但他們却高興地照了我說的做去。後來我看見許多兵士拿出日本錢，送到總司令部去。

這晚上，一個新的俘虜，被帶進來。他是一個隊長名叫崎，是大阪的一個商人。九月十三日他離開大阪，經朝鮮到東三省，在青州住了十天。十月十日他到北平附近的豐台，接着到保定，到石家莊，於是循正太路到平定。我問他爲什麼同中國人作戰，他說中國人好幾年來屠殺日本人。這是他從報上看來的。他又說中國內部很混亂，日本人的生命得不着保障。不過他從來沒有聽見過日本人和別的外國人殺中國人。我告訴他，他到中國來，並不因爲中國人殺日本人，而是因爲日本的軍閥和資本家覬覦中國大量的財富；然而這種財富，他與其他普通的人民是得不到的。他們祇是統治階級攫取他國財富的愚蠢工具。他說是的，日本人民得不到什麼——祇有大人物才會得到一些東西。

他說日本人是爲了正義而作戰，而且南京政府馬上就要與日本講和的。他非常相信日本軍隊

會得到勝利，等南京和東京做了東京的條件講和以後，中國才有和平。我們告訴他：日本軍隊在中國土地上的時候，中國不會有和平——把他俘虜過來的八路軍，其他的軍隊，和中國的民衆要作戰到最後一個日本人從中國土地上逐出去的時候。他聽了這話，微笑一下，好像我們是一些孩子。他對於日本的戰鬪器有無上的信心，而且也不怕把這話直說出來。

後來林彪同他談話。他告訴林彪，照日本軍隊的規則，他決不能再回到日本，因為他被俘過了。他要求一枝槍，或是一把刀，好讓他回到他的師部裏，再重新作戰，挽回他的光榮！但是他和那個也是俘虜過來的工人，同了其他的囚犯們，被送到總司令部去。有人告訴我那工人將留在那邊受教育，至於那長官，司令部裏給了他些錢送他回去了。他不僅是一個商人，而且有銀行存款，靠了他的利息維持生活的，從這樣一個人的身上希望去得到一點什麼出來，那簡直是發瘋。日本軍閥早已告訴他們的一切兵士，說中國人要殺死一切的俘虜。這就是兵士們甯願作戰到底，不肯被虜的緣故。

我對我的同伴說：那工人俘虜看上去十分的愚昧，於是他們把在他的身上搜出來的日記給我看。其中有一段如下：

四 松井的日記：

十月二十九日。在我們出發之前，我們的隊長告訴我們，在 *Chi hung chen* 的軍隊被敵人

攻擊過。我們必須小心。我們在二十五日到了那邊。就在這個地方，我們的一團初次遇到敵人。因為這地方的人民非常的危險，我們殺死了三十多個青年，方才離開。走了很短一段路，我們停下來。今天我們吃黃豆煮飯。很好。」

在這日記裏，沒有一個恐懼的字眼關於日本軍隊拉出三十個年青的中國人民，把他們殘殺，「因為這地方的人民非常的危險。」

在我們今晚過夜的一間房內的黑角落裏，我發現了兩枝玫瑰，半死了。一枝上面有一朵寂寥紅色的蓓蕾。它像血一樣的紅。它在一堆碎瓶，鍋子，椅子，和無數其他的東西上面昂着它的頭。我就在近旁睡下，在一隻狹長低矮的箱子頂上。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

我們同「敵部」一起走到林彪的戰地司令部去。那地方是秘密的，由農民領了我們去。村上一個團部的代表給我們一張紙條送給那邊一個村莊上，在那個村上，一個年青的農民出來領導我們。在村內的牆壁上，貼滿了八路軍的口號，各種布告，和宣言。這裏是共產黨的十大綱領，和八路軍一百十五師政治部給民衆的一份特別的宣言，宣布八路軍的主義，要求民衆合作。這宣言說：

「日本人攻擊中國；他們姦淫擄掠，強搶我們民衆，燒燬我們的房屋，想來克服和毀滅我們

的國家。東三省失去了，現在他們又兇狠的攻擊華北，上海和南京。

「我們的軍隊正開始同日本人作戰。我們必須消滅他們。我們不怕一切。我們痛恨他們一切的行動。我們的軍隊有嚴厲的規則。我們決不強迫民衆替我們搬運東西，我們決不強迫民衆給我們錢。我們照市價買東西。我們決不打民衆或是強迫他們做一切事情。我們希望國人不要怕懼我們，希望我們的兵士和民衆聯合起來，同到前線去作戰。我們要民衆組織起來，我們會給他們槍械。我們必須捕捉一切的漢奸和敵人間諜。我們要在各處駐紮哨兵。有錢者出錢，有多餘食品的人拿出食品。有偽勢力的人們必須投降民衆。有鎗的人必須作戰。我們必須發展遊擊的任務，截斷敵人的交通，攻擊他們的貨車。」

「全國民衆，聯合起來作戰！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現在我們有武裝的衛兵了，這衛兵被我們隊伍裏的一員帶上了前線。這個人是在楊虎城將軍軍隊裏的，方從戰地上回來。他說：一排一排死去的日兵，中間夾着死的騾子和馬匹，橫在路上有一哩多遠，他帶回來幾件從一個長官的屍體上搜出來的祕密文件。

我們在這些圓錐形的山路，走上走下，拐着灣，轉着圈子。我們時常看到飛機。一天中，我們一共遇到了十三架。有一次我們看見三架飛成一隊，後來，五架飛成一隊。它們飛得比尋常的低，在尋覓敵人。我們匍伏在山壁的邊沿，等他們飛過才起來。但是我們的小馬雲南不肯伏倒，

所以有了他，我們很危險。驢子和騾子愚蠢地停下來等着，但是我的可憐的小馬在一個地方，上下跳躍，豎立着，蹣跚着，這樣飛機當然看出牠了。假使飛機不能看出牠，而不向牠開機關鎗，那真不能稱爲飛機。在這條路上，我們遇到好幾隊離開這區域的難民，由八路軍的武裝兵士衛護着，領導着。他們從日本人正在作戰的地方來。有一次，在一條狹窄的小路上，我們對面走來一隊難民，有男，有女，有小孩，有驢子。兩面的人都不能走過。正在這個時候，我們聽見飛機的吼聲，看見有五架筆直向我們的頭頂飛來。能够跑的人都跑到比較安全的地方，但是牲口和難民都停住了等着。當飛機去了，我走到小路上去。年老的農婦們，纏了足，綁着皮，坐在她們的驢子上，一動也不動。在難民的後面，有三個四、五、六歲模樣的孩子，緊緊地靠在山壁邊，他們緊緊地捏着各人的手，呆若木鷄的立在一起。他們的眼睛驚恐得張大了。難民們帶走了他們所有的東西——包裹，一點破衣，和一些家用的器皿。

經過了無數鐘頭的走，爬，和騎，我們到達了林彪的戰地司令部。他一夜沒有睡，現在他同他參謀部裏的幾個人睡在一間掛着軍用地圖的小房間的一張炕上。他們起身的時候，我因爲痛苦得很，就倒臥在上面。從炕上，我望着他們工作。這鄉間佈滿了電話線，其中的一根就接在林彪的司令部裏。徐向前從廣楊村打電話來，報告日本大隊的軍隊正在攻擊。林命令那邊的八路軍後退一些，後來他又命令後退，小心地在他面前的地圖上計劃着後退的路線。八路軍正在等候大

戰。但是日本人已經得了援兵，所以現在從九千個人增加了兩三倍。林彪和他的參謀部都絕對的鎮靜。他告訴我們：「我們不能同他們公開的作戰，他們人太多了。我們要採用遊擊戰。我們要選取我們願意作戰的地方。」所以他們正後退着，注意着，等候着。大戰什麼時候發生是沒有一定的——今晚，明天，明晚。我們都不知道的。

我要求到劉伯承的戰地司令部去。林彪說不能。那是太危險了。日本人太多。假使我要到那裏去，我必須同行動得很快的遊擊小隊一起去。我不能夠走得太遠。所以我躺在他的炕上，聽着斷續的砲轟。我一聽見砲聲就問：「怎麼樣？」林說：「沒有什麼，日本人無目的的發射。我們沒有『陣地』，所以他們做不出什麼來。他們的發射，祇是為了一點心理上的效果。」他微微地，乾燥地笑着。飛機在我們的司令部上囓着，看不見什麼，便去了。

地方擁擠得很。沙定魚大可同我們作比。一起祇有八間房子。我們的團體得到了一間「屋子」——從黃土山崖上掘出來的山洞。在炕上，睡了我的兩個衛兵，我的兩個報界同伴，我睡在屋的一端。在炕的腳邊，一扇門上，睡了「敵部」的蔡成。再裏面一點，地上睡了八個或是十個人，或者再多一點，他們的身底下鋪了稻草。我們大家都淡然處之，我猜想祇有我一個人有點不慣。

我們隊伍裏，有一個人到外面一個村上去看一個朋友，方才回來。他帶了許多寶物——兩枝漂亮的日本手鎗，許多堅硬的糖果，和幾樣提煉過的食物。他拿了開水來，欣奮地調製着從敵人

那裏俘獲過來的提煉品。我們沒有一個人看見過這種食品。但是它是一種怎樣美好的東西。接着是堅硬的糖果——大部分的人們把它們吃了，噓一口長氣，他們好幾個月沒有吃過糖。

「敵部」裏的一員從廣楊村回來。他去把另外兩個日本俘虜帶來。在路上，他看見一隊敵兵走進來，他兜了一個大圈子，後來就把人們領到了那個地方，在那裏，這時候一定在開戰。

下午九時——有人正在談論張學良扣住蔣介石的西安事變，要我作一點證實。我有不少的事情可以作證——這事變發生的時候，我正在那邊。從紙窗的洞裏，我看見外面山上一個新月的光輝的輪廓。近旁有二顆晶亮的星。在窗前，我的小馬嚼着我給他當作食料的稻柴。我們這裏買不到穀。我想起林彪曾送我一匹馬——一匹從日本俘獲過來的馬。他也給我的衛兵三件日本大衣。他將馬給我的兩個同伴騎。此後我們可以時髦地走動起來。在我的四周，有嘈雜的聲音和人們深呼吸的聲音，他們是到處都可以熟睡的。我要同作戰的部隊到戰地上去。我腦中想着如何安排這事。

林彪的戰地司令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

那是早晨三點鐘，我被日炮轟擊的聲音擾醒了。接連很快的發了六響。我起來走到門外去。月亮已過，祇有幾個星星。在廣楊村那一面，一切都寂靜着。我坐在床上，一直工作到天明，旁邊燃了一枝蠟燈。

六點鐘時，每個人都起來了，在這山洞扮演了一齣戲劇。一個充作日本軍隊翻譯的中國學生被俘虜了，帶了進來。他說他是瀋陽日人創辦的警察專科學校裏的一個學生。他也「管理」着被捉的中國俘虜。他被審着，他辯護他的案件。他坐在我們炕的邊上，我們的好幾個人也坐在炕上，我倒在牀上聽着。那可憐的青年是「被迫」去充日軍的翻譯的。他們強迫他，強迫他，強迫他！爲了表示他的誠實，他哭泣了。我們的人們靜默地傾聽。有一個是頭腦非常的簡單，因爲他對我說：「那個人是沒有政治意識！」

我答：「政治意識，天！」日本人把農民們鎖在馬腳上，防止他們逃走；但是這傢伙從來沒有被鎖在馬上或是任何東西上。」好許多人同意我的話，蔡成的面上帶了冷酷的，憎惡的表情。從我們北面和東北面的一帶地方，時時傳來炮聲和飛機炸彈爆發的聲音。

「敵部」收到新俘獲來的日方文件。裏面兩份是南京中央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祕密文件。這兩件文件充分載明詳細的南京軍事計劃，在某一個時期，軍隊的駐地和配備，和中央的抗戰方略。還有每一種類的地圖。這些文件昨天晚上從日方俘獲過來。這裏，在我們的手中，攤着從敵人那

面所獲得的最秘密的南京的文件。

林彪的戰地司令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

這天晚上，當影子開始把深峽變成了黑穴的時候，我立在一個土台山的頂上。一條滿是尖石的狹徑，從一個長長的暗狹裏引出來，在石堆的四周繞一圈，便筆直的向上，直到我立着的這個地點；於是它又迅速地跌到一個通到北面去的另一山峽裏，在這個地方，它就傾入了一個從東到西的山谷中，兩萬的日軍正在這山谷中向西朝着太原城移動。

長列的中國兵士正在跑上這條狹隘的石徑，用了驚人的速度前進。他們穿了灰藍色的棉布衣服，他們的鞋子是軟底的布鞋。許多人穿了草鞋，幾乎每一個都不穿襪子。在他們的頭上，翹出着上了刺刀的鎗頭，有些人帶着機關鎗。在他們的後面，騾子吃力地走着，在軍火的重負下喘息。

在每個人腰邊的袋裏，是許多的手榴彈，在他們的背上，是一個小小的四方包裹，圍着灰布的毯子。這兩營從江西來的紅軍正趕着去作戰，用兩百里一天，世無其匹的大步趕着路。他們是

去側擊向前的日軍的。

夜的影子加深起來，人們盤曲的隊伍溶化在下面山峽的黑暗裏。一個接着一個，人從黑暗裏跨出來，沿了小徑走去，接着又投進了黑暗。每一個人在我的面前經過三四秒鐘，他走過的時候，他向我回過他的臉來。他不說一句話，不過像一個影子似地走過了。他的軟底鞋不作一點聲音。有時候，一枝來福鎗撞擊着一個人的背上的鏟子。有幾個影子般的輪廓在喘息，他們的臉發出汗水的光。但是沒有一個鬆緩了那種比普通兵士們快到兩三倍的飛速的步子。

當每一個輪廓從影子裏跨出來的時候，中國人民的面貌和身材在我的面前走過了。這些面孔是在幾千次的戰爭中模塑出來的。他們像鋼一像的強壯，結實，冷酷。但是他們身上沒有殘忍，沒有愚蠢，沒有呆鈍。他們有一種活潑，重要的自覺。現在他們看見一個外國人立在他們隊伍的後面，他們祇表示了一點驚奇。大家都知道那裏是不會有敵人的，所以許多人微笑着歡迎，但是不說什麼。有些人像最強健的西洋兵士一樣的高，闊，有些比較的矮小，但很結實，他們像背運軍火的幾隻牲口一樣的健強，有些人瘦而剛健，有幾個是中年人，樣子像一家之長，有幾個還祇二十多歲，在他們閃耀的眼睛裏有着少年的光輝和偉大的夢幻。

一列過去了，我面前的路上沒有一個人；後來從黑暗裏走出一個農民，像一切的農民一樣，他穿了藍的斜紋布，頭上裹了一塊小手巾，在額角的兩面打了結，兩端像小小的翅翼又開來。這

些農民在每一列的前面走着，領導兵士走過小徑，而八路軍同這些人聯絡得很密切，所以他們毫不懷疑的跟着農人向前進行。農民們也向我轉過臉來，一點不鬆弛他們飛快的步伐，就在外面的黑暗裏沉沒了。

我好像覺得我正在中國的歷史中，世界的歷史中，經過一段最偉大的時間。這情景好像並不真實，然而却同石崖一樣的真實。鐵的中國人的命裏，注定了去決定整個東方的命運，全人類的命運，他們從黑暗裏跨出來，走過了，於是用了飛快沉默的脚步重新又投入了黑暗。一個巨人走過了，我必須要喊出一點什麼東西，因為他向我回過他的頭，笑着，直到他在黑暗裏消失了。

人形出現了又消失了，我興奮極了。我願意跟他們去，同這些命定的人在一起。但是夜來了，而我仍舊立了守望着，等候着。於是再沒有一個人了，我獨自一個立在山頂上，向下看到黑暗的山峽裏。我聽見一條小路上有一個衛兵奔跑着，喊我的名字尋我。他來了，我們肩並肩，手攏手的向下奔到另一條小路上，這路俯視着那些出征者在裏面消失了的山峽。我們聽不到，也看不到什麼東西。我們奔上一座較高的山上，但是仍舊看不見聽不到什麼東西。現在我的另外三個衛兵也加入了我們，我們三個人從這座山上，奔到北面能够俯視日軍正在走來的那個山谷。一座長着一叢松樹的山在那邊矗立着，我們飛快的向它走去。一個聲音喝問我們往那裏去，我的衛兵們答着，於是那聲音喊，「過去。」我在松樹邊的山頂上兜着，碰到一大隊寂靜地立着的武裝兵

士。外面，非武裝的人們的黑黑的輪廓移動着，守望着外邊的山谷。

林彪和他的參謀部在這座山上。總參謀走到我這邊來，握着我的手，在山丘上迂迴地領我到一條低低的泥堤的後面。我們坐在地上，這樣祇有我們四個人的頭可以在堤的上面看見。在我們的外邊，躺着那條日本人正在走來的長長的山谷。我們看不見任何移動的人形，能夠看到的恐怕祇有日本人了。因為近邊鄉間的市鎮和鄉村都在燃燒。廣揚村燒着，東北面的上龍鎮和下龍鎮，西面的 Santa，也都是火光。

在東面的山邊，不時發出火花，於是沉靜的閒歇，跟着是砲彈的炸裂。兩邊日本的大砲正在轟着近旁的山邊，想偶然的擊中一點東西。東面山谷下面，傳來機關槍重濁的聲音，偶或有來福槍射擊聲，似乎人們正在小心地選擇着他們的目標。在出征者走過的那方面沒有聲音傳來。他們在前進着的日軍面前，越過山谷，再走入東北面上龍鎮邊的黑暗的山峽裏。四千個日本人在我們脚下的山谷裏，而一起有兩萬人向這個地點會攻。他們的人數超過我們四倍。林彪和他的兵士小心地走過山，再向燃燒中的廣揚村走下去。

在這些窮苦的村鎮裏，有什麼東西可以燃燒的呢？建築物是泥和石子造的，裏面的炕是泥的。那邊留着的祇有器具，箱子，椅子，和桌子。但是最重要的是農作物。在屋子平坦的泥頂上，農民們堆聚了他們一年的收成。他們在那裏堆了黃色的穀，玉蜀黍，高粱，冬天喂牲口的稻柴。

那裏也堆着成堆的柴薪和小的樹枝，那是從山邊收集來預備做冬天的燃料的。一切都燒了。日本人拿走了他們心愛的東西，拿走了民衆的心血，把其餘的都燒了。在我的腦中，生出了一幅古代在韃靼人鐵蹄下的一座中國城市的圖畫。

林彪昨天對我說過：「我們不能同日本人作戰，他們人太多。我們在這區域的兵力是比較少的。我們是在敵人後方的僅有的部隊，這裏和山西北部，然而敵人却有兩萬人，單單在忻口，就不止這個數目。我們能够做的祇是把敵人截成較小的部隊，祇要可能，再隨地把它們殲滅。我們可以困擾他們，截斷他們的交通線，使他們得不到援兵，得不到糧食，得不到任何種類的東西。我們在這裏已經把正太路拆斷好幾段。日本人正在預備重建這條狹隘的鐵路，把它放關，好使平漢線的車輛在上面駛行。他們也想像在北面的大同也想像這樣做。但是他們的工作是非常困難，他們建築好的，我們就把它們破壞。」

我們回到司令部去的時候，天已經晚了。山洞裏除了三個人都已入睡，這三個也是到山上去的人。但我們一回來，睡的人起來或是在他們的牀上坐起來，問我們看見些什麼。有三個人走出去看夜戰，但今天晚上，不會有大戰。那是一個漆黑的夜，你認不出誰是友人，誰是敵人。

我們中有幾個人希望這天夜裏得到一個勝利，來慶祝十一月七日。但是祇有小戰，我們的軍隊整夜都在變換新的陣地。日軍的砲彈聲，和間有的機關鎗聲，擾醒了我們。吃過早飯，我們互相告訴着，我們預備到一個守望處去觀戰。

我們想到戰場上去，我們的願望是達到了——因為戰場到了我們這裏。它在日本野砲轟擊的形式下走來了。我們是在天井裏，手裏拿了玉蜀黍的碗，當第一個砲彈在幾碼以外爆裂開來，把一匹驢子，和約有一噸模樣的泥土舉到一百尺的空中。我們以為這是偶然的，但是第二顆的砲彈又飛來了，我們聽到爆裂時空氣的磨擦聲。我們一無辦法，祇得在山洞裏吃完我們的早飯。而且也沒有理由去停止吃飯，因為假使砲彈打不中我們，我們便會錯過一頓飯，假使打中我們呢，那麼一頓小小早飯的損失對於軍隊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所以我們仍舊吃下去，當另一個砲彈在司令部外面爆炸開來時，我們勉強的互相微笑着。蔡成伸一伸眉頭，對我說：「你要到戰場上去？」

大家爭論起來，其實也並不需要，所以我再吃了一點卷心菜，承認了這事實。但是這是我第一次被野砲轟擊，我必須承認我是胆小的。男子們討論着砲轟的原因。他們說：間諜是不會有的，在司令部的外面，一條高的堤上，立着一長條落差的衛兵和軍隊，看着大砲和機關鎗發射來的那

個方向。日本人無疑地已經看見了他們，對他們發射起來。

接着一個哨兵蹣跚地走進我們的天井，血從他的嘴上和鼻上衝出來。他大腿上吃了子彈，跌下來，弄破了他的面孔。他是一個不到十七八歲的孩子，他的手痛得發着抖。因此我就開始我的急救工作。我正忙着包紮的時候，一個命令從林彪那裏發來，叫每一個人移到後方，因為這整個的地方立刻要變成一所戰場。林彪接着親自走來，告訴我們回到總司令部去，因為我們的軍隊正在繞着司令部後面的山峽移動，欲引日軍深入。他說在這整個的區域裏將進行遊擊的戰爭。他說話的時候微笑着，但沒有高興的樣子。

立刻我們走到司令部後的一條小徑上。我們迎面碰到一隊趕到戰場上去的醫生，男看護和担架隊。這些醫生和看護都是工人和農民，前幾年在江西瑞金附近的紅軍醫科學校裏訓練出來的，雖然在最近的兩年中，陝北的紅軍醫科學校也訓練了不少年青的男子。接着在我們的後面，祇見飛快地移動着的人和牲口從小徑上經過。我們的一團軍隊正開拔到新的陣地上去。他們追上了我們，我們的團體便同他們混在一起。他們立停，在前面長長的山峽裏佔據了陣地。農民們從一個附近的村莊上湧出來，盡可能的帶走了一切東西。我們看見幾乎一切的男子都沒有逃走。難民都是婦女和小孩，老年人和年輕的孩童。一個指揮官告訴我們說：四千個敵人正向這個山峽走來。

向前走了幾碼，我們看見一隻飛機。今天我們是第一次看見。當它慢慢地是我們頭上飛過的

時候，我們躲避了。一方面我們必須服從命令，但一方面我們却渴望着留在後方，觀察真正的作戰。我們有幾個人爬到一個山丘的頂上守望，但看不見任何敵人的形跡。另一架飛機在我們的頭上嗡嗡飛來，但顯然沒有看到什麼，我們辯論着，那一種比較壞一點——一架飛機和一尊野砲。我堅持說我們可以聽到一架飛機飛近來，但一顆砲彈，會突然在你的近邊爆裂，事前一點也不知道。於是，正在這時一顆砲彈帶着嗖嗖的聲音在下面山邊的某處爆發了。這似乎證實了我的意思。

不久，我們在山脈中筆直的向南騎着，和步行着，這些山從腳到頂形成了一個土台。我們在兩旁可以幾哩路遠的看到土台的無邊的海。泥土有時候是紅的，藍的，或是綠的，全部的景物發出一種極度美麗的珠光。許多土台的外形像一條起着漣漪的湖。在旁邊幾個土台山上，農人已經種冬天的農作物，全部的土台已經被犁過了。但是人很少，或是竟沒有，假使日本人不打退，明年在這區域裏將有一個飢荒。

幾天以前，在我們駐紮過司令部的 *Malden* 城前，我們躲避另外兩架飛機，接着走進了這城的門口。城內人跡全無，我們的馬在圓石的街上發出蹄聲，在杳無人居的建築物上起了回音。宣言，宣傳品，口號，向了空洞的空氣喊着它們解放的消息。一個孤寂的男子從一條狹弄裏走下來，我們問他民衆在什麼地方。他說：他們已經與八路軍一同走了，戰事是這樣的近，我們的司令部遷移以後，他們也不願留在後方了。

我們走前去，我得知我的小馬有很好的記憶力。因為他尋到一條弄，向他以前的廢房筆直走去，我拉也拉他不住。

我們在一座建築物裏發現了一隊我們的軍隊，留在這裏充作哨兵。因此我們和我們的牲口休息下來，煮了一頓玉蜀黍和胡蘿蔔。我們於是沿了一條在石子底上滔滔滾着清深的河岸，向前騎去。我想在別種情形下，這河是美麗的。但是現在河的溫聲使我們聽不見飛機的飛近。太陽照臨河的流域，但河的兩邊却結了冰，而幾條傾入這河中的小小的山川，當我們倒下來的时候，已經結冰了。我們越過這些山川，我們的馬踏破了石子間的冰塊。這裏整個都是和平，爆裂的砲彈聲並不達到我們。兩旁有幾個山是石子的荒地和毛的泥土。但是祇要人力能够做到的地方，農民們便修築了一塊很好的泥土，有十尺高，四面圍了選揀出來的長石塊。在這些台地裏包含了幾代的心血。

夜來了，我們仍舊遊着，埋怨我們自己在 *Matang* 徘徊了這麼長久。犀利的寒冷與黑暗俱來，它使得騎馬發生了困難。時候是九點鐘，我們在一個農民的屋內停下休息。我們說：我們既然來了，我們就多耽擱一會吧。因此我們大家爬到暖炕上，有的坐着，有的睡下，談論着戰爭。農民們替我們煮着玉蜀黍。他們除了幾個小小的山芋，沒有別的蔬菜。他們把這些山芋洗了一下，連皮投進了沸滾的玉蜀黍裏。在村莊上沒有鹽，沒有脂肪，沒有雞蛋，這是因為沒有雞。農民們向

我們訴說前幾天有一隊流浪的人，到這裏來，他們自己說是從八路軍裏來的。農民供給他食物，但他們走時一文也未付。所以人民上了他們的當。農民說那些人是遊擊隊，一個銅元也沒有的。

事實上，遊擊隊是與八路軍聯絡的，而且是八路軍組織起來的。他們也時常沒有一個紅色的銅元。所以我們就替我們的同志們付了錢，又出發了。兩個年青的農民做我們的嚮導，和我們一起走。在我們的面前，好像有無盡的路。在半夜裏，我們到達了一個離總司令部沒有幾里路的村莊。在這裏，我們的戰訊服務部駐紮它的總部。他們在一間農民住着的房內安排我們過夜。我們像罐頭裏的沙定魚一樣地蹲在炕上，我們隊伍裏有幾個人在泥地上鋪了稻柴，就睡在那裏。

我們給冷得厲害的早晨擾醒了。村上是這樣的貧困，連馬料也沒有，我的馬和驢子和我們其餘的牲口都吃不到東西。他們嚼一點乾稻柴。因為沒有牲口，這裏沒有牲口住的廄房，我們的馬便拴在天井裏。我記起我有一次是怎樣的吃驚，當我看見兵士，連同他們的牲口，駐紮在北平天壇的美麗古老的建築物裏。我不知道我們會不會這樣做，假使真是這麼需要的話。我們確確實實地把我們的牲口放在幾個農民家的天井裏。那些農民歡迎着我們，並不覺得有點異樣。這足以告慰我們的。他們屋內僅有的食糧是玉蜀黍、南瓜、大蒜之類。他們沒有鹽，沒有油，他們恐怕連糖也未嘗過，我在一個農民家內，看見農婦當她的丈夫尋覓物件，看上去他們將這一樣東西插在泥牆上而現在找不到了。他們仔細的摸着每一寸的牆土，後來他們找到了。——這是一根針。

這是屋內女主人的針。這根針是家製的，既粗且大，但要_做這麼一根針也真不容易。我就在襟前衣袋裏抽去一根細針，送給她。她以為這是一件大禮物，叫了鄰舍的一個農婦來看，我也給了那農婦一根，這樣我們就成了朋友。她們一定請我吃她們的玉蜀黍當早餐，後來我們走時，她們領我們到村外，並指點前面的途徑。於是我們走過凍土與堅冰的草地而赴總司令部。

五 隨八路軍司令部參謀團視察戰區

——八路軍之總司令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

這整個的區域已組成了游擊隊，距司令部四里有一市鎮，內有三百名游擊隊員，距此五里又有二百名來自揚泉 (Yang Ch'ian) 的鑛工。我帶了衛隊數名往彼村替鑛工拍照。我們的軍隊已發給他們制服與鞋襪；他們已有鋪，其中老少都有，年紀最幼的有十八歲只佩大刀一把，餘者都是成人，大半在廿與卅五歲之間，此外也有幾個年紀稍長的，他們都是良好的貧民，有認真的頭腦，堅決的志願，富有思想而稍具保守態度，可是又很友善。

距此數里有東三省義勇軍八十名，都是北平學生，本區域內目前共有二千名游擊隊員，都是在一月以內組成，有些自司令部到後才組織的。

著名的丁玲女士所領導的戰地服務團已到了總司令部，他們向人民和軍隊作各種宣傳工作，他們也排演戲劇——戲劇團的人才最好也最多，他們教百姓唱愛國歌，有時也演講給他們聽，服務團內也有將他們的經驗寫下來的。

丁玲講給我們聽許多旅行的故事，他們怎樣從山西北部沿鐵路到太原，再轉入山西東部等等經驗；他們僱了七只驢子載他們的鋪蓋，其餘的行李自己攜帶，一路沒有車馬，只得徒步前往；沿路從這村莊到那村莊隨時表演戲劇；半途也曾被日機轟炸，但他們不顧一切仍然勇往直前，到處喚起千萬民衆，叫他們武裝組織起來。

我們從外界所得的消息是片段的，我們只知道日軍已從山西北部的忻口前進，在那邊抗戰的華軍已經退了。我們也從賀龍軍隊得到報告說：有許多來福綏，機關鎗和各種軍需品留在後面，至於那方面留下的沒有人知道。無論如何，八路軍取回了這些軍器，從賀龍部裏我們也不時得到每天勝利的報告——譬如華軍奪得或毀壞多輛日方軍用卡車；在某處日軍死傷百餘等等消息。但是八路軍主力兵向東戰線撤退，使北部的前線微弱了，只有八路軍的一小部份仍留在那裏，他們散成小組，以小組而在大區域內作戰是不會有什麼勝利的。在極短期間組織訓練成的游擊隊雖已達萬，可是還不够，況且其中有鎗的不到一半。過山在我們剛離去的叢山中（這種山面向前線）每天有激戰，但都是散漫的小組戰鬥，日軍學會了八路軍攻敵軍背面的戰術，可是不敢用游擊隊般的小團體，他們總是大隊出戰，一萬人馬大隊衝過廣陽村的山谷，八路軍時時遣軍阻擊他們，那區域內的戰爭都沒有什麼結果，可是雙方死傷人數很多，八路軍傷者較死者爲多。

榆次方面的戰事，日軍企圖包圍太原，每天有大隊日機轟炸太原城等等消息不絕傳來。太原城中居民大部他遷，剩者無幾，還有幾個新聞記者留在那裏，他們盡日不得飽腹，因為有了錢也無處買糧食。Gen Pata說：假使兵力增多並有銳利的軍器，我們還能奪回太原。

日軍又侵入廈門，開始實行侵佔中國中南兩部的戰役，南京的親日派又宣傳與日講和，在南京組織偽政府正是日本的政策，現在很危險，恐怕這般親日派要實現日人這種政策了。

我們在這裏討論九國公約簽字國的會議，正當簽字國會議的時候，日軍開始實行侵佔中國中南兩部的計劃，我們希望得到本星期的報紙和雜誌，可是等送到我們，那恐怕已是數星期前的老新聞了。

今晚戰地服務團在這村莊的街上表演了一次，他們將一處城門做了戲院，離地六七尺橫過城門，又築了一個戲台，用紅布作為戲幕，他們在這臨時戲院裏就表演起來了，觀眾塞滿縱橫的街道，甚至於屋頂上也都是人。戲台上只有兩只掛燈。

這服務團實在從事很有價值的工作，他們將中國古時的說書和現代的戲劇合了起來，他們也發起將新聞或外界傳來的消息，編成歌曲大家同唱，這很像中古時代的吟遊詩人；他們唱的時候還有絃琴大鼓和拍板伴奏。

有一個演員走到幕前一手拿着一對拍板給自己的脚步打拍子，嘴裏用古式歌謠的體裁述說中

國共產黨的十條主義；他先用詩體說一遍，自己再用滑稽的口吻解說一遍，常常引人哄然大笑，還有一齣，有一個盲目的吟詩人，帶了音樂器走到一個人家將各處前線的消息唱給他們聽，他說他也有八路軍的消息，這是指朱、毛的紅軍，他也唱陽泉鑛工所組游擊隊，與日軍抗戰的消息。

這一晚有兩個學生，從東北學生組所在的村莊來司令部拜訪我們，他們從太原徒步到這裏，目的就在找八路軍司令部，他們聽說司令部在河北邊界上，他們也找遍了山西東部，原來這般東北學生要來加入八路軍抗戰，我和兩位代表談了片時，我覺得這些學生還沒有測底明瞭八路軍的真像；他們都是富家之子，身穿摩登服裝，可是他們的政治思想反不如當地農民，我問他們預備做什麼，其中一個說：「有一部份預備加入軍隊，還有一部份預備入政界工作。」這話完全像美國一般政治家的演說；我問他在什麼學校讀書，他說了一個美國學校的名字，不是虛說，美國教育的確在每個中國青年腦子裏留下很深的影響，這般青年的思想完全根據賺錢和便宜主義，他們缺少誠懇的政治觀念，他們唱「踏入政界」的高調；很好，給他們一個機會嘗試一下，我敢保在八路軍內一月工夫他們就會得到許多教訓，他們將明白這次抗戰的意義，中國現今的各種問題以及他們自己對於這種問題的愚昧無智，我不知道在這些貴族子弟內有多少肯在八路軍內住滿一個月，請他們看看禮普因長途步行而流血的雙足，他們就會明瞭「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話的真意了。

山西東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

今天我們得到太原失守的消息，傅作義將軍帶領部下六千人死守太原，至今還沒有得到他們生死的消息，也許他們已爲國犧牲了。閻錫山將軍部下只剩下一萬人，餘者都已陣亡，他的財產也被搶奪一空；日軍將他的軍隊蹂躪得不成形，正如毀滅中央軍一樣，日軍在忻口所用的砲彈都是從閻將軍隊裏得來的戰利品。在廣楊村方面，日軍的主力軍數在二萬以上，但是他們尚未經過八路軍正在襲擊的山谷，他們在大砲飛機掩護之下，繞道山谷的北部，八路軍沒有這種軍器，沒有一個飛機來助戰。

昨晚林彪和劉柏典來司令部開會，明天我們又要調動了，八路軍將重新配置，決定始終駐在黃河以北組織民衆，武裝民衆共同抗敵，直到日軍全部退出爲止。

當日軍佔據太原時，僅剩一所空城，日軍共有八千人沿着滄蒲鐵路一路搶劫擄掠附近的城市和村莊，但是那地方的人民早已逃避一空了。日軍就在村莊附近駐下，掠取一切財物和農作物，可是他們找不到一個中國人幫他們忙，那裏的游擊隊始終不肯投降日軍，他們寡不敵衆，爲避免無謂的犧牲所以預先撤退了。

今天我又去拜訪鑛工游擊隊，我和在廣楊村助戰的三位鑛工談了片時。其中一個將他的歷史講給我聽。他說：他曾在馮玉祥部下當兵，後來又在河北唐山開灤裏做鑛工，自日軍侵入華北就失了業，又在山西北部的大同鑛裏做工，在這鑛裏，他每天賺兩三角錢過着狗一般的生活，當共黨開始組織民衆的時候，他就被捉去判定了十二年徒刑，關在太原牢裏，後來日軍進犯，中央軍建築國防線時，又被放出來，送到陽泉去組織鑛工游擊隊，那時鑛業已停工，只有鑛工二百名還在那裏，他就將這二百名和其他鐵路上的工人，聯合組成武裝游擊隊，當日軍前進時，這隊人就將鐵路毀壞阻止日軍，他們也幫助八路軍毀壞其他多處的鐵路，從十一月二日到四日他們又在廣楊村助八路軍抗戰，促成了十一月四日夜的勝利。

游擊隊的家眷也隨在後面，禮普有一次和一個游擊隊員的老母談話，這位老母已六十一歲，雖然白髮斑斑，他還是身強力壯滿心好戰，她說她有二子，一個已加入本地的遊擊隊，另一個在義勇軍裏，她還說：「你們不要看顧我，我命令你們前進殺敵。」她現在跟着長子的遊擊隊替全隊的人做針線織絨線襪等，她髮做全隊的母親了。

當鑛工從陽泉下來時，他們目睹許多被殺的青年死屍，有幾處日軍從每戶捉去二、三青年，將他們殺了。有的日軍將全村的青年一併殺死，用繩將他們綁在一起，再用刀劈開每個人的頭顱，總而言之只要是活的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人——遇見日軍就沒有生路。鑛工說：起初有許多人

看着日軍前來，毫無懼怕心，可是現在他們知道日軍的慘暴無道，他們才知道「被日軍佔據」的眞意，他們不再袖手旁觀而向前抗戰了。

除了他們的言語之外，我簡直忘了我是對中國礦工和他們的妻子兒女說話，世上各國礦工多少有些相像，他們樣子相像，行爲也相像，他們也有被煤渣擦破的雙手，他們有一種決然的氣概，一種堅決的態度中，還帶些友善之意，他們的智慧使人自動的對他們發生尊敬之心，他們有同樣的問題，但是中國礦工的問題，較美國礦工的問題更複雜，更難解決。他們述說困苦的生活情形，因組織而生的奮鬥和他們被監禁的種種酷刑，可是當日軍進佔之時，他們忘了一切痛苦。武裝起來爲國禦敵。雖然如此，他們却遠勝於他國之被壓迫者，因爲他們有八路軍，就是工人和農民所組成的軍隊做他們的後盾，幫助他們，訓練他們，招他們入伍。

我們遇見武裝的礦工保護婦女們到後方去，這些婦女或許要被錯認作歐美礦工的妻女，像她們的男子一樣，她們是堅決的，也許更堅決些，她們披着頭髮很穩固的站着，有時兩手叉腰或交胸亭立；表示她們並不懦弱。

離開這些礦工後，我覺得自己不過是一個平凡的作者，一個旁觀者，我看見他們大而粗的手，那破爛不堪的布鞋和漲滿了污泥的衣衫，我知道我不能和他們一起在這種環境之下生活，我還是一個說故事的人，一個旁觀的寫作家，關於中國眞情的故事，一定要中國工人和農民親自述說

，如今這已是不可能的了，和我同工作的人雖然也是中國人，可是我不相信他們能將中國人民抗戰的真情描寫出來，因為他們也沒有經過民衆的艱難困苦，譬如徐全就是一位講究外表形式的人。

若是有人問他一本書的好壞，他開口就討論這書的體裁格式，然後才能從他探得些這書的內容，反之，禮普就先注重內容，然後才談形式，這話很對，可惜他現在的生活太艱難困苦，使他不能利用他的經驗，再這樣下去，恐怕他將成爲一個無熱情的人了。我所寫的並不是中國爲自由而抗戰的精華，乃是一個觀察者的記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我們每天向西南移動七十至九十里之路程，今晨天明，當我們離開這裏時，就將「我們的」村莊交給劉柏典軍隊，這隊裏的人有些是從正太鐵路一帶調來的，他們將佔據山西東部，也要把人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用遊擊戰去和日軍周旋，八路軍的其他部份，仍然散在山西東北和西北和河北省之北部直入察哈爾，綏遠一帶，有一部份將佔據山西西部組織民衆，預備開始延長戰爭，今天在路上遇見 Chen Kou 團長，和他部隊一同步行，他向我笑笑舉手行了個禮，他正

經過一村莊的街道，我們的方向恰與他相反。街上擠滿了兵士，人馬的腳步聲，鋼鐵相擊之鏗鏘聲，雜在一起隆隆作響，莊那邊有整列的樹林，可是樹葉都凋落了，地面上有寒霜，時已初冬

矣！

後來我們停止前進，讓過一羣從日方擄得的戰馬走過，約有三百多匹，其中沒有受傷的背上載了許多戰利品，也有許多是有病或受傷的。這些馬都是日軍從東北人民家裏掠奪來的，一看他們的外貌，就知道曾受過很殘暴的待遇，過份的工作，使他們精疲力盡了；在我隊裏也有兩匹這樣的馬載着行李，可是我知道他們活不長的，現在已經無法挽救了，他們的精力已耗盡，雖然載着很輕的貨物，他們還嫌太重。

我們經過每一村莊時，街道上都集滿了人，看我們，八路軍從未到過山西南部，所以當消息傳來，有一軍隊要到的時候，人民都逃了，我們到處解說八路軍的真像，宣傳共黨的主義，叫他們不要怕，將婦孺領回來，兵士會保護他們的。

有許多逃難的人都搬回來了。他們在路旁用泥磚做火爐，用大鐵壺煮水，在爐前擺幾張桌子，用陶器碗注滿了茶給八路軍喝，我們剛喝完，他們又來斟滿，所以我們一氣喝幾碗。農民在旁邊雙手遞水給我們，農民這種熱誠深深的刻在我們心坎上了，有的地方農民還供給我們小米粥，他們盡量的給我們吃喝，可是一個錢也不要。

我們經過了冰凍的道路和半凍的河浜，今天旁晚才到了一個村莊。我們所住的那家很怕我們，他們把婦女關在一間屋裏，不讓我們進去；我們屢次告訴他們不必害怕，八路軍是不會損傷她

們的，可是她們始終有些怕，今晚他們要求在我們兩個屋子裏，每一間睡一個人，我問他爲什麼，八路軍的一個守衛兵對他們說：「你要睡在我們屋裏是怕我們偷東西，可是我們是誠實的工人和農民組織的，我們不偷東西，我們是來保護老百姓的。」他還接續的解說，可是那人還是懷疑，他不賣給我們雞、鴨、雞蛋和青菜等，因爲他怕我們不付錢，他也不租給我們驢馬，因爲他怕我們不交還，他已把牛馬趕到山裏去了，我們的一個衛兵隊催迫他去拿一只驢來借給我們，那人來和我說他拿就去拿，可是不出於情願的，我就對他說你就是要我們先付錢也可以，假若你實在不肯借，我們不用驢子也行。

我這樣說了，他也無可奈何，他們想我們這般所謂保護者，反而給他們許多麻煩，可是今天晚上，有人在街上一面打鑼一面喊着：「開會，開會。」全村的人都出來聚會，我們住的這家留下兩個壯丁保護他們的婦女，八路軍兵士留在這裏組織遊擊隊，他們也希望農民組織救護隊，幫我們搬運傷兵到陝西省，對於這些工作最活動的就是朱德的夫人康光清很熱心的從事這些工作。年老和年幼的組成自衛團，保護他們的家和村莊，壯丁們都組織成遊擊隊。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天氣冷極了，我只能走走憩憩，我們的軍隊塞滿了整個山谷，看下去人山人海不停的蠕動着

，隆隆的馬蹄聲，乍聽上去好似遠遠有飛機來了，他們一面進行一面唱，走到山谷狹小的地方，他們的歌聲充滿全谷，更響亮了。

當我們的馬踏進淺水渡河之時，他們腳上的毛都結冰了。

我覺得非常疲倦，地面和河面都蓋着一層薄冰，清晨的寒氣襲人，軍隊的歌聲也不能使我興奮，我身上長了虱，昨晚曾捉住一個，並且到處覺得癢，晚上不能入睡，小小的動靜就能把我驚醒，可怕的虱子使我身心不安，有一次賀龍對我說，若是我身上沒有虱癢就沒有資格做一個紅軍，我和他們辯了半天，今天早晨我覺得我已被他們同化了，也不在乎虱子了，別人都有虱子爲什麼我不可以呢？

今天我們足足休息了一點鐘，戰地服務團離我們很近，有幾個人在跳中國土風舞，他們的樂隊就是一架口琴，丁玲和我教十二個人跳“Virginia Reel”美國土風舞，他們很高興的放下荷包和槍，開始學跳舞起來了，他們的笑聲喊聲再加上山谷中的回聲引了大羣人來看，看得高興時，兩只手替他們打拍，可憐那吹口琴的樂師，用了全副精力終難在人羣聲中爭得半些地位。

舞罷繼續前進，夜間到了孟縣，我們就憩下了，將近孟縣時我們經過兩堵高聳的崖壁，有一堵崖壁邊上站着兩排人，他們是遊擊隊，來看我們軍隊經過的，一個領袖站在他們面前，一面講

，一面指點着。

孟縣是一個小市鎮，只有數千居民，有兩條大街，一條大街的一端有個很大的孔廟，他們正在招集民衆到廟裏去集會，這時候大隊武裝人馬，從鄰鎮來了，其中有一個是強壯的青年婦女，一個小郵局的局長，常常很興奮很熱烈的贊許朱德將軍和八路軍，今天聽說八路軍來了，他不顧一切直跑到久聞大名的朱德將軍面前，親自和他談話，他覺得非常榮幸，從此常常對我們說：他曾和朱德並排走過路，他覺得朱德和平常人一樣樸素、簡單，且富有誠意。

那晚我要寄一封航空信到歐洲，這可把這小郵局鬧得天翻地覆，他們馬上把在外面看熱鬧的郵務員叫進來商量，起先他們議決沒有法子寄航空信，過一分鐘又議決說寄是可以寄，不過要三塊錢。站在我旁邊的禮普聽說寄一封信要三塊錢簡直是罕事，後來嘴裏不住的自言自語說「三塊錢！三塊錢！」

郵局爲了一封信若用去三塊錢郵票，那麼局裏只剩下兩塊錢郵票出賣了，後來那位小局長到聚會處找我很誠懇的對我說，我們這裏不能寄航空信，我那封信只要五角錢就能寄出去了，禮普大笑了一陣，這位局長非常高興，因爲他替一位中國的朋友省了錢，他趕快把這件事告訴旁邊的聽衆。

他一心願意和一位中國的朋友親善，我四圍其他的人也有這種精神，使我心中難受，但是當朱德帶兩個日軍俘虜來的時候，我就不再難受了，大家都站在路的兩旁，一面唱國歌，一面看朱

德走過去，的確是很動人的一幕——八路軍的總司令朱德將軍熱烈的被鄰近遊擊隊歡迎，不但如此就是市鎮的警察，山西軍隊，和地方上的全國救亡協會都歡迎他，小學生們也用清脆的歌聲來迎接他。

這時已經旁晚了，朱德的形影還可以隱約的看見，兩個俘虜坐在朱德旁邊，當地縣長很簡單的講幾句，他說每個人都知道朱德這個名字，好幾年來已經聞名了，現在他來了，我們全鎮都要歡迎。

朱德的嗓子不很響亮，聽衆常常聽不清他的演說，可是在他微弱的喉音中却滿含了最懇切的誠意，而且富有愛心，他說：「在目前這種艱難的情形之下，八路軍能得民衆的擁護與協助是不幸中的大幸。」

他接着說：「在山西西北部的經驗告訴我們，若是得到民衆的擁護與協助，最後勝利終屬於我們的；八路軍急需民衆的幫助，同時民衆也須要八路軍的保護，他們雙方須互相援助，假使人民肯和八路軍同心協力的抗戰，他們一定能勝過日方的飛機大砲和坦克車，假使民衆能周密的武裝組織起來，他們可以幫助我們毀壞鐵路和公路以阻止敵方鐵甲車，坦克車和貨車等通行。」

朱德又報告些八路軍和其他軍隊在山西各處抗戰的情形，也談及各處組織遊擊隊的經過。

他又說：「我們軍隊在民衆合作之下已經毀壞了一千餘輛敵方的軍用卡車和鐵甲車，在雁門

堡也曾擊落敵機廿一架，在戰場上我們曾殺敵軍三千以上，也奪得許多戰馬、大砲、機關鎗、來福鎗、軍火、制服和糧食，也曾俘虜些日兵，有兩個現在就坐在我旁邊，除此以外我們還收復了許多城市。」

「可是這些都算不了什麼，我們還要不斷的繼續殺敵，奪回自由，掃盡敵軍，但是要實現這種願望，我們需要民衆的協助，我們也需要日本民衆的合作，因為只有日本的軍閥，地主和銀行家喜歡這次的戰爭，人民並不願意和中國開戰。」

說完了就有人從人羣中呼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趕快聯合起來！」聽衆隨着也這樣高呼。

朱德接下去又說：「你們單羨慕八路軍還不够，你們現在應當起來協助他，勝利與否全靠我們的信心，若是我們相信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那麼我們必勝無疑的了。同時民衆的合作也是很要緊的，你們當知道怎樣去毀壞公路、鐵路、鐵甲車、卡車和坦克車，你們一定要知道怎樣去毀壞全部軍用公路，使敵方機械化的軍隊不得前進，一切可行軍的道路都當改作麥田，不要剩下一條路給敵軍使用。」

「中國人民多日本人民少，假使我們人民肯武裝團結起來共同禦敵，我們必能打敗敵人，中國是個窮的國家，當如今國難期間，有錢的必須捐錢，有力的必須効力，能戰鬥的必須戰鬥，有

人一定要說日本比我們有錢，但是我們要知道一只飛機就值五萬元，在山西北部的雁門堡我們一夜就毀去廿一架。假如我們天天繼續毀壞他們的軍隊和軍器，我們一定可以使他們一天天微弱下去，直到有一天將他們完全殲滅。」

他又報告關於全世界整個的局面，聽衆寂默無聲，洗耳靜聽，這時天已黑了，他告訴他們從日兵袋中搜出來的日本共產黨傳單，內容就是勸告日軍，他們的仇敵不是中國人，乃是日本軍閥，從這一點就知道許多國都在袒護中國，就是許多日本人民也是如此。「各方有這樣的幫助，我們中國人能够得勝，而且一定要勝。」

說罷聽衆齊唱一致禦敵的歌。唱罷，一個從 *Orchestra* 來的日本無線電小工開始說話了，他用日語，所以聽衆都以爲很特別，後來有一個中國人將他的話翻成中文：

「我是一個兵卒，同時也是一個工人，我被政府強迫着來到中國，我得到軍政部動員的命令，我不能反抗，只好隨着來了，只有日本軍閥要造成這次的戰爭，人民並不要，我們軍人也不喜歡到外國去打戰，我們不慣於外國的生活，飲食和習慣。」

「在沒有被八路軍擄來以前，我再也想不到中國人是這樣和藹可親，八路軍待我比本國夥伴待我還好，從此以後我要和中國人站在一條戰線上去打倒日本軍閥。」

他說罷，聽衆混亂的語聲漸漸響起來，打破了寂靜的空氣，聽衆中有一個喊道：「中國民衆

團結起來。」但是有幾個人喊道：「殺了他！殺了他！」這時候一個八路軍裏的人立刻跳上台。

他說：「不！不能！那是不對的！」聽衆都停止了喊叫聽他。他大聲的說：「決不能！這次的戰爭我們不能歸罪於他，日本的兵卒都不是罪人，他們的軍閥才是天不容地不赦的罪犯，才是侵略我們，吞併我們的強盜。這人像我們一樣，本是工人，他是我們的弟兄，我們要優待他，八路軍向來不殺害俘虜的，我們可以解說給他們聽，爲什麼他們要被逼着和中國戰爭，許多日軍反對這次的戰爭，從他們的日記中可以知道他們厭恨戰爭，他們懸念着家鄉，恨不得趕快回去，日本共產黨的傳單也教他們轉過槍口去打軍閥，不要殺害中國弟兄。同志們！聽着：最悲慘的就是戮殺自己的同志，但是我們也沒有辦法，因爲要保護自己的國家，我們已經發出許多傳單勸告日本軍隊，早日和中國弟兄聯合起來停止戰爭。」

羣衆屏息的聽着，兩個俘虜站在桌旁，看去只是兩個黑影，隨後聽衆應着八路軍高呼「日本勞工與農民萬歲！」「中日一致的民衆萬歲！」

兩個日本俘虜面向羣衆，聽着翻譯將以上所說的話翻成日語，其中一個是團長，他漸漸的被中國人的友善精神感動，臉上兇暴無情的痕跡都不見了，那個小工臉上却陳着鎮靜堅決的態度，他心中已決定至死不回頭永遠與中國合作。

頃刻之間兩只燈籠掛在孔廟前的石台上了，一塊深紅色的幕也掛了起來，戰地服務團開始供獻一個日本戲劇，演罷又表演兩幕中國戲，一個演員扮作盲目的吟遊詩人，手裏拿個琵琶，摸索着走上戲台，一個衣衫襤褸的孩子在前面領着，這詩人在石鼓上敲了幾下，就用他的長指在琵琶上奏起來了。

他唱道：「我帶給你們各處前線的消息，從上海到廈門，從天津到北平，從大同到綏遠，我報告你們八路軍在山西、河北和察哈爾抗戰護民的勳功，我也要帶給你們遊擊隊和義勇軍的消息。」

「克立，克立，克立。」石鼓不住的響着，那詩人唱了一個前線戰况的歌謠。

今晚八路軍的政治部印了兩篇傳單和一張較長的告示給日本軍隊，都用日文寫的。有一張約幾寸見方，上面寫着：

「我們八路軍是日本工人的同志，我們不殺害日本俘虜，我們待他們很好，弟兄們！到我們這邊來罷！我們願意和你們握手——八路軍的長官與同人。」

那長一點的告示是朱德和彭德懷出面的，告示云：

給日本軍隊！

也許你們久聞「中國紅軍」這名稱，我們的八路軍就是紅軍，也就是共產軍。

現在我們用槍砲在戰場上和你們打仗，這是非常不幸的事，我們站在同等地位，都是工人和農民，你們被軍閥逼迫着穿上武裝，離開家庭與國土來到中國戰場上，我們中國工人和農民也上戰場和你們抗戰，我們不得已抵抗日本軍閥的侵略，保護中國的土地和人民的利益，並不與日本工人和農民做仇，也不和日本全體民衆為敵，我們隨時可以和日本農工攜手聯合，日本的軍閥，請你們靜心想一想。

你們日本農工被送到中國做你們軍閥的犧牲品，你們得着了什麼？你們什麼都得不到！日本農工組織的軍閥是到戰場上送死的，日本的資本家，地主和銀行家才是從中得利的人，你們的統治階級，想用壓迫中國農工的手段去增進他們的權力，假使日本軍閥被中國打敗了，那麼日本的工人和農民一定也要起來革命了，那時候日本民衆才有自由，日本軍隊才能回到家鄉去重見你們親愛的父母妻子和子女，那時候你們才能聯合全國農工為你們自己的利益而奮鬥。

日本軍人，回轉你們的槍口去對準你們的軍閥，趕快和我們聯結起來，為日本人民的自由而戰爭，為中國人民的自由而奮鬥。團結罷！今日中日兩國的農工百姓在流血，趕快停止這種殺戮，堅固的團結起來罷！

日本軍人！無知覺的人才肯做犧牲品，你們國家的農民和工人決不忍辱殺他們的中國弟兄，就是全世界的農工也不贊成你們殺戮中國人民的生命，若是你們繼續殘害中國人民，那麼全世界

將恨你們了，這一層你們也應當想到。

現在和你們打仗的中國人，是爲中國的自由而戰，爲抵抗日本法西斯主義而戰，就是戰死也是光榮的，因爲我們的抗戰是神聖的，全世界將輕視日本農工，而褒獎中國人的勇敢，全世界的人都將做我們的後盾。

日本軍人！到我們這裏來罷！我們一定厚待你們，決不會傷害你們，我們要歡迎你們，因爲我們都是弟兄，我們必須共同奮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若是你們要回家，我們也可以替你們想法子，你們若不先開鎗，我們決不會打你們，日本弟兄們，我們連傷害你們都不忍，仔細的考慮一下罷！

日本軍人！和我們同聲高呼：

不要爲日本軍閥而犧牲！

不要爲了無用的階級而毀壞你們有用的身軀，回去罷！趕快聯合你們的農民工人起來革命！

中日的士卒團結起來停止戰爭！

日本軍人，協助中國人求自由的運動！

不要殺你們的中國弟兄！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日本農工萬歲！

在孟縣的牆上貼着林彪具名的佈告，一羣青年人圍着看，有一個人大聲讀出來，一羣羣的人都討論這個佈告，然後又走過去重看一遍。這佈告說有一個新的六個月畢業的軍事與政治訓練學校，下月將在山西北部開辦，這學校可容一千至千五百學生，入學考試將在這幾天內，在此處以南六十里的一個武鄉鎮上舉行，勸青年們馬上去那裏投考，那所學校所教的科目如下：

軍事訓練科；遊擊戰術；砲擊術；地勢學；軍備科學。

政治訓練科；社會科學常識；政治工作；中日問題；中國為自由解放掙扎的問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我們向武鄉進行，今日天氣清朗，我們分隊前進，怕飛機轟炸，有六位青年長官走在我的前面，我聽見他們談着八路軍軍餉的事，朱德的月餉是六元，彭德懷五元，團長每人月餉兩元，朱德有匹新馬，是從日方擄來的，這馬很大且很強壯。

我們留他們六人在一村莊裏，坐在屋外一條板凳上休息，有人來問我們要不要吃東西，他們帶我們走過一個院子到一間屋裏，在屋子的半邊有個炕（北方人睡的床），我們先說好，若是他們肯拿錢，我們就吃他們的東西，否則就不吃。一會兒工夫有十二個人圍着和我們講八路軍的一

切，他們告訴我們前幾天湯恩伯將軍的十三路軍經過這裏，他們有好幾千人，走了四五日才走完。他們在牆上貼告示：「供給軍隊食物和騾馬，間諜和嚮導。」湯恩伯的軍隊是南京中央政府最好的軍隊，他們在南口曾建奇功。

在我們四週的人各種各樣，有一個是老農民每年只賺廿元，住在他的地主家裏，吃他們的飯，可是衣着自備，他沒有家室，因為他所賺的不够養家。

有些人只有廿或卅畝田的私產，所以不足以養活一家四口，所收只得借錢過活，有的人欠一百元債，還有一個人欠了七百，月利二釐至一分，若是利錢交不出，就出賣他們所有的無論什麼東西——一個騾子，一匹馬，一個女兒或者一畝地，沒有田的人，就向擁有千畝田地的田主去租，佃戶每年將三分之二的收穫付給地主當租金，他們說這是本地普遍的風俗，這地方十個農民中倒有八個沒有田地的，他們都是佃戶。

我們和他們每個人輪流談話，有一個人租了一百畝田，他們一家十口都在田裏工作，在這個窮地方十口之家須要百畝田才能過活，有田的人每畝須付地稅三角，此外還有三種長年捐和許多雜稅，出賣一只騾子或一只豬也收捐，還有運輸捐、生產捐、進口出口捐和屠殺牛稅捐，他們說農民並不抱怨長年一定的稅捐，可是那些雜捐却是意外的負擔，在這村莊裏只有三四個吸鴉片的。

我們費了兩個鐘頭和他們談話，所以當我們到武鄉時月已高懸在空中了。我們經過環繞着貴水兩岸高山的狹小石道，這裏的農民叫這河流貴河，地圖上不用這個名稱。

當我們行近預備憩夜的地方，我們經過幾個村莊的羊腸小道，在月光照耀之下我們看見幾個古廟的屋宇，這樣的景致使這個村莊看去比整個的中國還古舊。

這裏的走道都是狹窄而凹凸不平的，只有山坡上才有圓石子鋪的路，遠看過去村莊四圍的街道好像月光下白色的沙灘，其實都是黃土小道，在這些白沙灘上我們的軍隊留下千萬足跡，我覺得這裏才是偉大精神的所在，這裏有中國人民掙扎的痕跡，為窮苦和被壓迫者，工人和農民的自由而奮鬥的運動，也就是歷史上最偉大，最持久的運動，這些前導者，這些先鋒，衣衫襤褸不整，赤着足，佩帶着不完備的軍裝，他們更偉大更有意義，因為他們本是農奴出身；他們踏在狹窄的道上，穿過古廟與老樹的蔭影，這裏的土屋曾無數次被毀壞，可是每次又重新造起，居民忍受着無窮盡的痛苦，但是自從八路軍到後一切都改變了，在居民的內心有一種新覺悟，新需要，以前自祖上直到如今的生活不能滿足他們了。

到了這村莊我們都精疲力盡了，但是我們還有工作，禮普和我不等吃飯，馬上又趕回另一村莊去見彭德懷，問他八路軍以後的計劃，我們在司令部進了晚餐，談了多時國內國外種種局勢。

彭說八路軍要武裝組織山西省，河北省和全華北的民衆，無論什麼情形之下八路軍始終不離開華北人民；始終不渡黃河而南下，始終抗戰到底，日軍就是佔領了所有大城與鐵路，八路軍還是要領導着武裝人民到處毀壞鐵軌與軍路，到處擾困敵人使不得安，遊擊隊將出沒於山谷間給予敵軍意料之外的迎頭痛擊。彭又說：人民組織的速度，造成驚人的記錄，前六個星期中已組織了二萬與八路軍聯絡的遊擊隊，目下只有半數有武裝，在河北省西部和察哈爾，八路軍已與兩個義勇團相會聯合，這義勇團都是工人，農民和學生組織的，他們是中國新軍的中心，他們和常備軍完全不同，他們是代表人民的自願兵。

夜半我們回到自己村莊裏，各處的哨兵都問我們口令，我疲倦極了，在馬鞍上直打瞌睡，可是我的馬很聰明，好幾次遇到十字路口牠就停着不走，因為牠不知道往那邊去，我要試牠認不認得路，所以我也不動，結果牠每次都自動的走上對的一條路，快到的時候更難爲牠了，因為那些小街連我自己都不熟悉，後來還是牠大嘶了幾聲直向我們的住所馳去。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們繼續向呂梁山西進，一月前我們赴太原的時候曾經過這山的西面，距今好像已經很久了，那裏非常美麗，地上長滿了金黃色的麥田，最高峯上的冰雪被陽光照着閃閃的發光，在這星期

內我們必須越過這山，一片片的白雪給我們一種淒涼冷落的感覺。

我們經過許多大土山，在山側的台地上有許多方塊的土堆，使我想起美國西南部的村莊，有許多人在土山上掘洞爲家，這地方的人多半都住黃土或石頭造的房屋，有時候山上的道路就開在兩堵高二三十尺的土崖之間，走在這種道上除了黃土什麼都看不見，我們的軍隊常常一排排的走在這道上，人步聲和馬蹄聲隆隆作響，好像遠遠的飛機聲，可是這幾天沒有飛機來騷擾我們，昨天彭德懷說：「人民像水，八路軍像水裏的魚。我們在人羣中移動，日方一些不察覺，在我們隊伍裏也沒有一個漢奸。」

中國人這種天生的誠實心使人驚奇，千萬中國軍隊到處召集民衆會議，貼了成千的告示和佈告，各處山旁牆邊也貼滿了無數的標語，我們必經的道上沿路也有指方向的白紙條，萬一迷了路，也不至於找不着方向，敵人很容易找到我們，可是他們沒有來過，就是大隊飛機也找不到我們的所在，就是找到了也看不見什麼。

今天我遇見許多隊年青力壯的農民和老年人，他們每人拿一枝長桿和一條繩子，我們問他們從那裏來往那裏去，他們說去抬八路軍的傷兵，原來八路軍在他們村莊裏招集人民，請他們自動的幫忙把傷兵搬運到陝西北部，所以這些人都自動來搬運傷兵，並沒有人領導，八路軍只告訴他們那裏有傷兵，他們就來了。

今天我們經過造在黃土堆上的市鎮，在一個鎮裏橫過一個山峽有一座美麗的石橋，橋上站滿了一排排的人看我們經過，從他們後面傳來愛國歌聲，前進的軍隊也和着他們唱，在崎嶇的道上我們軍隊繼續進行，遠遠的還聽見歌聲，但是看不見人，後來才知道這歌聲是從一個陸軍學校來的，這個學校最近才從太原搬到這裏，有一千多學生，他們一邊唱一邊進城來接見朱德和任弼時。

Knochen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今天我們在濛濛細雨中進行，行李等物件都濕透了，地上的黃土也變成滑泥，小路兩旁的冬麥方青。

一百五十五師的一隊人今天在我們左邊山谷裏和我們一同進行，有時他們的路和我們的交叉，我們就讓他們先過去，在他們隊伍中有許多新加入的義勇兵這都是農民，工人和學生，他們穿着便衣，有的背着被褥，有的空手，少數人荷着槍，多半人沒有武裝。

近晚我們走過一個村莊，林彪的一小部軍隊駐在這裏宿夜，其中有一人跑過來喊我，是我的朋友，他是十三路軍的一個傷兵，一月前和我同車到太原的，他在南口充機槍手，受了傷，送到開封醫院，全愈了又奉命回到隊裏，只給了他入伍證和鐵路上的軍事護照，沒有買飯的錢，也沒

有毯子，夜裏輪流蹲着或站着，又冷又不得入眠，走了多日還沒有走到自己隊裏，他願意加入八路軍，他那清脆而又雄壯的北方話，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們送他到太原本地的八路軍辦事處，將他介紹給負責人，五分鐘以內就變作八路軍隊員了，我的同伴給他一些錢，我給他一條毯子和一些水果，用一個軍用卡車送他到前線去了，他所怕的就是半道上萬一遇見十三路軍的司令湯恩伯，將他從車上拉下來，命令他回到自己隊裏去。

現在他在我的馬旁邊跑，我彎腰拉着他的手，在興奮之下他的話說得像山谷中的水流一樣快，他告訴我他的經過，說將到我們村裏去，可是我不懂他說的是什麼，我跟着部隊進行，整天騎着馬在泥濘裏跋涉，我覺得疲憊了，今晚我等着他來，可是他沒有來，他現在屬於八路軍的一百五十五師，我想廣楊村之役他一定也參加的，將來我要注意他，今天他很高興，不知道在過去一月內他的生活怎樣。

今天我們也看見一幕有趣而又動人的情景，司令部有個人的腿受了傷，我們又沒有昇床，兩個農民拿來一只大圓筐子，筐子底裏鋪滿了乾草，再用幾條粗繩子套在筐子底下繞到上面縛在一個長桿子上，然後把這人放進筐裏，像鷄鴨和豬一般挑了起來，跟在我們後面走，我們笑了，他們也笑着說：「這就行了！」受傷的人也忍着痛大笑起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今天在傾盆大雨之下我們越過呂梁山麓的一個小丘，到了中陽城裏有幾千人舉着旗子在街上歡迎我們，這時正是中午，我聽見鑼聲和「開會！開會！」的喊聲，他們在召集歡迎八路軍的會，有許多村莊都這樣歡迎我們，朱德又要被請去演講，我們一隊正在小飯館裏，我離開了他們去赴幾分鐘會，朱德站在一座古廟門前對一羣人演講，這一羣人裏有遊擊隊，全國救亡協會的會員或其他愛國團體，這鎮裏有很多愛國組織，小飯館的兩個侍者也加入，他們知道關於八路軍的一切，有一個人認識我，因為他在太原報紙上見看過我的一篇文章，他說：「我認識你」。說着伸出大母指表示佩服我贊助我。

朱德今天的演講與往常不同，大概是被烈歡迎的環境感動了，他的語調，演詞和姿態完全表示對人民的愛護，他所講的是從心坎裏發出來的話，羣衆圍着他，眼睛一霎不霎地看着他，將每一個字都聽進去了，這種情景，這種空氣沒有筆墨可以描寫得出，在我們生命中有許多事深深的刻在腦海裏不會忘記，就是沒有字可以描寫他，因為字不够精細，不够優美，不够高超，這種景色只能用心靈來理會，也許文字和音樂聯合起來可以表明我的意思，這就是今天的聚會，豆大的

雨珠不住的打在仰頭聽衆的臉上。

散會後我的衛兵和我買了幾個乾大餅，就啓程到這村莊裏來，我們正在掙扎着爬上溼滑的山道時，在道旁發現一個八路軍的騎兵呻吟着，好像是犯了急性盲腸炎，我們把他載在我們的馬上，派一個衛兵先送他到那村裏，問題就發生了！我們不會施手術，又沒有醫生，只有一個護士，醫生們在幾百里外看顧傷兵，我們把他放在司令部裏交給護士，以後怎樣我就知道了。

今天我們爬的土丘從下到上共有十里，到了山的那邊我們又滑下去十里，在山谷裏遇見了朱德，其餘的路程他和我們同行，將近這村莊我們就聽見打鑼喊叫的聲音，原來又在招集居民開會了。這次是我們軍隊招集的會，有的人在後面慢慢的走來，有的跑着來看活動馬戲，這馬戲就是我，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外國人，我臉上不時的怒容和偶然的悅顏，使他們疑心我是日本俘虜，我每次用同樣的話解說我不是，所以這幾句解說的中國話我已完全學會了，今天我不願意再重複，我換了一個方法回答他們。

我說：「不，我不是日本俘虜，那邊的一個才是日本俘虜」。

回過頭去我就指着朱德，羣衆的目光立刻轉向朱德，走近去看他，這時候八路軍的人把我們的秘密洩漏了，他們告訴羣衆，我所說的日本俘虜就是八路軍的總司令，這個笑話頓時傳遍滿村，我們在民衆笑浪聲中進了村莊。

今天我曾有一次保證我自己不是日本俘虜，我告訴他們我後面的衛兵 *Kito Chen-hwa* 才是俘虜，因為他穿一件連帽子的日本外套，而且他的像貌又很奇怪，所有的人都指着他當他俘虜，他並不辯護，祇富有戲劇色彩的解決了這個問題。

他高聲的咆哮着說：「媽的皮！」這句亞洲人的咒罵很有效力，說明了一切，表白了爭論，解決了疑問，免除了憤怒，最後澄清了整個的空氣，他一說這句話全村的人都知道他們錯認他了。

Wuyang Chen

——一九三七年一月廿日——

時已傍晚，今天已走了七十里路，七十里只有廿三哩不算多，可是也够受的了，我們在 *Chung Yichen* 住了兩天兩夜，等晴天，這幾天不住的下着濕雪，道上溼滑難走，可是我們必須越山，沿瀋陽鐵路到新司令部去，所以今天我們遊過了呂梁山，一路上只選較平坦的山道走，有一山峯從下面上去有十五里（五哩），到了那邊下山又是十五里，第二個山峯比第一個又高三哩，真不是容易的事，可是我們還覺得今天很有意思很舒服，在山谷裏或山崖上有許多虎尾樅還沒有失去青綠的針刺，經過這次的風雪，牠們的針刺都落在白雪地毯上了，青白相襯想不到會這般美麗。

呂梁山上鋪滿了薄薄的一片松樹林，有的還很嫩很綠，每一枝，每一針上都戴滿了白雪，有

幾處的雪有六寸至一尺那麼深，在雪花飛舞中連一個山峽都看不見，山頂上刺骨的西北風迎面吹來，驢馬喘息的掙扎着，我們走在牠們後面推牠們前進，好多次牠們把持不住倒了下來，我怕摔斷了頸子，所以全程步行不敢騎馬。

雪和泥土混合在一起，造成了又厚又軟的滑薄泥道，只好走一步拔一步，鞋裏也都滿了污泥，起先我很不慣，可是也沒有辦法，反正虱子都有過了，還怕什麼污泥，虱子已被我捉乾淨了，污泥也可以洗去的，不過我忍受着一切是因為我的同伴們都在忍受同樣的困苦，還有許多戰士們在戰場上赤足跋涉在雪泥裏，他們沒有襪子，我看見過這些赤足的兵士在冰河裏用腳打破冰塊，肩上荷着衣包和武器等笨重的物件，在風雪中掙扎着前進。

今天整天聽見紅軍歌曲的聲音，這裏那裏一隊隊的步兵一面走一面唱，有時候前線服務團也加着同唱，中國的兵士尚且這樣快活，我有鞋有襪爲什麼怕一點污泥呢？

今天在山那面遇見一個吹笛子的人，他是某部的步兵，背着包，荷着槍，帶着從敵方獲得的銅頭盔，低着頭吹他的笛子，我看不見他的臉，他自得其樂的吹一曲很幽靜的音樂，也許是描寫花草村莊和溪水的山歌，也許是一曲愛情歌！他前後的人靜靜的走着。

後來我又聽見同樣的音調，那隊步兵走在我們前面了。風雪隔離了我們，可是那美麗的笛聲還送到我耳中，在他的音樂中好像有無窮的往事。在他腦中究竟有什麼背景？也許是中國南方的

村莊，也許是四川的村落，可是這一切現在都化為回憶的材料了。我曾和軍隊裏許多人談起遭難的中國人民，有的家在十年內戰期間毀壞了，也有的人弟兄五六人都死在戰場上，父母妻子和兒女都被屠殺，常常有許多根本沒有家，他們是窮苦的佃戶，田裏的勞工。所以剛才聽見的音樂也許是人民每個人心中的苦衷，也許是農民天然的文化，這種中國鄉間本色的文化有一天將發揚光大，這種音樂在中國的鄉村依舊風行！而上海因沾染了西洋的習氣早就忘了中國本色的文化了。

一個衛兵牽着我的馬在我旁邊一面走一面唱，走路的時候他常常喜歡獨自唱歌，我想他一定會唱所有八路軍的歌和中國的民歌，他很快的就學會每一曲新歌，自早至晚很自然的唱着。可是假若被他知道有人在聽，他立刻就羞得停止了。

今晚我們住在一個製氈匠的家裏，他借給我們氈毯鋪在炕上。可是我們知道他的炕上一定有虱子，因為這家很窮。炕上破爛得很。經過這裏的其他軍隊一定也住過。這個製氈匠從來沒有聽見過八路軍的一切，他很喜歡知道，可惜我們都累了沒有精神多講。我們就在屋中央石地上生了火，洗淨滿了污泥的雙足，預備度過這迫人的寒夜。

無名的一個村莊

今晚我睡得很好，夜間只醒了一次，我以爲天亮了趕快起來往外看，原來月正高升，月光照在蓋着白雪的地面上，的確是一幕可愛的夜景，一切貧窮的痕跡都消滅了。一座座的破屋在月光下只是白色的屋頂和烏漆的黑影。這裏面不知道藏着多少命運。回到炕上我就開始幻想蚌貝城的古跡，好像我在參觀這古城的街道和建築。在舊蹟中我也找到一塊塊大小不同的象牙和美麗的銅器。當號角聲將我驚醒時我正在看土炕中的各種古代遺物。醒來又是一天正是清晨四句鐘。不久又要起程了，可是我還躺着想我的夢，我又想到自己的生命。難道我也不過是一個滿了遺蹟的古城嗎？

我告訴同伴們說：「昨晚我夢見蚌貝城」。

他們半信半疑的望着我。後來有一個人說：「哦！我在上海看過這個影片。」

我抗辯的說：「不是美國的影片，我所說的是真的蚌貝城。」

不懂的人問我蚌貝城是什麼，我們解說了一篇，吃早飯的時候我們談許多關於蚌貝城的古代文化，漸漸我們改了題目，又談起中國周漢兩朝的事。我告訴他們我曾參觀過在西安西北周漢的墳墓和埃及的金字塔一樣偉大，也說起秦始皇帝的墓和他的內容。

對於一切事物我都有喜惡的分別，就是對於歷史上的人物也是如此。在中國歷史上我最佩服秦始皇帝。在他的時代裏他是一位前進的君王，有宏大的意識。萬里長城就是他唯一的功績。在過去幾個月中我也曾走過從咸陽到西安以西，穿過西安橫過渭水直到臨潼一段長城。他的墳墓就

在臨潼附近，有一次一個婦女領我到秦始皇帝焚書坑儒的地方，她說在這裏曾被活埋了多少士儒，她稱始皇爲暴君，可是他是爲徹底取締封建制度而毀滅那些士儒。

在中國住了幾年以後，看見了儒教思想對於人民生活所發生的腐敗影響，我不能不承認同情於秦始皇。我不贊成他活埋士儒，可是我贊成剷除他們，他的目的很對，方法用錯了，應當用他們去造橋；開河；和開路；做些建設工作，也可以用他們去造長城，留下些有用的人做別的事。

同伴們笑我的意思，可是他們也有三分同意，在我們正經過的村莊裏忽然起了騷動，這才把我們從幻境帶到現實裏，有一羣農民站在一所大廂門前，一面敲着一面喊「開門！」在他們後面站着一隊八路軍的來福槍兵。

門還是不開，八路軍的人就推開農民向前去用槍桿猛力敲門，還是沒有人開門，結果他們自己破門而入，未幾帶了一個便裝的人出來，原來這個人就是從前線退下來四個敗兵之一，他們四人逃了出來胡亂搶掠人民，其餘三人已被比我們先到這村莊的八路軍隊捉拿了去。只有這一個得逃脫，人民找着他藏匿的地方，所以叫我們軍隊幫忙拿他，他們四人換了便衣把槍交給了那村的農民，以免嫌疑。

今天我還看見一幕不能忘記的景像，一個從滿洲來的中國翻譯者，在日本軍隊裏充任翻譯，

十一月四日他在廣楊村被八路軍捉住，現在綁了起來跟在我們軍隊後面，背上佩着一把鉄鏈，當捉住的時候他哭着說是日本人強迫他做翻譯的，許多人和軍隊裏的長官們都深深相信他的話，朱德本是軟心腸的人也被他的眼淚感動了，那裏的人都信任他說他不是「漢奸」。

我說：「你們看他的臉，無疑的是一副漢奸的臉，一副走狗的臉。」但是他們不信，說是人不能以貌像，在惡像裏面也許有一顆好心，我們若好待他，他一定會回心的，所以好幾天工夫他住在我們隊裏，自由出入，有一天他發覺我在注意他，他拿出一本小冊子把我的名字記上，記畢一頁頁翻過去，我看見已有許多名字被他記下來了，這本小冊子他預備將來給我們軍隊裏的人看的，所以却記些誇獎我們的話，他寫的時候從眼角邊偷看我，一眼再轉過去繼續的寫，我心裏想：「你這驕狗，」可是我也沒有把這事告訴別人，因為我們軍隊裏的人是不相信直覺省察的。

今天這人想逃走又被我們捉住，我就說：「是不是，我早就告訴你們他不是好人！」現在他可要吃苦了，像犯人般綁了起來跟在後面，遇到道路不平的地方我們就請他做剷路的工作，他不能再在小冊子裏寫東西了，整天垂着頭跟我們走，卑鄙不堪。

今天我們走過一個兩座荒山之間的石谷，有的山坡還比較肥沃。我們看見成羣的黑白相間的綿羊，山上面有一個市鎮，四週的圍牆是圓石造成的，很像中古時代的城堡，附近山頂上有一座高大的礮台遙遙相對着更有中古風光了。

這些礮台，縱立在山西西部山頂上現在看去很可笑，因為這是一二年前造來防禦中國紅軍的，有的礮台上還有反共產的標語。有一次我們軍隊的一部份曾在這種礮台上駐札，有一個礮台的三面圍牆上寫着三行白字，一面牆上寫着說：「誰能把紅軍長官獻來或生或死都有重大酬報」，另一標語說：「大家敬愛紅軍！」還有一標語大意謂：「那個紅軍肯歸向白軍必以重金賞之」，我問他們懂不懂上面寫的什麼，他們說懂的，大家都一面笑一面仰頭看着，我說：「爲什麼不抹去這些不合時的標語？」他們說：「這沒有什麼關係。」

今天我們在安次鎮逗留片刻，安次是一個山鎮，只有幾千居民，我到了那裏又成了他們的馬戲，一大羣人圍着看我，說我是一個日本俘虜，是一個俄國駕駛員，又說我是八路軍的俄籍參謀長。他們也彼此爭辯，不知道我是男人還是女人。這天在安次格外有味，因爲四川軍的一部在這裏宿夜。

我聽見一個人說：「他是俄國人，八路軍的參謀長是俄國人。」

我告訴他們我是美國的新聞通訊員，他們都很驚奇，後來我又告訴他們，我是一個女人，更把他們弄得莫明其妙了。

我們在路遇見一師四川軍。服裝很整齊，軍備很充實。肥而高的驛馬載着軍官的行李，我們和他們在兩面山路上一同進行。他們隊裏的兵丁的確都是年壯力強的青年，而且他們的人比我們

的高，每個人都很強健富有風姿，腰袋裏每人帶七八個手榴彈。

在八路軍裏也有許多四川人。當四川軍和我們隊裏人談話時，不知道心中作何感想。我有一個衛兵是四川人，在休息的地方他曾和四川軍的兵談話，他後來告訴我們這師人中有六隊本屬於在正太路上的娘子關與日軍抗戰的某師團，娘子關一役華軍傷亡很多。全師人馬只生還六隊。當然也有一小部份逃散在附近村莊裏，因戰敗而志挫氣喪，就搶劫平民。這六隊兵向南撤退。重新武裝組織。又被送到前線去抗戰。

今晚我們到了 *Xopu* 鎮當地人叫 *Xopac*。這鎮很大，大約有二三千戶住家，多半是農民，也有少數商人。我們住在一個窮酒販家，又有一大羣人擁擠在我們屋裏看我這個外國人，我們和他們談了片時，他們告訴我們貧窮情形。每個村莊都是千篇一律，當地人說這裏是窮地方，最富之家只有一百畝田，多半農民都租地耕種。收成照三分之二作為田租，田閒時期，他們就替人工作並把驢子租出去賺錢養家。二年前當紅軍到這地方時有六個農民加入了他們。今年大約有六十農民到陝西省去投入紅軍。現在所有這村的青年人差不多都加入了遊擊隊。

他們聽說八路軍就是從前的紅軍，並且知道八路軍將開到這裏，所以他們派了代表到司令部要求我們長期駐在這地方。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要到處去殺敵。當地人民說他們歡迎我們駐下。但是我們不能駐下，他們必須自己組織遊擊隊。八路軍可以留下幾個人訓練他們。

天氣實在太冷，我們問對街一個被莊租兩條棉被，他給了我們，可是不肯拿錢。後來我們發現這兩條棉被是蓋死人用的。所以很薄，我們覺得很可笑，我的一個衛兵也向這村莊買了一雙鞋。原來也是死人穿的。那村的人勸他不要穿死人鞋，倒霉的。可是他不相信這些迷信。笑着說這雙鞋穿了一定暖和。他又說他常穿死人鞋，到如今還是很康健並沒有死。他們越說越熱鬧，別的兵士也來加入和這農人爭辯。這樣農民又從八路軍那裏得了許多新思想。我們走後他們又將拿這件事做談話資料了。

Копир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連日子都忘了，同伴告訴我將遲到了。但是沒有辦法，我聽見每天早晨的號角聲，有時在一兩點鐘，有時在天明四點鐘。我也知道什麼時候月圓什麼時候月缺。可是有時候烏雲滿天遮蔽了月亮。我就不知道日子了。我也知道冬天已來到，就是不知道確實的日子。提箱裏的小日歷從來沒有去看他，我覺得不知道日子也不關緊要。

今天兩個同伴去聽無線電傳來的消息，他們也去得遲了。從無線電知道 Blincoche 將軍最近喚起遠東的蘇聯人民隨時預備保護蘇俄聯邦。日本預備用華北作侵俄的根據地。這兩國間的戰事隨時有

爆發的可能。現在日本新陸軍內閣的政策不但反華也反其他國家，其中蘇俄聯邦就是其中的一個。

從無線電我們也得到八路軍在山西北部的消息。十一月十九日八路軍騎兵隊收復了臨城。平漢路上最重要的一站。截斷了日軍的後路。日軍在山西和河北的形勢很窮困。

那地方的遊擊隊和義勇軍進展得很快。一月前我們司令部離開山西北部的五台山時我們只有一千四五百遊擊隊伏在那地方。現在他們有一萬之衆到處抗敵。所以在太原城裏和太原附近的日軍很不容易得到外界軍火的接濟。他們也找不到一個中國人肯替他們組織維持會。他們也想組織偽軍。好像他們在滿洲國和內蒙古組織的偽軍一樣。結果也失敗了。所以他們想改變他們的軍事行動。同時四川軍和三路軍也向北移動，一天天逼近他們。林彪的一師人馬已經在我們以前北上。預備攻日軍的西面。各處的華軍都在動員了。

山西南部瀧蒲路以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昨天下午我們離 Don 鎮向洪洞進發。洪洞是瀧蒲路上最大的一站。在我們後面就是蓋着白雪的呂梁山脈。有一山峯上還有閃爍的冰塊。當我們在兩堵土崖間的黃土道上走的時候，我還可以看到高平原上的石碑頂。在上面我又看見一個石塚。一定是從前某大人物的坟墓。因為有一個

靈道」直達裏面。道的兩旁都是石獸和巨人。

巨人知人來此

我們到洪洞時天已黑了。雷布和我和一名衛兵慢慢的走在大隊後面。獨自三人來到一個市鎮。按我們的計劃只預備繞鎮前進的，可是我們却直闖進城去，走到一條掛滿紙燈籠的大街上。這裏有許多食物小販。我們買了許多大餅，栗子，糖果和兩只燻鷄。今晚我們還有三十里路要走。路上很黑沒有月亮。並且我們和司令部又不在一起。

有一次我讀到一位英國詩人的一首詩。裏面有一句說：「有個騎士在黑暗中整夜奔跑。」這一句在這首詩裏面重覆了好幾次，我奇怪那詩人寫這句詩的時候有什麼幻想。今晚我又想起這句詩。我想這位詩人也許不知道在黑夜中奔跑是什麼滋味。

我們今晚才是真的奔跑在黑夜的異鄉；我們在一座木橋上渡過了很闊的汾河。也經過滿了車轍和幾千人馬足跡的田地。千萬來往的軍隊都要經過這裏。因為西北的軍事司令部就在我們以南的鐵路旁邊。北上的軍隊都要在這裏集中。北方退下來的敗兵也要在這裏重新編隊，重新上前線，許多來往的人馬車輛也必須經過這地方。今晚在這片無人之地，我們徬徨了多時，我們的閃光燈有時照着單獨的行人。也是像我們一樣走迷了路的八路軍兵士。有一次我們遇見三人，一個農民和一個小孩領着他們，他們一羣五人走得很快。我們就跟着他們走了一點多鐘，我才明白從前紅軍日行二百里的意義，因為騎在馬上太冷，所以我情願步行。地上的土都凍了，汾河邊上也凍了，許

多小河都結了很厚的冰，我們走在冰上鞋也不濕，西北風還要無情的吹來。真吃盡了風霜之苦！不久我們到了一個市鎮，可是我們並非要到這個鎮。我們退回去想找個村莊問信。我們也想請一位嚮導，可是試了許多方面結果都退了回來。等在一條一個人影都看不見的道旁。

有一件事我常常遇見的就是在沒有人住的地方，忽然走出一個人來。我真不懂這些中國人從什麼地方來的，好像是從地下鑽出來的，他這站在我面前呆得像一個土做的人。今晚我們用閃光電燈照了一周，找不到一個人。忽然在右邊出現了一個，呆立着看我們。那時已是深夜了。我們招呼他問他怎麼走，他一動也不動的問我們說：「你們是誰？」我們回答說八路軍。

他還是不十分相信，所以我們只好告訴他，我們是從那裏來的，要往那裏去。我們怎樣迷了路等等。他這才滿足，後來他應許引導我們達到目的地。

我們跟着他又走了兩個鐘頭才到了預備宿夜的村莊。雖然我們一路走得很快，但是還是凍得半死。到了這裏我們才知道司令部已經離此他往了。可是沒有人知道確實的去處。我們到處找指路的白紙條。結果一條也沒有。許多像我們一樣迷了路的小組都來參加我們，所以我們一起的人也有很大的一羣。我們派一個衛兵騎着馬出去找司令部的駐所。其餘的人都擠在門口等信。

那農民嚮導覺得很不自在。他半夜裏從山洞出來。冒着風寒在黑夜裏走了兩個鐘頭。結果我們還是沒有達到目的。他很替我們着急。我們等消息的時候，就和他一面散步一面談談他的問題。

。他的問題和其餘農民一樣，也是關於貧苦的生活，他租了二十畝田，將收成的三分之二付給地主做田租。這地方的土很肥沃。每年可以有兩次收成，他的生活很苦。他的哥哥最近去世。家裏還有老母要他供養，他願意加入紅軍——他叫我們紅軍——又沒有人看顧老母。爲了盡孝只得在家養她。兩年前紅軍來過一次。他幫了他們許多忙，可是因爲老母在堂依舊不能參加。

忽然聽見號角聲，我們都怔着靜聽，原來是前進的命令，我們隊裏有一人忿恨的喊道：「媽的皮！往那兒前進？」這時出去探消息的衛兵疾馳而來，叫我們回去，說是司令部大隊已取道往我們後面十里光景的一個村莊去了。

這時烏雲已展開，明月照在頭上伴我們跋涉，在寒冬的麥田畔，我的同鄉都疲倦極了。我也累了，可是月光下的銀環小道和銀灰色的麥穗使我感覺到大自然無窮的美麗和愉快。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在一個富農家裏我們歇下了，他們很是歡迎我們。他們厚重的款待我們，當我們上客，全家整夜不睡爲我們預備一切，生火燒炕，煮水整飯，還預備了湯糰和美味的菜肴，許多人都聚在我們屋裏陪我們談笑，使我們忘却了一切疲勞。

這家的主人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翁，主婦雖然纏着足，却很康健、快樂。她肯定的說願意照

顧我們。他們夫婦二人有三個兒子，長子二十七歲，次子二十三歲，幼子才十九歲，都是身強力壯的純粹北方人，他們也進來歡迎我們幫我們取煤，餵馬和安排行李等等。

我讓他們吃嗎談笑，自己一人去睡了。兩句鐘後醒來就睡不着了，整夜躺在炕上看格子窗上的月影。一塊塊的方格照在被上好像巨大的蜘蛛網，我疲乏的腦子像月光般空白冷靜。

那位主婦時時給我們點心食物等，當我工作時她不許旁人來騷擾，當我休息的時候，他們就來聽我講關於美國及世界別國的見聞。我的打字機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我講的話他們也覺得奇怪，最使他驚奇的，就是一位剛到司令部的英國新聞記者詹姆士勃君 (James Beitham)。他是來報告我們外界消息的。我們在內地與海岸各地完全隔絕，勃君先生報告我們遠東會議的消息，九國會議的內情和上海等各地的戰況。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我們戀戀不捨的只好離開了這裏，向八里外的一個村莊進發，在那裏我們住在一個窮苦農民家裏。

朱德剛從省司令部回來，帶了十二封中國各界給八路軍的慰勞信，還有許多個人和團體送給我們的禮物，各種東西都有：襪子、肥皂、毛巾、手套、絨線衣、毯子和上海婦女全國救亡協會

送的一萬五千雙鞋子，還有一件禮物是已故的中國寫作家魯迅的兒子送的，魯迅的朋友們捐了一筆款項預備給這孩子做學費，他就拿來買了一百五十具閃光燈和七十五打乾電池送給八路軍，婦女們也有送繡着各種標語的手帕，都是他們親自繡的，也有人送許多徽章，上面繡着：「中華健兒」四字，還有一封蔣委員長給朱德的信。

朱德也帶來北戰場日軍撤退的消息，撤退的理由沒有人知道。我們猜想不外乎以下三個；第一，Brue Chen 將軍最近對蘇聯的宣言，第二，日軍第五師團受了重創須要重新改編，第三，在山西北部的日軍受不了八路軍的遊擊戰和山西北部遊擊隊的騷擾，他們不能得到援兵和軍火，現在正在計劃怎樣肅清遊擊隊，尤其是五台山一帶的遊擊隊主力。

昨天勃君 (Borcham) 先生說：

「我相信不久在山西除了八路軍外將沒有任何軍隊。其他軍隊都將敗退，讓八路軍抗戰。」別的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以為很樂觀。閻錫山將軍手下現在只剩一萬人了。經我們軍長屢次的規勸，閻將軍已經答應放棄他以前的戰策和八路軍合作；對於他這位老軍閥，這已是很大的改變了。同時他這種犧牲表示他抗戰到底的決心，也表示他還有吸收新見解新方法的可能。

八路軍領袖們決心抗戰的精神使我非常敬佩而羨慕。他們全心全力的保衛中國，他們主義感動了每個中國人起來抗敵，促成全國一致神聖的聯合戰線。只要有援助抗戰的希望，八路軍就不

懲責他不攻擊他。並且要忍耐的解說給他們聽八路軍的主張和見地。

好幾月工夫他們盡力勸人民武裝組織，但是屢次被拒絕。當山西軍和中央軍在忻口失敗而向南撤退的時候，留下了幾千枝來福槍和機關槍。賀龍軍隊都獲取了給我們。我對朱德說：「現在你可以用這些軍器來多組織幾千人民了。」朱德只看着我也不回答。後來有人告訴我，八路軍已經獲得的槍件歸還閻將軍了。閻將軍又拿去給了四川軍。現在這四川軍也打敗了。八路軍的軍長們又說，凡是打敗的或是士氣沮喪的軍隊，都應當受一種政事教育，使他們明白他們的根源乃是民衆。他們是民衆的保護者，必須和人民共同奮鬥禦敵。

我也看見過八路軍對日本俘虜的待遇。在山西北部的日本俘虜每次被捉了來又放他們回去。放去以前還給他們錢，講給他們聽八路軍及中國全國人民抗戰所採取的主義。我說日本俘虜放回去不是給日本長官殺死就是再回到隊裏打中國。朱德說若是日本長官將他們殺死，那麼其餘的軍隊一定要起來反叛。而且他們也將知道被殺者是從中國軍隊裏放回來的。中國人待他們很好。若是他們回到隊裏再打我們，那麼他們也會告訴他們的夥伴中國人怎樣厚待他們，同時會轉告給日本軍隊我們抗戰的主義。

他們不願意回日本去，因為照日本軍隊裏的規矩，一個俘虜永遠不能再回本國。有一個年老的日本長官被我們俘虜了來，起先他不感激我們對他的厚待，當中國指揮官們走過去和他談話時

，他立都不立起來，反而很傲慢的命令他們供給他們馬和雞鴨米飯。他還以為中國人是他的奴隸。

中國長官就對他說：

「不要錯認了我們厚待你的好意。那並不是說我們是你的奴隸。日本軍隊會這樣的教你。可是在這裏你所處的不是命令的地位，我們給你吃大米，自己却吃小米，我們也給你最好的食物。待你可算至意盡意了。你還要打我們的農民，但我們並不殺害你。就是要告訴你，假若你再打我們的老百姓，我們也照樣的打你了。」

從此以後他的態度改變了。有一次我看見朱德給他騎他自己的馬。旁邊一個日本小工也騎着一匹馬，漸漸的這位日本軍官在各方面都改變了。人家和他講話，他也和他們討論他的觀點。他說日本已失去了全世界的友誼。這都是日本軍閥的錯誤政策所造成的局面，現在須要一個國際運動來改變目前中日問題解決的方法，他又說在中國和中國人一起過新年，一定很有意思，可是沒有想到在這種情形之下過俘虜的新年。

這兩個日本俘虜都不敢回家也不敢回到軍隊裏來，所以我們把他們送到雲南去了。

我從各方面注意着八路軍長官的工作，從來找不着一點錯。只是增加我對他們的尊敬心。昨天在我們離開那富農家以前。他的三個兒子告訴我們他們正在預備加入抗日戰爭，兩個小兒子將動身赴雲南入抗日政治軍事大學。長子已經加入了遊擊隊。

他們的白髮雙親聽了很以為樂，轉過來向我們笑笑，他們將唯一的三個兒子交給八路軍了。在八路軍中不但都是窮苦農民之子，也有許多是中國各處的富家子弟。有的中國共產黨領袖是屬於中國從前的統治階級。

臨走我給這富農全家拍了張照，他們滿面笑容非常快樂。可是我心中很替他們難受。一句話也講不出，為要掩飾內心的情感，我不禁大笑了起來，也許笑得太大聲了。

六 見聞、新聞、晤談和轟炸

平陽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我離開八路軍幾天到這一個古舊的城來，搜尋許多已知及未知的事實。屬於前一類的，就是我希望能在八路軍傷兵未運到西面去以前趕到這兒。他們在這城以北幾里路的一個鄉村裏，但是當我到的時候他們已經把傷兵運走了。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們缺少藥品，大體說起來我們缺少一切最急切需要的東西，還好我們的傷兵不像其他軍隊裏的傷兵那樣狼狽。我們搬運傷兵，有數千農民自願地從每一個市鎮和鄉村出發，用昇牀去搬運他們。我們的救護組派所有沿着運輸線上的人，去組織救護隊，使傷兵在晚上也能得到看護。醫師和護士跟他們一起去，有幾個留在所裏等候。我記得二三禮拜以前我曾來到一個鄉村逗留了半小時。幾百傷兵在那邊等了好幾個晚上。這鄉村毫無瑕疵，他們的炕（北方人睡的牀）很清潔，在裏邊燒着火，所有的農民都預備着熱水，因為一批新傷兵將在那天運到。

其餘軍隊的傷兵真是淒慘得很，假使可能的話，就把他們裝在運貨車上送到省的南部去，沒有

醫師和護士跟他們去，其中有許多在路上須停留幾個禮拜。有的躺在鐵道旁邊，而沒有人招他們到車上去。同時成千的輕傷兵士獨自徬徨向着省的南部走去，當我們的軍隊從北方沿着鐵道的東面走着，我們碰見好多屬於其他軍隊的傷兵在路旁彳亍。他們臉色蒼白、僵僵、精疲力盡，甚至晚上沒有被褥禦寒。我跟三路軍中最好的一個傷兵談話，他不敢騎我的馬，因為他從來沒有騎過馬。他從我們那裏拿去一些食物和錢，那天深夜他到我們的鄉村裏來希望八路軍編他入伍。後來我跟其餘二個顛蹶着的兵士談話。起先他們不願告訴我們他們隸屬那一路軍，反而問我們是那一路軍。接着他們說是八路軍中的人！我一調查知道他們不是，他們所以這樣說，是希望我們會看顧他們，不過我們不管誰都看顧的。還有輕傷的兵在深夜裏追蹙我們到鄉村裏來。他們要加入我們，我們也不能離棄他們，沿途的農民都願意看顧他們，直到他們完全復原；不過他們會離開這些農民的村舍來追趕我們的軍隊，深晚跑來要求加入我們的隊伍。

對於八路軍中，每一個人是寶貴的人才，他們受了幾年的訓練，所以他們在政治上有充分的發展，很明瞭他們在中國史和世界史上的地位。整個軍隊很關慮每一個人的生死。

我曾希望在這城附近找到我們的傷兵，我可以知道他們最需要的是什麼藥品？我問過司令部，他們說：「差不多每一樣東西我們都需要」，他們沒有防疫苗，沒有牛痘苗、防腐劑、棉花、紗布、和其餘戰時所急需的材料都不充備，輸血的事在中國軍隊裏根本談不到。

離此南面十里有一個醫院，一位在這裏主辦外國教會醫院的醫師，到那邊去施手術或診治傷兵。那些宣教師告訴我說，所有的中國醫師差不多都逃出這省了。雖然他們接到軍事當局的命令留着看護傷兵，祇有一個中國教會醫師留着。

平陽府也叫臨汾，現在是這省的一個政治和軍事中心，在北方打敗的軍隊到這裏來，改編以後再送到前線去。生力軍經過這裏開赴前線，日軍藉着他們的間諜網探悉這種情形，但他們尚未到此轟燬。

從一羣侵略的日本人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大屠殺場。這城擁擠着人民和軍隊，街上都是連綿不斷的軍用車，裝滿了軍需品，騾和馬拖着，或者由駱駝或人載在背上。自早至晚武裝的和非武裝的士兵在街上絡繹不絕，騎兵隊喧然而過，大聲叫人避讓。常常有一輛車子在狹窄的街道上壞了，於是全城的交通都受了阻礙，直到它修好了才能恢復。街都上就充滿了呼喊的聲音，辱罵那不幸的趕車者的母親和祖母，這趕車者又同樣的辱罵騾子的母親，而騾子則叫着抗議——這些中國的咒詛人也許毫不介意，但是我相信騾子却不能忍耐。騾嘯馬嘶，配着軍用車的喇叭聲鬧得亦樂乎。

沿着狹街的兩旁，有食物用具小販的桌子和「活動飯館」。那裏你可以買到一個舊的閃光燈和用過的電池，這些東西小販們大事鼓吹。你可以買到世界上最破爛的棉紗襪子，這些看上去似

乎是日本的出品，你可以買到洗臉手巾和粗皂。你不能找到一雙合適的布鞋，雖然沿街坐着一排的纏腳婆整天在做鞋底和襪底。她們笑我的腳大，當我看她們腳的時候不禁渾身戰慄，她們的腳彎曲得像山羊的蹄。

但是從小販那裏能買到最好的東西，那就是在沒蓋的鐵鍋裏沸着的食物。彌漫的灰塵整天在城內飛揚，弄得大餅上，煮的菜和麥芽糖上都是。在鍋子裏沸着的肉，種類很多。從新鮮的豬肉到死的驢肉，驢肉或狗肉。假使你冒着險和民衆講微菌的害處，那麼滿街的人都要圍着笑你是個天下第一號呆子，大部份的中國人不相信他們所看不見微菌。我問禮普他怎樣去對一個人解釋微菌呢？他說他能很容易的做到，我問他：「怎樣」？禮普說：「我告訴他們世界上有很奇怪的東西能使他們生病」，我抗議的說：「也許他們會想你的意思是說一個邪靈或惡魔」，我疑惑禮普自己也許還不懂什麼叫做微菌，所以我就不接下去說了。

我想這個古舊的城裏的情形和唐宋時代也許沒有什麼分別。因為到了這城就好像回到漢族的孩提時期，這城是中國古時一個皇帝的京都，叫做「堯都」，五六千年對中國人是沒有大的差別。這裏南面十里有一座尊堯的廟，有人說堯就生在這裏。假使在這比較新一些的廟裏有什麼東西值得看，我一定要去的。我知道我們現在正在遊歷人類最早文化發源地之一，而我們的軍隊不過是經過這古土去抵抗野蠻侵略者的軍隊之一罷了，我有時覺得我是在這些中國歷史上「僕僕風塵

的戰士們」中間。

然而現在有許多新穎和有希望的事物，有許多現象表明人民最後已經被鼓舞起來了，在平陽府裏房屋的牆上可以看見各種反日的標語、用黑、紅和白的漆，或粉筆寫的。這是八路軍的工作，政府所有的軍隊都攜帶印好的招貼和標語，貼在幾個大城市裏的牆上。但是八路軍實際上到處用手寫成標語——是軍隊裏的人心中發出來的標語，就是守衛兵也不斷的在室內室外寫標語。在這城內民房牆上還畫着毛澤東、朱德和彭德懷的肖像。毛澤東的臉畫得又長又瘦像一個馬臉，朱德的面相足以嚇死日本人，而彭德懷的下頰比日本軍閥都傲慢蔑藐，我想沒有關係這也是好的。還有，這城內有許多民衆現代化的組織，充滿了新世界的熱望，例如前線總動員委員會、敢死隊、青年先鋒隊和犧牲救國聯合會。也有遊擊隊，其中有幾個在八路軍入省以前已經存在了，不過大半是由共產黨員發起的。他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訓練民衆與日本抗戰。數日前，從北平學生聯合會又來了好幾百學生加入八路軍。他們在受訓練，不久就可以上戰場遊擊。今天我聽見大約有八十個東北學生（大部份屬於小康之家，他們幾星期前到我們司令部來的），正在開始遊擊戰了，他們由八路軍領導已經穿過沿正太路的日本陣線向鄂西推進。

那是晚上，我離開平陽府到這二十五里外的村莊裏來，希望找到幾個受傷的八路軍，但是他們已被運到西面去了。

在這裏我碰見在西北的第一個外國志願兵，他是一個年青的巨哥斯拉夫學生，在兩星期前同了二百個平津學生到這村莊裏來加入八路軍，每天他們受着政治與軍事的訓練。一星期之後他們將荷起鎗來出發到前線去了，到那邊第一步就要開始遊擊戰。

那年輕的外國志願兵請求少講到他的事，因為他的母親住在一個失陷的城市裏，他善講中國話，和別的外國人不同，他不覺得他高於中國人。他的家庭是在中國，他曾在中國受教育，他的朋友和同伴都是中國學生，所以他荷起鎗來保衛中國。當我們分離的時候他說：「我要盡我的力量幫助中國。」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這村莊裏有八路軍的一個辦事處。這些辦事處至少「在我看起來，像現在中國充滿了荒涼痛苦的沙漠中之沃壤。當你經過許多城市和村莊時所看見的都是向前邁進的受傷兵士，或者是被許多窮困問題所逼迫着的農民，他們釘着你看，好像你是從什麼動物園裏逃出來的，不過除此一目的之外，他們就沒有空閒看你了。假使你是屬於八路軍的，他們也許會放下工作領導你到各村莊去，在某幾個村莊或市鎮裏你若走進一個八路軍辦事處的地方你必碰見和善的笑臉。就是在半夜裏，他們也會給你找一個牀，預備一盆炭火，一些食物及熱水，你必覺得好像回到老家了，你可

以忘記整天在冰凍崎嶇小路上走路的疲乏。

在這裏我碰見一個人，他告訴我太原失陷的經過，他說得好像是他親身的經歷。這就是……這不是保衛和失守太原的全部事實，僅是一個悲劇中的一小段，這是一個人的經歷。

日軍從北面沿忻口，東面沿正太路會師進攻太原，在北戰線大概有二十七隊士卒，人數約有六萬至七萬光景，他們在猛烈的飛機大砲掩護之下進攻。中國方面約有三萬人與之抵抗。包括山西省的健兒，高桂滋將軍，馮景才將軍的部下及其他戰士。在東戰線日本用二萬以上的人向前推進，還有飛機大砲相助着。他們在正太路上的娘子關，突破了中國的防線，繼續的進攻，常常藉着他們精良的武器及飛機消滅整個中國隊伍，中國軍隊缺少大砲又沒有飛機的幫助。在一月前有一隊八路軍被派至東戰線去，但是雖然人又少，武器又差，他們到後一星期內，在娘子關以南子日軍以重創，敵軍傷亡五百以上，獲得許多戰馬及軍需品。

在十一月的頭幾天，八路軍的總司令部和一隊八路軍一同在壽陽站越過正太路，開始向鐵路以南移動，去阻止日軍的進展，那知就在他們越過鐵軌的那一天，日軍在壽陽打敗中國軍隊。華軍就開始向離太原數哩的榆次進攻。八路軍接到命令太遲了，來不及移到鐵路以南。在他們沒有立定陣線以前，日軍已大舉進犯省會。

十一月四日那天八路軍，以一抵八與日軍週旋，殺死敵軍一千，截獲大量輜重。不過這一次勝

利對於已迫近的日軍沒有多大影響。就在那天，在忻口北戰線的華軍完全開始向南撤退。閻錫山將軍將他的司令部遷離太原。北戰線總指揮衛立煌將軍解釋，軍隊的撤退，完全爲了戰略關係，假使日軍奪得正太路，就要切斷他們的後路。他又說在忻口的華軍屯居在山地，那邊沒有食物，又缺少人民供應。不過八路軍賀龍的一隊位於大同和忻口間的日軍陣線中，其勢更困，然而他仍守着國土，深得全地民衆的擁護，供給他們食物。

衛立煌將軍是一個能幹的人，但是他不能阻止在忻口一帶的華軍向南潰退，非但是潰退，並且有數千士卒丟棄了他們的武器拚命逃生。賀龍的軍隊趕緊跟着至忻口，撈獲一萬枝來福槍和大批機關鎗。

日軍繼續向太原東部推進。在榆次的華軍差不多一些也不抵抗，祇是不斷的後退。在這軍隊裏有川軍湘軍各一師，十一月五日當八路軍在廣楊村抗敵時，沿正太路的日軍縱隊到遠離太原二十里（不滿十哩）的一站。這一個時期中日本大隊飛機轟炸太原城，破壞範圍甚廣，殺人不計其數，把北門和該處城牆完全摧毀。

去年因守衛綏遠而獲得全世界褒獎的傅作義將軍，一月前被任爲守衛太原的長官。經日軍末一次的總攻擊，他的軍隊祇存六千，他帶領這六千人從忻口前線到太原，現在因爲日軍分兩路來襲而華軍又已後退，只有他帶同這六千人同守該城。

十一月五日晚上，日軍已達三十里之外，太原城開始總撤退。那時正有三萬華軍帶了他們的行裝，馬騾從忻口前鋒擁而下，撤退的大路是跨過城西的汾水。在這河上有四座橋，兩座在北面，南面的一座是木橋，第四座祇有少數人知道，是在那南北二橋之間的，最近才造好，他們就取道這橋逃了。

十一月五日天將晚的時候，日機不能再轟炸這城了。太原居民開始逃出南門，越過汾水南面的橋，勢如潮湧。北面的二座橋上是撤退的兵士，一片烏黑擁擠着喧嚷着，人民沒有擠在他們中間的機會。和他們一同走的是傷兵，跌倒了被人踏死的有不少，有時橋上塞滿了車馬，接着便是爭奪，他們的叫喊聲在城內都可以聽見。

在太原撤退的民衆中間有四十個八路軍太原司令部的人，他們把無線電收音機、文件、地圖和行李裝在七輛運貨車上，三輛能够從那設防的鋼骨水泥的西門通過。這三輛運貨車跨過汾水，在河那邊等候其餘的四輛，那四輛由南門和人民爬走着想走南邊的橋。但是一輛坦克車在南邊的橋中央壞了，於是祇留着兩狹窄地方給人民在兩旁魚貫而行，車輛和馬匹都不能走。在這橋四周和沿汾水的兩岸，人山人海從忻口前線來的騎兵隊、運貨車、私人汽車、騾子、驢子、馬匹以及各種車輛。每個男女老幼都想把他們自己的財產帶走一些。老弱的被壓倒在地上，筋疲力盡被人馬踐死。有悲痛的哭聲、呼號聲、嘔嘔嘔嘔人們互相推擠，有婦女的昏厥，小孩子們的慘叫。八路

軍的那四輛車子簡直寸步難行。他們在人堆中停滯着。

到了十一時，夜深了。那人海一滴一滴的在跨過那橋，同時撤退的兵和他們的車馬在北邊的橋上推進着。和他們一起的有從北邊前線來的許多運貨汽車和坦克車，他們正在拖着幾尊戰砲過橋。

在四輛車上的八路軍知道日機在天明要開始轟炸這些橋上的難民。他們走過這橋需要好幾個鐘頭。但是他們非得過去否則不得逃生。因此他們放棄了他們的四輛車子和他們的行李。他們把無線電收音機和電池，地圖和公文的箱子用皮帶揪在他們的背上，開始向前走去。有幾個在早晨三點鐘走過那橋，可是找不到他們的同伴，其中有他們的領袖，就是八路軍北方總指揮的代表，周恩來。其中還有一個脫去了衣服開始在冰凍的汾水裏游回去——可是他發現不必游水——可以涉水而過！

發現了這淺水之後，一個八路軍人開始指揮未過橋的難民，和雜在他們一起的騎兵及步卒。他指示士兵和身強力健的人涉水過來。以前沒有人指揮過。現在每一個男子，婦女和小孩都服從領袖，成千成萬人馬的踐水聲響激雲霄。

八路軍叫壯丁試把毀壞的坦克車丟到河裏去，數千人自動的起來，不過沒有多少人可以走近這坦克車。他們盡力的拖曳，可是絲毫不能動它。他們讓第二批生力軍來拖。這樣的換班，費去了

差不多一小時的工夫，可是沒有成效。那鋼鐵的坦克車太重了沒有起重機不能移動它。祇好把它放棄，而婦女和小孩就在它兩旁慢慢的挨過去。

八路軍的「領袖」到北面去察勘，他看見他自己軍隊裏的三輛運貨車，他就吩咐他們在南面的橋邊等候他們的夥伴。說罷，他就向前走去。在破曉以前，夜的黑暗消失了；在這灰色的晨光中，他發現那汾水上的新木橋！那橋很潔白地橫在河上，沒有一個人在那橋上走過，他趕緊地跑回來吩咐難民由那邊走，他們就開始像暴風雨般地衝過去。「領袖」們回到那三輛運貨車的地方，看見他的夥伴都聚在那裏，中間有周恩來，他們漸漸沿路向西南移動。要想回頭去運其餘的四輛車，但已太遲，因為天已破曉了。不一會兒第一批敵機出現在太原上空，開始轟炸汾水上面的橋以及包圍還沒有渡河的許多軍隊，那時八路軍恰好剛到幾里以外的小村子了。

衛立煌將軍從太原城出來指揮橋上的中國軍隊。他們都是山西的兵士。他和一般山西軍官合作把他們聚集起來，抵禦由北方追踵而來的日軍。他們沿着太原西面的城牆開始爭鬪。不過華軍人數既少又無機槍，漸漸地不支，沿同蒲路向南退去，在城內傳作義將軍和他的六千部下開始根據城牆和城內的陣腳抵禦進犯的日軍。

天剛亮的時候，城外的一角有一位曾在東戰線抵抗的川軍師長鄧錫候將軍，想收集他的殘部。他的一師死去四千祇存三千。鄧將軍命令他的軍隊入內幫助傳作義將軍。他後來跟着進去——

但一看他的部下却一個也沒有進去！他們已聞風而走了。

在太原城內，傅作義將軍和他的六千人緊守陣地。由十一月六日至八日他們不分晝夜繼續抵抗。城牆上滿塗鮮血，保衛國土者的死屍倒在他們機槍旁邊給他們的夥伴做躲身之處。

魁梧、樸實、忠誠的北方軍人傅將軍在他們中間指揮着，人家說他在那幾日中老了許多，他的眼睛因為睡眠不足和疲乏的緣故，變成赤紅的顏色，他的衣服破了、髒了，而且滿染血跡。他的無線電被破壞了，他不能發訊給城外的夥伴。他們以為他和他的部下已經全軍覆沒了。十一月八日將過去的時候，傅將軍的六千人死去四千，還有許多受傷。結果他和他的殘部在那天晚上離開太原。我們不知道他們用什麼方法逃出來的，他們經過一晝夜的步行才到了西南部的汾陽城。我們不知道日軍什麼時候進太原城的。城門外面都埋了地雷，所以他們要進城非受極大的損失不可。他們最後佔據了這一個城，城牆上都是冰凍了的守土者的血跡。凍僵了的屍體躺在地上，臉向着陰沉沉寒冷的天空——都是嚴肅、堅決有使命的臉。

……這是我聽見關於太原城的故事——這一個故事還得等着將來去結束。

平陽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昨天晚上我們回到這城來，在傍晚時漸漸走近那高大灰色的城牆。寒風吹動着排得很整齊的樹上的枯枝；枯萎的野草垂在地面上搖擺着；乾的青草翹翹作聲。不潔的冰塊掛在背着軍需品緩緩地走着的駱駝腿毛上。

禮普急忙到西安去組織一個委員會，替在淪陷區內抗戰的義勇軍捐錢。我的兩個衛兵和我因為太遲了趕不上在八路軍司令部吃晚飯，所以就向一個在我們門前的小販買了一些食物吃了，爬上炕去睡覺。

那天晚上我叫醒我的衛兵，告訴他們我很不舒服。我凍僵了，我的心很快地運輸着血到全身去。所以我頭部跳動得利害。我想到中國的各種疾病如紅疹乃其中之一，我又回想到這月我被虱子咬過兩天。但是我冷得要命，頭痛得像要破開來似的，我的心急急地跳着，我知道這是中了毒。我萬分着急的睡着，忽然我的胃反起來了。衛兵扶我到外面去，我就嘔吐，我覺得已失去知覺，於是他倆就把冷的東西放在我頭上。我聽見其中一個也在外面嘔吐，他搖搖擺擺的回進屋子裏來，臉色蒼白，神志已不大十分清楚，倒在炕上。還有一個也同樣的嘔吐，我知道我們已中了毒。那城是這樣的死寂。我們住的屋子是在一所離開我們軍隊二扇門的房子裏。我們都站不起來，我不願差遣他們去，自己又不能到辦事處去。

我們三個人整整吐了一個晚上，而且害了痢疾。我的心急烈的跳着，後來又跳得慢了，結果

差不多快停止了。我沒有咖啡，什麼藥都沒有。我不斷的在炕上爬來爬去摸他倆的脈息，他倆已經失去一半知覺了。時間慢慢的逝去。我最危險的時期已過去了，我常想那個擅長音樂和聽覺靈敏的衛兵患病來一定很厲害，的確如此。我和另外一個衛兵起來燒水給他吃，但他尚不蘇醒。

我的江西衛兵到街上去叫了兩輛洋車。我們把病重的一個衛兵裝在車上，然後我們一同到醫院去。我在那裏拿到了藥。衛兵瀉過之後，他們給他吃些藥，放在牀上。我呢？很快的就復原了，便和那教會醫師談談話，同時注視他治療。每天到他醫院裏來的一大串傷兵，在他的桌旁牆上有一個日曆，寫着今天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日」我知道我弄錯了日子，所以我就早離開這裏一天。

十一時我帶了衛兵回去，他們就睡覺了。我與衛立煌將軍還有一個約會。

我對辦事處派來接我的人說：「我病了不想去」。

他回答說：「那不打緊，每一個人都有些病。我自己也有點頭痛」。假使我告訴他我和兩個衛兵因為吃了毒物幾乎死去，他一定不會相信的，所以我就決定仍去赴那個約會，我的頭還是痛，心還是不斷的跳，我覺得骯髒、疲乏、和困苦。

我好像漂漂泊泊的去見那衛立煌將軍，他是中央軍及山西軍的總司令。也是在太原沒有失守以前，城北折口前線的總司令，若是在別的情形之下我不會去見他的。但是這是抗戰的時候，是中國全民族和軍隊抗日的時候，他們的情況比我要壞上幾倍。有病的和輕傷的繼續在抗戰，我敢說

這是事實，然而我的病老是纏繞着我，我體內的毒似乎在控制我的腦部。

進了衛將軍司令部的第一個印象便是：他手下辦事人員的服裝。每一個人都穿着上等厚呢的制服和外套，有好幾個人戴着皮帽，皮領，穿着擦得光亮如鏡的黑皮靴，我對我自己的破綁腿和褪了顏色的破鞋子瞰了一眼，更覺得我自己像一個漂泊的人了。

衛將軍有他自己的譯員，那譯員用着批評的態度招待我。他研究我的制服，綁腿和鞋子之後，很顯明的露出看不起我的神氣。衛將軍進來之後他伸手叫我坐下，他自己也坐下，直對着我的臉看，他一些也不看我的破服裝。他還是一個青年，在我看起來不過三十五歲。矮小，肩方，有一簇黑小鬍子，他的軍服和外套是用上好的羊毛做的，顏色是茶褐色，很暖和。他的領子和軍帽是皮的，他的靴子擦得光亮異常，一點兒灰塵都沒有。

衛將軍是一個很和氣的人，常常帶着笑容，處處顯出他是一個特別能幹的領袖，自始至終他露出愉快樂觀的精神。

他對山西境內的陣線很是樂觀。他說日軍的主力現在集中在太原，以前他們在西北前線約有二十七聯隊，現在已死去了一半，他說山西一戰他們損失三萬人。現在在太原城內有許多都是生病，受傷和筋疲力盡的人。他們陷在極大的困難之中。太原的失陷並不十分緊要，他們不能得到援軍或糧食，而且從北方他們也得不到什麼幫助，因為那邊駐有華軍，就是八路軍，可以隨時騷

援日軍。

他設當他們佔據太原的時候，他們計劃繼續向南進攻，爭取山西全部。他們佔據了平遙、代縣、趙城和太谷，但是後來又退出，祇留一小部在太谷，現在華軍正包圍着太谷。

衛將軍說華軍必須退出忻口，因為如日軍佔據正太線而由東面進至太原後，忻口守軍的後路將被日軍切斷。忻口的華軍一直在極困難的情形之下不斷地抗戰。他們不像敵人般有飛機大砲來助戰，他們又深處山地，缺少糧食，接濟也很困難。

我就問衛將軍日軍爲什麼又在撤退？他以爲有三個理由：（一）他們的交通非常困難尤其是在此部；（二）他們的陣線太長，如遇強力抵抗就將毀滅；（三）他們損失奇重，需要援軍，可是現在得不到。

衛將軍說：「我們可以守住山西」，我問他華軍屢次失利對這點有何把握呢？他回答說：「把民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

我聽了驚奇異常，他的話很像八路軍人所說的。

我再問他：「在這一點上你已做了些什麼呢？」他回答說：「我們才開始」，然後他加上一句說他們已經預備了許多炸彈。

八路軍的政策引起我許多思索——就是他們幾個月來耐心的勸民衆組織和武裝起來。他們早

已實行這一點——不過他們沒有充分的武器。我想起我們經過許多村莊時的那些民衆大會，我也想起朱德冒着雨對民衆演說……人民都伸長頭頸想聽到他的每一個字……他們的臉都緊張、嚴肅、熱誠，處處表顯出他們心裏的堅決和信心……雨下得很大，他們還是站着，一些也不動，眼睛注視着朱德一點也不放鬆。

這些深切的印象都回來攪擾我，使我忘了我在和衛將軍談話。

那站着的人對於我的靜默無言大大的不耐煩，他問我還有要問的嗎。我不禁倉惶失措想再問下去，忽然一個衛兵在門口報告說：「飛機來了」。

衛將軍收集了他面前的文件叫我跟他去，我倘踏出司令部就不能再向前走了。避彈的地下室在一個操場的那一邊，衛將軍大聲叫那些向地下室跑去的人不要跑。他把我拖到一座小廟的廊簷下暫躲，一會兒他又把我拉出來說：「看」！我倆仔細的看，正在我們頭頂上的兩架飛機，它們向前沒有多少就——

轟！轟！炸彈開始扔下來了——正扔中熱鬧的街市，離司令部不遠，衛將軍和我急急仆倒在地。我們周圍全城的高射砲和機關鎗開始大作。飛機繼續擲彈，一個個墜伏在地不知道投了多少，頃刻之間全城變成戰地了。

我們看這兩架飛機飛出城外，轟炸也停止了，我說：「飛機走了」。

衛將軍說：「不！它們又回來了！」

當這城再遭轟炸的時候，我們已經到了操場那邊的地下室。

那地下室太淺，我們蹲着還能看見飛機在飛。這時候衛將軍開始問我外國對於中日之戰的意見。我告訴他在美國、英國、法國、印度、蘇聯的民衆反日運動和由西班牙共和政府傳來的同情。這一種新聞使他高興萬分。他轉述給我們四周的人聽，可是他們也許沒有聽見，因為砲聲太大的緣故。

他又問我對八路軍的意見，我對他說我深深的欽佩他們。我看見他們把民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他很熱誠的喊道：「這真是好軍隊，擁有上選的不怕死的戰士」。

他問我是不是一個共產黨徒，我回答說不是。他大聲道：「但是共產黨是這個……」他一面從下面伸出一個大姆指來，這意思是說：「天下第一號」！

空襲完後，我們離開地室，看見一隊山西兵士正在向我們旁邊的地室跑去。其中有一個穿茶褐色軍服的長官。一個炸彈正落在他們身旁，彈片割破了他的外套，打碎了他帽上的徽章，打落了他的軍帽——可是他一些沒有受傷；他和衛將軍談起這事時真是哭笑不得。

晤談的時間完了。我離開他們走上街去。街上擁擠不堪。炸彈中了目標，死的傷的渾混在人羣中間。在八路軍辦事處後面聽說約有一百多人被炸死或炸傷的，一大半是老百姓。有幾個傳作

義將軍的衛隊那時正在街上也被擊中。

我再也不忍看那死傷者四分五裂的肢體。一輛運貨汽車等着把我們帶回總司令部去。那汽車夫不斷的催促我們，因為飛機隨時都會來的。我把我的衛兵由牀上扶起，再把他們和我們的被褥堆在車上，我們一切都預備好了。但是我們在一小時之後才得離開這城。我們退到一條小胡同裏去等着，有一連串騾子車走過，上面裝滿着軍需品。那些都是雙輪車子，車輪是用很硬的木料和鐵軸製成的。其中有幾輛由肥壯的牛不慌不忙的拖着走。

我不禁喊道：「假使現在飛機來了，那怎麼辦呢？」

我們的司機回答道：「老百姓不把這個放在心上的，無論怎樣他們不肯加鞭的——飛機不飛機沒有關係」。

我們在一條像長蛇似的灰色汽車路上加上了速度。不過我們途中停了兩次，許多兵士站在路中對我們舞揚着鎗。

司機問道：「你們是誰？」

「八路軍遊擊隊……帶我們一程」！他們是年輕的農民從十五至二十歲都有。他們都生得高而壯，青年和快樂的精神溢在眉間。

司機道：「擠進來」！然後他對我宛然一笑說：「好！很好」！

傍晚我們到了洪洞。好像是很神奇的，在那邊我們和徐全同丁玲撞了一個滿懷。徐全到這裏來希望找到一個浴室，他找到了一個，可是浴池邊上積垢有一寸厚，同時有好幾百人坐在池邊上。他決定不洗澡了。我留丁玲獨自站在街上，就和我的衛兵走向鄉間，我們到司令部去還要走二十幾里路哩。

那司機看我們走向前去。這裏已是公路的盡頭。我們走了幾里聽見後面有一輛運貨車在行駛着，他說天色深黑，旅客常遇強盜剪徑。他想把我們送到司令部去。

他試了三個鐘頭，好容易經過了兩扇鄉村的狹門，但是有的時候他必須繞道多走四分之一哩的路程，然後沿着驢車走的路駛去，這種路並不比人行道寬多少。全村的人都湧出來指示我們途徑。婦女們從來沒有見過汽車，老的幼的塞滿了一路，張大了嘴指手劃腳的釘着我們看。有一處許多村夫拿了鏟鋤替我們弄平了一個斜坡，我們才得過去。

在疲乏、疾病、寒夜之中，有一次我自言自語的叫起來說：「天啊！我們怎能盼望這般人去抵抗日本人呢——他們像野獸般無知無識的瞪着眼看汽車」，那些纏腳的婦女，蓬頭散髮，抱着骯髒的嬰孩。他們對汽車前面的大燈，只是像傻子般的癡笑。

後來我又自言自語的叫道：「唉！你也太過慮了」。我又憶及八路軍的歷史；以及數月前我經過晉東與各村鎮時的經驗。這種村鎮正與現在經過的相同。紅軍第一次也是從這種村中出來的。

七 一個蘇息的片刻和旅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在八路軍總司令部——

今天俘虜部的一個衛兵，來邀我到他們的房間裏去，因為那邊到了一個日本俘虜；徐全和丁玲，已經到一個離開這裏數里的村落裏去了，所以我便獨自前往。

在俘虜部房間裏，坐着一個穿日本制服和日本外衣的人，誠摯地和其他幾個人談着話。起初我並不知道他是俘虜，以為也許是個喬裝的中國人。因為八路軍中很多人穿着日本衣服；在他的容貌上看來，又確像一個中國人，我簡直不能說出一些差別，直至他起立折腰向我招呼的時候，我纔認出他是一個日本人。

他是一個具有異常同情的面貌和態度的人；他年紀很輕，——僅二十七歲，據他說，他是日本長崎地方的建築工人；他從童年十二歲時起做工，現在已經做了十五年的工人了。他已經結婚，有一個孩子。

他具有一種坦白和率直的神氣，但絕無傲慢的態度。他有許多地方，非常真實，實事求是，

真實得和地球一樣；並且異常的動人。我們每個人都愛他，他也都愛我們。不久我們便促膝談心；談到戰爭的各種狀況，中國和日本，日本軍隊，他在軍隊中的生活和八路軍。他對各種問題，都很坦白誠摯的回答；並且毫不猶豫的詢問關於我們和我們生活的種種問題。

他是在十一月四日在廣楊村的一役，被林彪的部隊所俘獲。他的頸間中了彈；當他掛了彩被八路軍從戰地上抬到後方的時候，他在韌裏拔出小刀，企圖割斷頸靜脈以自殺。

他說：『我們的司令部和日本報紙告訴我們，說中國人殺戮一切的俘虜；我想你們要先拷問了我以後，再殺我的頭，所以我纔企圖先行自殺……我流血過多，很覺疲倦，你們看我的傷痕！他解開他的外衣。他貼身穿着兩件潔淨的藍色棉織的中國襖衣，洗得很乾淨；但他短外衣的裏面，有一塊很大的血漬，那血漬將他外衣的裏子都弄污了。他頭上的一根神經受了傷，所以很難轉動他的右臂。

他受傷後就被送入八路軍的軍醫院。據他說醫生們都很仔細的並且很溫和的替他診治；他們軍隊裏的傷兵，都告訴他日本的傷兵均遭殺戮，實在是無稽之談。八路軍司令部派人來和他談話，告訴他關於八路軍的一切；並說八路軍對於日本的工農，都認為是他們的弟兄。

這時房間裏的一個人對我說：『當我們在醫院裏對他解釋時，他竟掩面而泣了』。

他的傷勢比較從前好得多了；雖然他的右手痊愈得較為遲慢，可是他已經能够行動談話了。

他這一次被遣送到司令部來，是因為他太孤寂，沒有人和他談話，而司令部裏却有許多人會講日本話。

據他說，日本軍隊中，大多數人都反對戰爭，厭惡戰爭；但是他們因為奉到軍令到中國來，所以纔來；假如他不如此，就要受到監禁和死刑的處分。日本的軍紀極為嚴厲，所以任何反對戰爭的有組織的運動，他都認為是不可能的。兵士們所聽到的，都是關於中國人如何屠殺日本人，中國人如何將日本俘虜梟首的種種事情，所以日本兵士在作戰的時候，都是拚命的打，因為他們知道橫直總是一死。

我們問他有沒有親眼看見殘殺中國人民的事？他說他個人從沒有在場看見過殺人；但是他所屬的一師團，經過河北省向南開發，抵達石家莊交叉站的時候，他目視路旁躺著許多中國農人的屍體；那些屍體，被繩索綁着，都是被人用刀殺死的。他隊中的其他兵士告訴他，這些農人都是被他一師團裏的軍官所殺死。中國婦女們被俘獲後，也遭到同樣的厄運；——他本人絕沒有這種行爲，但他從別的兵士方面聽到，中國婦女們都是爲軍隊的需要而被俘。他們很懇切熱誠的態度，告訴我們上述的事情，並且設法列舉他親眼看見被殘殺的中國農人屍體的村落。他對我們侃侃而談既往的事情，好像對他密友談話一般。

我們談到將來甚麼時候日本和中國的工農，可以做他們國家的主人翁，並且同兄弟一般的互

相合作；他對我們表示同意。他連續不斷的問我們關於紅軍的歷史。他說在過去幾年內，曾經在日本報紙上讀到兩三篇關於紅軍的文字；他現在要曉得紅軍的一切。他具有一種強烈，堅決而機敏的興趣，你可感覺到你對他所說的話，都能够在他的心靈上，生根結果。事實上我們所談的，也正是關於這類的事——日本工人將來能做些什麼，他本人將來能做些什麼，以及我們大家能做些什麼以達到我們的目標？他告訴我們他所能做和要做的事；關於這一點，他自從被俘的第二天，有人對他解釋中國軍隊作戰的目標，和八路軍作戰的目標後，他就想到。他已經考慮到將來的工作，——但這是屬於他自己的生活。

有時候他垂頭彎腰，感覺疼痛；他的臂膀尤感痛苦。我們問他我們能够做些甚麼可以幫助他的事？他回答說我們能設法減少他的痛苦。於是我們便幫助他脫去外衣，並考慮我們怎樣能够幫助他減少痛苦。我們用暖熱的綳帶，紮在他的頸項，肩胛，和手臂，他感覺無限的舒適。

「喔！我在我全部的生命歷程中，永遠不能忘記你們」，他說。「我自己的母親從沒有待我較你們更慈愛了。你們為我一切所能做的事都做了。你們療治了我，你們沐浴了我，你們給我購買例外食物的錢，並且派遣一個衛隊照應我的需要。我不需要什麼了。我怎樣纔能够感謝你們呢？」

「你無需感謝我們。你是我們的兄弟之一，因為你是一個工人，並且不贊成這個戰爭。將來

我們要一同工作，制止這個戰爭和一切類似的戰爭」。我們這樣回答他。

「是的」，他低下頭沉思地說。「是的。將來在日本的時候，我要向全國工人說明我在中國所學到的一切」。

今晚我帶了從洪洞教士處借來的各種外國報紙，到朱德那邊去。任弼時（譯音）已先在那裏，我們和其他兩個同志，便以讀報和討論報上的新聞來消磨這個長宵。任弼時讀給我聽最近上海來的無線電報，特別是關於日本軍隊遊行經過公共租界街道，一個英國人和一個美國人被日兵毆打的一件新聞。我們討論日本軍閥在日本鼓動排英運動；特別論到日本軍閥向中國提出的五條議和的條件。這五點在任何時候都是值得記載的，因為那幾點不啻就是奴化中國。那五點是：

(一)承認「滿洲國」及組織中日「滿」集團。

(二)成立華北及內蒙反共自治政府，受日人保護，惟捐稅及關稅收入，均由自己管理。

(三)海關聘請日人為總稅務司，各省省政府均聘用日人為顧問，修改中國關稅以增進日本製造品易取中國原料之貿易。

(四)蔣介石將軍退職，由日人任總統，中國參加反共集團。

(五)中國不能置有陸軍和軍用飛機；組織保安隊；一切商用航空業由日人管理，飛機由日人

供給。

當我逐條的讀出外報所載上述的條款時，朱德就用中文紀錄在一本簿子上。待我讀到第四條「日人爲中國總統」一句，朱德不懂這句的意思，他舉起頭來含有詢問的神情；我重讀一遍，他的面部上便有一種使我永遠不能忘却的表情，但是這是非我筆墨所能形容得出的。任弼時同我相對大笑，這時朱德纔相信我是真實的在讀着日人所提出的條件。他的唯一的反應是加入我們的大笑，但是他的笑沒有歡樂的意味；他的笑是充滿着忿怒。

他同時也將日本對上海公共租界所提出的條件，記在簿子上。他和任弼時請我推想英美將如何對付。我想英美如有任何保持面子的方法，他們或能接受日人的要求。但是日軍在公共租界遊行和毆打英美僑民的最近事件，或將使英美的接受要求，現在成爲不可能。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期，離開現在多遠？」朱德這樣的問我。

我想不久罷。任弼時說他想在日本佔奪南京，開始驅逐英美在華——包括上海在內的全部利益後，或致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我們嗣後談到日人在太原所樹立的偽組織。王英（譯音）好像是一個蒙古人，可是這還不能確定；他是「偽政府」的首領。漢奸南貴蘭（譯音）也是其中委員之一。還有一個叫文作州（譯音）也是委員，他的家離我們這裏很近，他是一個有錢的地主，他是閻錫山將軍的肱股之一。

偽組織的第一步行動，就是開始搜捕中國婦女以供給日軍的需要。日本人會要求三千個婦女

。日軍向中國軍隊投擲傳單，他們第一次戰場上的呼聲是「滅絕共產黨徒」；第二次是「日本人攜帶和平到東亞來」；第三次是「山西華軍不能夠和日軍作戰；中國人民也不能夠對日作戰，所以他們應該投降」。

任弼時告訴我，日軍現在用遊擊戰術對八路軍和其他中國軍隊作戰；他們不敢用小股的遊擊隊，所以他們用大隊的遊擊隊，而且都是騎兵。

我們一直談到深夜；朱德請我們吃咖啡——這使我澈夜未睡，而能在酷冷的空氣中坐在這裏寫我的日記。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八路軍總司令部——

日子幾天過去了，我們仍聚在一處，這一點我很覺快樂；牠給了我一個紀錄八路軍從九月初起對日軍作戰經過的機會。

在中國北部和西北部的軍隊裏面，八路軍正在對日本帝國主義，施以充分的壓力。太原敵軍司令 Nagata N. Takeo 將軍，對中國人民發表一個宣言，表示敵軍對八路軍的憎恨。宣言的內容是：

「南京政府因與共產黨及蘇聯合作，致使中國及遠東趨於毀滅傾覆；因此皇軍便來降拯救中

國。皇軍現已佔領南京，（這一點是不確的）目前所待於征服的，祇是共產黨的魔鬼，他們現在正在擾亂我們所樹立的和平的天堂」。

那宣言勸告中國人民，仍和從前一樣的安居樂業；但是假使曉得有什麼喬裝的紅軍，立即向日軍司令部報告，可以得到現金的酬報。日軍方面願以現金酬報的有三種：

（一）關於紅軍的公文；

（二）與紅軍有關的任何情報或物件；

（三）紅軍內部的情形和紅軍所駐紮的地點。

我們今天在司令部裏，看到這個消息，任弼時的面容，很是嚴肅。朱德的和藹可親的面孔，變成了一個殘忍憎惡的寫照。當我注視他的面目時，我看見了一個數年來貧苦人的壓迫者所畏懼的仇敵。我認爲我完全不認識這個人。在延安他每天在抗日大學裏演講；他閱讀我們從上海帶來最近出版的書籍；他到我處來敘述他生活的故事；在這些場合，我都是在和平的情形下看到他。我們該說他究竟是屬於那一類的人呢？這很使我感覺困難。從同志、朋友、和教師的立場上看來，他是和善而文雅；從人的立場上看來，他是富有情感，具有坦白而不複雜的心地，和謙遜自持的精神。但是當我們閱讀日本新聞和數日前讀到日本向南京所提的議和條件時，我看到一個我不認識的人——他的整個的身心，是一個嚴正的憎惡的寫照。我想到前幾年中，他對軍力較他們佔

絕對優勢的軍隊作戰，對摧殘革命工農的軍隊作戰。今天我所見到的，便是過去十年中的那個
人。

幾天前——十一月八日——我在司令部裏，有人拿了一件蔣介石將軍簽署的公文給我看；這是一件正式公文，授予朱德一個第十八軍總司令的頭銜。因此八路軍的名稱是更改了，而且不是再稱爲「路」而成爲一個整個的陸軍了。這是因爲八路軍擴充迅速的緣故。我對於軍事上技術的事情，知道的很少；但人家告訴我一個稱爲「路」的軍隊，是有某種限制的，而一個整個的軍隊，便沒有那種限制。

我們對名稱的改變，都笑起來了。「八路軍」現在已經深印在每個人民的心裏，我想他們不致改用這新的名稱。

蔣介石將軍對於全國統一陣線，仍極忠誠，他的這種舉動，可以證明。日人現在正在全國鼓動激烈的行動，分裂全國統一陣線；他們的宣傳是「共產威脅」，假如南京願與中國的共產黨決裂，而加入日、德、義反共集團，他們願意與南京議和。這意思不但是對八路軍作戰，而且對蘇聯作戰；並且不啻是一個爲了要在世界強盜中，重新分配弱小民族和天然資源的世界大戰。

德國大使陶德曼，現在很忙碌地企圖引誘蔣介石將軍加入世界上的強盜國家，並且使中國像西班牙一樣的變成戰場。南京有若干份子，願意接受日、德的建議。他們甘願犧牲國家，希望或

能保全他們可憐的財產。但是到現在為止，他們還不敢公然贊助他們的國家的敵人。

不久，當日軍佔奪南京後，我們就可以看到新的偽組織成立。德國人數日前在漢口舉行一個會議，一個發言人已預料及此。據外國報紙所載消息，德日兩國大使間，及德國大使和日本駐華特使間，曾舉行秘密的談話。

前線的消息紛至沓來。許多飛機——屬於那一方面的我們還沒有知道——在轟炸石家莊的日軍。幾個月來向平漢線下開的日軍，現在已向北撤退。我們得到一個最可靠的消息，在太原有兩萬到三萬的日本軍隊，狼狽地向正太鐵路下開，（這是在十一月十七日的事）。再向平津區域上行。其中許多都開回日本去了。

這個兩萬到三萬的日軍，都是病弱受傷，精疲力盡，他們就是佔奪太原的敵軍中的部隊。幾個月月的戰爭，已使日本軍隊中發現巨大的漏洞。日方否認這一點，並且設法對中國提出鐵證，但這是虛偽的。他們的軍隊不僅是疲憊病弱，死亡率也很高。而且他們不能給養他們的軍隊，所以派遣劫掠隊到鄉間去劫掠，但是仍舊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因為中國軍隊，遊擊隊，和人民等，早已將收成遷移到安全地帶了。因此在太原的日軍，派遣出去的大約已佔據他們軍力的半數。

在日軍佔奪太原前，他們沒有時間和精力，趕走他們後方的八路軍；而現在因佔領太原，故有餘力企圖把中國北部和西北部的八路軍掃除出境。

八路軍奪回很多晉北，冀西，察南的城市——這些城市都是淪陷在日本人手裏的。那些城市的名字太多了，不勝枚舉，而且多是無關緊要的。其中最重要的幾個是：晉省東北的靈邱，廣靈，渾源，五臺，孟縣；冀省的涇源，和冀西全境直至平漢路及北平以南沿鐵路的幾個城市；察南平綏路以南的陽原和蔚縣。八路軍迭次破壞平漢路和正太路的許多地方，因而阻礙日軍的交通，擾亂並阻遏日軍的進犯。

在晉省西北及綏南直至大同西部的門戶，八路軍從日本人手裏，收復很多的大城鎮，例如平魯，雷武，井坪城，和右玉，最後一個是晉綏交界地方的一個縣城。大同和忻口間的主要交通線，已永遠的被破壞了。他們在晉北沿大同至忻口的交通線上的大城市朔縣和崞縣，和強敵作戰，但是因為敵人砲火和飛機的威脅，不能將敵人驅逐出去。在晉省東北，八路軍又永遠的破壞了從北平至忻口和太原間的另一條主要交通線。日本軍用車有時有一百五十輛至二百輛，常常很信任地沿這條路輾轉而行，他們有一隊或兩三隊軍隊保護着，這班兵士們，大多像紳士一樣的坐在車上，對着他們新佔領的區域，強作歡笑。九月的末一星期裏，從一個在戰場上被八路軍擊斃的日軍聯隊長屍體上抄出一本日記簿，那日記上有一級關於日本軍用車一千輛在這兩條交通線上所遇意外的記載，裏面寫的是：

「在此間有軍用車一百五十輛，被紅軍毀壞，並有兵士六十名，內有軍官一名陣亡。在這裏戰

爭的時候，婦女們也參加作戰，並擲手榴彈，我已經奉到命令，在這裏的人民，必要加以屠殺。

八路軍毀壞日本軍用車，有時一次達一百輛及五十輛之多；十月十八日的夜裏，他們襲擊明堡日本空軍根據地，將停在那裏的二十四架飛機，毀滅了二十一架；又在十一月杪，奪獲日本軍用騾及馬一千匹，來福鎗數百枝，和大量的軍火，機關鎗約五十挺，野砲數尊，軍用藥品和其他軍需品若干。他們殺敵如麻，所殺死的日軍，約有一萬人。他們從幾千農民中挑選出幾十個人，加以組織和訓練，並使他們武裝起來，對盤踞的敵人，作遊擊戰。據在晉省的中國軍人宣佈說，日軍在這西北的戰役，包括正太路區域和忻口戰役，陣亡將士約有三萬人。

日軍的原來計劃，要在十月三十日佔領太原，然後再沿同蒲路南進，而佔領全省。他們在十一月九日佔據太原，並佔據了太原東南的幾個城市，包括平遙在內。他們在平遙的行爲，可以代表他們在任何地方的行動。他們進了城，拿來福鎗敲擊居民的門戶，進去搜劫錢財，珍寶、食物和婦女。他們劫掠全城——雖然已是十室九空——他們強姦年輕的婦女，並且擄掠了去供給太原日軍的需要。這消息是一個親眼所見的外國人告訴我的。

但不久日軍即從平遙和在太原四週所佔領的其他地方撤退，此後即隨之以二萬到三萬的日軍，開拔赴華北和日本。

當我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平陽（臨汾）的時候，衛立煌告訴我這些日軍撤退的事。在那天的一星期之前，日軍就開始撤退，晉省的中國守軍都曉得這事，並且知道撤退的理由。

但是這都是對橫跨晉北，冀西，下至平漢路，上至察南的廣闊地帶裏的八路軍，進行一個新的大戰的先聲。起初日軍調動一萬生力軍沿平漢路駐紮，保護平漢路以防八路軍和八路軍所武裝及領導的人民的襲擊。後來又調八縱隊兵力，應付平漢路至晉北中部的區域裏的八路軍，並另調六縱隊至晉省西北和大同（日軍的根據地）以西。他們誇言他們就要『掃蕩晉北和冀察的紅軍出境』。

每一縱隊有一千至二千五百的兵士，有幾隊有兩三千人，還有兩三縱隊祇有七百人。每隊有坦克車和飛機掩護，並攜有砲火。在察省及冀西的幾隊，都有騎兵。在這十四個縱隊裏面，有二萬到三萬的生力軍。首先的八縱隊，在十一月第三星期，開始和八路軍交鋒；後來的六縱隊，在十二月第一星期和八路軍作戰。

其中若干縱隊在指定的區域內作戰，但有時候三個縱隊在八路軍扼守的一個重要城市，集合起來，像冀西的來源，阜平，察南的蔚縣。

戰事的激烈，現已達到最高峯，晉北、冀西、察省及正太路沿線都有惡戰。在這幾場戰事中，八路軍襲用他施用了十年的戰術。第一，他們在民衆運動方面已樹立了根基。他們已經喚起民

衆，組織他們，訓練他們並且將他們武裝起來；所以常常一鎮裏的男女老幼全部民衆都在八路軍的指揮下，拿着任何軍器和敵人奮戰。八路軍的兵力往往數量很少，但是他們的勢力却因民衆給他們的共同協助而大大的增厚了。

我們有各處地方來的消息，有一個消息和過去在江西的戰事相同。日軍一縱隊約有二千到三千人，佔領了平漢路的易縣，他們留下另外三千個後備兵，在定縣向西前進攻打八路軍所扼守的兩個重要城鎮。八路軍並不和這可怖的日軍交綏，即棄城而退。城中人民，都攜着食物衣服，趕着豬羊和其他牲畜，跟着八路軍走。八路軍遊擊隊和人民們伺候敵人深入，當他們經過時，就拿來福鎗，手榴彈、棍棒、長鎗、石子等猛烈的轟擊。他們佔據着道路兩旁的高地，擊潰日軍。將他們驅逐回去，並且奪獲了日軍五部坦克車中的一部。冀西曲陽也發生同樣的情事，不過那城市當時並沒有放棄，而仍在人民手中。又有日軍一縱隊，行近察省蔚縣的時候，八路軍也採取同樣的戰略。日軍走過了一個廣闊的平原，使他們的砲火，坦克車，騎兵，飛機可以發揮威力；八路軍就利用晚上和他們作戰，並在蔚縣四週的山谷中伏伺着，乘日軍冒險出來覓食的時候，一鼓將他們擊退到空城裏去。

日軍一縱隊離開正太鐵路沿線的壽陽向孟縣北行，有一隊農民遊擊隊共七百人，帶着二百枝來福鎗，在十二月初的一天，適同這隊日軍遇着，雙方交戰，殺死日軍一百，遊擊隊方面祇陣亡

五人。第二天八路軍又殺死了大約兩百個日軍，八路軍方面陣亡約四十人。

晉北方面，在十一月底，一個精銳的日軍縱隊向渾源開拔。渾源城裏祇有八路軍一連，他們就同着人民，從城裏撤退，留下一座空城給敵人。他們在縣城的東面遇到了來援救他們的八路軍約七百人，兩軍立即在亂石嶺會合等候敵人到來。在十二月一日，他們遇到了敵人，澈夜惡戰，給敵人一個重大的打擊。八路軍方面只陣亡了四十個人。在八路軍受傷的兵士裏面，有二十名因惡戰竟宵，手都凍僵而變成黑色了。

在大同到忻口的一條大道上，八路軍殺死了一千到兩千個敵人。

在這條路上集中在朔縣和崞縣的大隊日軍，現正採取新的戰略。他們在沿河各地配置大砲砲位，並遣派隊伍到附近的村落裏去劫掠，殺戮，強姦婦女。農民遊擊隊曾在這地方和他們遭遇，發生激烈的戰鬥，屢次將他們擊退，因此那地方的全境，便成了常常發生惡戰的戰場。

在別的地方，日軍已採取了他們所著稱的『政治』方策。他們自製了中國制服和帽子，並且在右臂上纏着八路軍的臂章。他們喬裝以後，便去襲擊村落；他們屠殺，劫掠，強姦，並擄掠壯丁。他們認爲用這種策略，可以使人民減低對八路軍的信仰。但是日本人不能夠講中國話，中國北方人都是身體強壯魁梧，而日本人則身材短小矮胖；再則八路軍的兵士身上簡直不帶徽章，而且大都是穿着破舊褪色的制服，所以人民都洞察敵人的奸詐，反而有幾千人民，因此新加入遊擊

隊。

日本人又忙着從事其他『政治』活動。他們常常在他們佔據的大城市裏，從當地的地主，鄉紳裏面，選擇人物，組織偽『政府』。這班地主，鄉紳，都是常常資助他們的。但城市裏的貧民，大概都先逃亡了，所以這種偽『政府』，簡直尋不到人民來制定和施行他們所一手創成的『治安維持會』的決議。

日本人借這種偽組織，開始嚴厲的懲治一切抗日份子——或是他們所謀奪取財產的人民。他們下令一切人民，都須在指定的期內，將他的財產或資金登記，否則即以抗日論，而將財產沒收，他們徵收苛重的新稅。他們因不能得到人民的協助，並且不能得到食物，所以就遣派劫掠隊四出擄掠。在十二月初的一天，日軍劫掠隊一隊，在太原南恰與八路軍兩連相遇；八路軍便立即成了散兵線，散佈在廣大的區域裏，等待敵人深入的時候，他們便起而圍剿；這一役撲滅了敵人一百餘人，受傷的很多；日軍這纔背着受傷的兵士，狼狽而退。日軍其他的劫掠隊也常常遭到同樣的厄運。

戰事現在已達到最高峯。『掃蕩紅軍』，日軍這樣的吶喊着，他們也會對晉省其他中國軍隊這樣的吶喊着。他們的飛機，在中國軍隊和城市村鎮裏面散發傳單。傳單上說日軍到山西不是僅爲了攻打共產黨，並且『樹立東亞和平』；傳單上又說，日本軍隊既已擊潰了中央政府和山西的

軍隊，那麼人們自然無庸希望他們自己能有所作為。共產黨標榜着和日人作戰，是在欺騙人民。『即使共產黨能夠成功，他們仍舊要反過來，終於將人民的財產沒收的』。那傳單上這樣的說。但是大多數中國人民沒有財產可以被沒收；所以這一類的宣傳，或者能影響到有錢的人，有錢的人在人民中僅佔着百分之一，其餘的人當然都是抗日的。

下面就是我們今天所遇到的戰事……

日本飛機在天空札札翱翔，又在尋覓我們。日軍派遣飛機到距離我們不遠的村落裏去偵察。漢奸們正在工作。太原的偽組織就是由當地有錢的地主所組成的。這幾天晚上，月亮十分皎潔，飛機可以恣意轟炸。今天晚上戰地服務團在這個村落裏表演遊藝，正在表演的時候，我們聽到飛機札札的聲音，向我們這邊飛來；那時候朱德正在演講，說明國際間和國家的局勢，並報告八路軍在前線作戰的最新消息。

我能聽到距離很遠的飛機札札的聲音，我聽見飛機漸漸向我們這邊飛來。我恐怕是我聽錯了，所以沒有警告他們；我想這也許是無線電臺的聲音。但是飛機越來越近了，我告訴臺上正在演講的朱德，叫他熄滅他頭頂上面的燈；他表示躊躇，舉目四視，依然不加理會；繼續他的演講。我告訴大家飛機來了，有人說這是無線電臺的聲音。後來飛機近了，因此在屋面上看戲的和聽朱德講演的人，都驚呼着飛機來了。到那個時候，才將燈熄滅了。

這一晚，聽衆多是我們軍隊裏的人，和從各司令部來的人，以及數百個村民。他們擠在一座廟前的廣場中，那座廟就變成了一個講壇。這廣場只有一個出入口，我當時看到了這樣稠密的人衆，我就充滿了恐怖。許多人喊着不要急，不要跑，等在他們原來的地方。因此他們都站着動也不動。我就用力擠出這人羣，看見另外一羣人站着向北仰視着天空。飛機在離開我們很近的上空飛翔。我們聽見飛機飛去了，越離越遠了。我於是回到廣場，聽朱德在黑暗中演講。他繼續不斷的演講，許多人都回到原處沉默地聽着。

八路軍對於空襲是司空見慣的；以前我想我也是這樣，但是我現在發現我並不如此。今天晚上只要對我們丟一顆炸彈，就可以了結了總參謀長。我們常常在死亡的暗影中站着。這個軍隊在十年中都站在死亡的暗影中，他們在一千多個戰場上嘗過死亡的滋味。在這個昏黑的暗影裏面，他們繼續着對人民談話，教育人民，組織人民，訓練人民。他們堅決地站定，他們堅決地作戰。我知道因為他們的精神和他們對人類所負的使命，我能和他們一同站在這暗影裏，正是我的光榮的。我常常恐懼着，我在未和這個軍隊相值並知道他的生活與思想之前，會在生活『平凡』的城中死掉。我不願意死亡，現在也是這樣。但是人總不免一死，我在這裏處之泰然，假使是必要的話，我甯願死在這裏，而不願死在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地方。我希望不會這樣，而我也不歡喜這個思想。有很多的事等着我去做，我願意活得長些，看到一個自由的中國和一個毫無剝削的新人類

社會。

地球是多麼的甜蜜，而常常又是多麼的悲慘啊！今晚我在月色中回家，月光使這個古老的村落，變成了一個黑暗的神祕的陰影。在這條狹徑的盡頭，便是我住的房子，它是一座小廟。我以前沒有注意到它，但是，今晚它在月光下站立着，黑暗而又美麗。那所房屋的屋簷上已長着草，月光照在那乾枯的草上，閃閃的發出光亮。在我房屋圍子裏的門前，有兩株高大的樹，樹上除了長的菓實豆莢以外，連一片葉子都沒有。那樹枝在寒風裏發出沙沙的悲聲，使我心懷中，充滿了憂鬱；但是也使我感覺到地球的美麗。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晉南某地——

「時代怎樣的轉變啊！」一個年老的教士，正在讀着他手中執着的書，這樣審慎地批評着。那本書是中文的，他很流利地讀着，書名叫「法西斯主義是什麼」。和這本書在一起的，是一封朱德親筆寫並親自簽名的中文信。

在這個老教士未接到這本書之前，他曾問我朱德是否願意接受一本「新約全書」。這本書是這個老人僅有的一本中文譯本的聖經，是幾年前人家送他的壽禮，他視同珍寶。朱德的答復是願先感謝他的盛意，並且送給他一本他現在手中所拿着的那本書。

時代確是轉變了！這老教士和他親愛的妻子，都已經過了六十五歲了。他們在中國已經住了四十多年。他們曾在拳匪之亂的時候，被匪徒擄去；並且在西安一個隱匿的地方，看見過正在準備遷回北平的朝廷。他們從窗子裏面，窺見年邁的慈禧太后，和不幸運的光緒皇帝。他們從西北回到北平，那一條道路，很是平坦，一塵不染；他們也循着這條路，到山西向「異教徒」傳授。

這個老教士，一生經過了各種時代重要的轉變，——辛亥革命和數年的內戰，西北的水旱災患，民國十四年至十六年的大革命和繼之以起的幾年戰爭。中國紅軍已有長足的進展，除了吉思汗的戰績外，在歷史上沒有匹敵；紅軍曾侵入山西，圍困這老教士所宣教的縣城。這僅是兩年前的事，他看見南京政府的飛機突然向下疾飛，向紅軍投彈。此後他聽到全國統一陣線已在中國成立了，於是紅軍便開回山西，和日軍作戰。紅軍現在北，南，東，西各方作戰，民衆們現在紛紛講述着紅軍的勇敢和神速的遊擊戰術，這都不是日軍所能對敵的。民衆又稱頌紅軍紀律的嚴明，紅軍對保護人民的盡責，和引起無數青年入伍的理想。有幾個年輕的基督教改革派對共產黨而又是「異教徒」的紅軍都側目而視。這幾個年輕的中國基督教徒對一個教士說：

「你叫我們對上帝祈禱，但是日本人仍然佔領了上海，南京和華北。」

「請你不要這麼想。」教士這樣的回答。

「你們武裝起來準備作戰！」八路軍告訴他們。

這時候幾個教士的腦海中，對於他們所懼怕的八路軍發生紛擾。幾十年來，他們堅信祇有基督教徒使人心田裏充滿仁慈，領導人們看護受傷的人，待人溫和親善，教導人民仁愛忍耐。但是八路軍也有看護受傷的人，對待人民親善而寬忍，並世教導人民，保護人民，鐵面無私地掃除和人民有害的人。

我將我目觀八路軍的經過事實告訴教士們，一個女教士，以驚愕的態度驚呼着：「但是他們是異教徒啊！我從未聽見過異教徒會看護受傷的人。」

我請她想到克里米戰爭和美國內戰之前，基督教徒的對待受傷的人。她從沒有想到歷史上有這樁事，但在宗教信仰上，却有這個條款。她不曉得怎麼八路軍可以那個樣子而依然沒有宗教信仰。假使八路軍可以信仰基督教，那才是一個完全的軍隊了！

這個年邁的教士和他的妻子的心中存着什麼意思，我並不知道。悠久的歲月，給他們很多的智慧和容忍。他們的特性使他們沒有宗教狂。他們捐錢送到八路軍的醫院裏去，就是認為八路軍是異教徒的那個婦人也捐助金錢和手套送給傷兵。那年老的紳士，並且還將前面所說的那本聖經送給朱德，朱德也送給了他一本關於法西斯主義真義的書。

啊！是的！時代轉變了，將來還要看到更大的轉變哩。

我在這老教士和他的太太家裏耽擱了兩夜。我們等待着旅行到別一個有教會設置醫院的城市

裏去。我到那裏去的原因，希望那邊的醫生，願意賣給我們八路軍所需用的藥品，爲了要促成這件事，老教士便和我同去。老教士的醫院裏收容了幾百個受傷的中國人；但是八路軍還需要醫藥上的供給，他們必定要設法來幫助我們的。他們答應了。老教士，主持那個醫院的醫生，衛隊和我，就費了幾小時的時間，在醫院儲藥室裏幫着揀擇，稱重量，裝瓶，並將每個包上貼了籤條，然後包紮着小心地帶回去。我們因爲有了一輛八路軍的軍用車，還幫助一個女教士從城裏退出來。那個城當時是日機轟炸的目標。

我們回到老教士夫婦的家裏，又在他家裏住了一夜。然後再長途跋涉到八路軍司令部。在晚飯後，教堂廣場一個小庭院裏發出了噹噹的小鐘聲，那老婦人含着微笑對我說：

「這是召集祈禱會。」

我沒有參加這個祈禱會，但是他們長跪在他們的椅子前，或是坐着低着頭，閉着眼睛的時候，我靜心地聽着他們，我很奇怪，教士們在這戰禍瀾漫的時候，祈禱些甚麼？

第一個祈禱的人是一所聖經學校裏的導師。雖然他或許要抗辯，但是他的禱告詞，仍是政治的。他祈求上帝使戰事結束，使中國自由，獨立，和平，強盛。他祈求那些「有權威的人」盡其目光和智力，來領導中國到獨立強盛的境域。他祈求在山西別處的教士得到保護。

這位老教士很虔誠的跪着，他的手捧着頭，他祈求上帝去譴責日本人，去毀滅他們轟炸中國

人民致於痛苦死亡的飛機。他祈求那些「有權威的人」盡其努力和目光，使中國和平，獨立，強盛；並使中國人民有勇氣去忍受他們劇大的痛苦。他求上帝保護他的教士同僚們；並替現在危險區域的英報訪員拍特能先生和「我們房裏的客人」祈禱。他祈求米德毛澤東能得着保護，使盡其能力領導他們的人民至和平獨立之境。他爲受了傷的中國人禱告。當他禱告的時候，別的人答應着「阿們」。有一個婦人在啜泣着。

他的聲音消逝了。——他的妻子一個虛心虔誠的老太太——開始爲受傷的人們禱告。她說，受傷的人們沒有藥品，有許多沒有任何的照料。所以牠求上帝發慈悲，使他們能夠得到藥品，幫助恢復交通，以便藥品可以運到。

「上帝啊！保護八路军軍。保護他們所當心的受傷者。使他們能夠得着藥品。在他們抗戰中，給他們以勇氣和能力。」

「阿們！」在她祈求她所一心一意相信的上帝時候，別人這麼應着。

別的教士們爲什麼稱呼這位老太太爲「以色列的母親」，我却不知道。或者他們覺得他們是漂泊異國的流浪者。他們穿着中國衣服而保持他們本國的起居飲食和生活準則。但是有許多地方，這位老太太，已經和她的國家脫離關係。她覺得中國是她的家，所以她的言語是一種奇異的中英混合語。

「我說着一個老婦人的言語，」有一次她很快樂的對我說，當提到她的中國話的時候。「我同婦女們做了許多事。我的言語也是宗教的。而且除了賭咒發誓以外，我也學得中國各種事情。」

「我能教你那些話。」我向他保證。她笑着謝謝我。

她從來沒有學過醫生，但是她常常看護一班分娩的婦女而由她們的丈夫從旁幫助。患了各種疾病的婦孺們到她那裏去求醫治。她在中國偏僻的地方生活着已經有四十年，他讀過醫學書籍，變成了一種鄉下醫生。她告訴怎麼把普通棉花做成藥水棉花，怎麼使用某種眼藥，並且告訴我，有一種樹，上面的葉可以當肥皂用。

她是一個基督教徒，但是許多基督教徒所具有的特點，她倒很少。她是大胆而直言無隱的，毫沒有矯飾和宗教狂。我們談到別的中國軍隊裏面的傷兵時，我告訴她我們如何看見他們躺在路上，我請她教我怎麼樣去救治和包紮一種腿膀裏的創傷。我曾診察過一個人，替他敷洗包紮一處創傷；但是感覺用細帶去縛腿膀裏的傷是很困難的。一位女教士反對地說：

「呵，你爲什麼做那種事情！讓男子們去做罷？你不應該做那麼一樁事情啊！」

「爲什麼不應該？」我就問她。「難道僅僅因爲傷在腿膀裏，你就要我走過一個傷者的身旁而置之不理？」

「是的，真的，」以色列的母親叫起來，當我告訴她的時候。「我是要照你的樣去做！爲什麼不做呢？這種事情毫不使我煩惱。他是一個受傷的人，我們必須幫助他。」

在她沒有特殊工作或和朋友們談話的時候，以色列的母親總消磨她所有時光，編結嬰孩穿的小絨線襪。在他們教會裏的圍子裏有很多中國難民！他們是在日本人佔領太原的時候逃出來。這裏有小孩生下來，都是由以色列的母親去看護着。她拿小襪子送給新生的嬰孩。嬰孩的母親是基督徒或「異教徒」，她是不關心的。她的信心中是如此堅強地相信這種事情是不必多講的。一天早上，她正在織襪，她的目光越過眼鏡上面注視着我，談起上帝，天堂和地獄。她對於這事是十分快樂。她相信上帝的存在，似乎和我相信八路軍的存在一樣。

「我不想把宗教塞到你喉嚨裏去，」她愉快地含着笑向我鄭重的說着。「我不過告訴我我所相信的事。我以爲上帝是真的，就和我的丈夫或這房裏的朋友們是真的一樣。我相信天堂和地獄。我相信我死後要到天堂裏去。呵，我的相信上帝當然與他人不同，並且我也想到當世界末日來臨的時候，上帝會發現多數教會和多數別的基督徒的缺點。」

在她說的時候，我能描畫出她在天堂裏同上帝談話。我既然是一個「異教徒」，而她是一個有權同上帝爭辯的基督徒；我能描畫出她同上帝爭辯我所失去了的靈魂。她將感動上帝上窮碧落下黃泉，攪回我底迷途的靈魂，在天堂的寶座前，急忙的放在她的身旁。後來我知道她將爲八路

軍做同樣的事情，包括朱德和毛澤東。她還會快樂地對我們宣言：

「我不是常常告訴你有上帝和天堂嗎？好了！證據在這裏了！」
她祈求上帝保護我。她是倚賴上帝來做這件事。

「很好，」我快樂地回答說。「你靠上帝，但是我要靠八路軍。並且我們也要盡我們力之所能來保護你們。」

「好，假使日本人到這裏，」她情不自禁地說，「我決不掛日本旗。我決不做我的國家的賣國賊。」

她說「我的國家，」我相信她是正想到中國。因為她並不正確地知道是屬於那一國，除非是中國。「有一點是確定的。」她說，「我們不是中立的。當然不是啊！我們倚靠八路軍來幫助我們繼續在中國生活和工作。」

「我確信八路軍將用一切的方法使它成爲可能。」我向她保證。

「他們都是優秀的人民。」她說。「我是不很重要，但我想去會了朱德。」
時代怎樣的轉變啊！

幾天以前，駐華美國大使館陸軍武官卡爾遜上尉到了我們司令部。他到這裏，算是一個軍事觀察家，馬上就要上前線，預備到西北最危險的一個地方去。有三隊日軍正想在五台山集中，所以那邊有激烈的戰事，但他却要走這條路。八路軍司令部勸他不要冒這種危險，並且說對於他的生命，他們是不能負責的。假使被日本人殺掉——這是事實上可能的——日本人就要說八路軍殺掉了一個美國人，還想借此以收漁人之利。因此卡爾遜上尉寫了一封信給美國大使，又寫了一封同樣的信給八路軍；信裏說明他冒這個危險，由他自己負責，假使他被人殺掉，八路軍和中國政府都不必管。

我為卡爾遜上尉消磨了許多時光。在司令部裏他有過多次的討論，探詢關於八路軍的軍隊組織，戰略和政治訓練。他看見我們所搜得的大批日軍公文和各種物件，從日記起以至在西北的日軍軍隊的全部組織，軍用地圖和進攻計劃等為止。卡爾遜為這些東西跑了不少的路，因為沒有別的軍隊能够奪獲這些敵軍資料。他含笑望着許多八路軍兵士所穿的日本衣服。後來我們告訴他，我們有四千多件這種衣服，幾百匹驢馬和大宗的別種戰利品，使他很驚訝。

卡爾遜上尉是一個陸軍武官，以前却沒有研究過八路軍現在所用和十年前用過的遊擊戰術，這是使我驚異的。他深信遊擊戰術是適合所有中國軍隊的一種戰略。他對於八路軍的教育也覺得驚奇，因為一切都是從「政治訓練」的名詞下產生出來的。他未曾見過一隊軍隊是這樣的教養士

兵；使他們知道本國和國際地位各種情形，並且完全感覺到萬一失敗或勝利的結果。我又告訴他，各部隊在應戰之前，如何開會討論他們本身同敵人的地位，兵力和弱點，以及假使他們失敗後所將產生什麼結果。各種部隊在每次戰爭之後，常常開會詳討一切，糾正他們的錯誤，並細述他們打仗時的優點。他聽了都很覺驚愕。至於紅軍的自願服從紀律，也使他驚奇。關於這一點，過去已有機會看到，將來也總有機會看到。

我同卡爾遜先生每天作很長久的散步，或馳馬村中，或費幾個鐘頭來談談紅軍的情形和目前戰事的一切。隔了這許久的時候才會見一個美國人，我覺得很有興趣。在很多地方可以曉得他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人。這就是說他有高等技術的訓練，但政治訓練却很少。他出身貧苦，靠他自己的本領而得廁身軍界。他毫無疑問地嘉納資本主義的整個前途。他以為八路軍的教育，自願服從紀律和操守等都是「理想主義」。他和許多美國人一樣，要尋找「好人」——良好的個人。他認為美國的佔領尼加拉瓜是正常的。他就是這佔領軍隊中的一個軍官。他告訴我，在這裏而他做了許多個人善舉，並根本剷除腐化。他毫不知道推動世界各處共產黨和推動八路軍的基本原則。他所羨慕八路軍的地方，不是幾個領袖們分佈於軍隊中的「理想」，而是共產黨的基本原則。

總司令部當然不讓卡爾遜上尉參預這種討論，就是他想知道內中情形，但也有限制的。後來我同他談到階級鬥爭，不過沒有談多久，因為還有許多世界大事值得討論啊。

我既然是一個女性，當然不可忽略我所知道八路軍對待本國婦女的行爲。即使是八路軍最兇惡的敵人也不能够指斥他們姦淫婦女或招狎娼妓。我問卡爾遜上尉：「這是不是『理想主義』使得八路軍不犯此類行爲麼？」不，一點都不是。八路軍是農工們的兒子、兄弟、丈夫、父親們組織成功的；他們佔有全中國人民的百分之九十九。他們是經過訓練，知道他們——農工的兒子——是人民所有的唯一保護者。這樣的人怎麼肯姦淫婦女或使他們做娼妓呢？因爲她們是他們同一階級的姊妹，事實上常常是他們自己或同伴們的姊妹、妻子、和母親啊。八路軍無論到什麼地方，各方的人都來入伍。其中也許有不良份子，但沒有一大夥；並且假使別人竟敢拿女人當作娼妓，那末他們將遇着她們的丈夫兒子或兄弟的堅決反對。農工的妻女常常被一般軍隊當作娼妓搶去，有錢人的妻子幾乎從來沒有遇着這種事情。去戲侮一個女工或農婦就等於侵犯八路軍。

那末八路軍對於性慾需要是怎麼樣呢？他們那種性慾需要，找不到生理上的出路。但是因爲軍隊中空閒時間的每分鐘都是用於教育或娛樂；從黎明的起身號起到晚間的熄燈號止，這軍隊裏的人是放下一種工作或娛樂後，馬上又要做另一種工作或娛樂。此外還有一樁事實：就是大部份兵士都是二十歲左右，還有許多人在少年時就入了伍。他們是處男。他們絕對不知道性慾經驗。有一次美國新聞記者司諾呼八路軍爲一種「貞潔的軍隊」。那是不十分正確的。但是我相信這班人，他們從來不知道性慾的經驗，又度着那種艱苦活潑的生活，當然不必像別的人要去尋求性慾

的表現。況且軍隊中又給他們深奧而廣泛的教育，所以卡爾遜上尉稱之爲「生平未曾見過的最克己自律的軍隊」。

有一天我介紹卡爾遜上尉給幾位教士，他們似乎很關切我；因爲我一個女人住在軍隊中，裏面只有五六個中國婦女。我聽見卡爾遜上尉用深切而動人的誠懇態度回答他們說：

「我可忠實的告訴諸位；任何婦女住在這軍隊中，絲毫不必擔心會被污辱。我相信這是全球中最克己自律的軍隊。我所看見的是一樁驚人的事實，是我永遠不會遺忘的一番閱歷」。

卡爾遜上尉當然不會處處相信我的話而毫無疑義，或不加入他自己的理想和見解的。有一次他警告我，因爲他覺得我和八路軍這樣接近，一定不大能看出他們的缺點，所以不能認爲公平。關於這一點，我回答說：

「當然我不是不偏不倚，也不假裝公平；然而我並不說謊，不曲解，不誤述。我不過將經年累月親眼所看見和經歷的事說出來。這是實話。我爲什麼住在這個軍隊裏而不住在別處呢？憑良心說，我是很欽佩八路軍的高尚意志和正直。我知道轉戰滬京一帶中國軍隊的偉大英勇，但是我祇要和八路軍一同居住工作」。

幾天以來，我沒有功夫提筆。卡爾遜上尉已經由一小隊攜有輕機關鎗的兵士保護着上前線去了。他帶禮普去當翻譯。一小隊騾子背着我們的藥品，棉花和細帶之類的東西，同他們一路去。這種棉花不是吸收性的，藥品也太少。我只希望能多得些醫藥用品啊！

他們到五台山，要經過日軍防線。他們的後段旅程，是在敵人侵佔的區域中；不過八路軍仍能控制那一帶。正太鐵路似乎是在日軍手中，然而有許多地方，我們隊伍仍可通過的。

我本想同這班人一路去，但是司令部中竟因此引起很激烈的爭論，人人都表示反對。聰明的人拿「危險」警告我，然而並不祇我一個人。「危險」中。講到我的氣力，總比禮普大一點。真的，他只能去當翻譯，此外是沒有辦法的。我能開鎗，而他們去的幾個人中倒有幾個不會。我和許多人一樣也會騎馬。辯論的結果是司令部不要我去，是爲了兩個原因：我是一個外國人，又是一個女性。至少這是我反對他們的地方。我可以寫一張書面的聲明書給美國大使，說明假使我死掉了，只有日本應當負責。倘因爲我是一個婦女而不能去，那是非常不公允的。司令部不承認這個理由。朱德說，他們要我在這裏居住工作，不要到五台山去死。我就爭辯着說，中國人正在五台山拚死。但朱德用正直的態度說：「那是沒有辦法的」。

最後任弼時給我一條路，並且說：「好！去便了；」朱德又說：「我們將派一隊勁旅保護你」。

這樣一說，我倒躊躇起來了。因為我可以料到，假使我去的話，一隊勁旅必須抽調回來，爲了保衛我而放下別的必要職務；我是不願意如此的。在困難和憤恨交迫之下，我就放棄了原來計劃。在五台山，中國大決戰之一，是由八路軍和幾千武裝農民去擔任。我想在那場戰役中過生活。卡爾遜上尉允許我在他回來的時候，給我一篇完全的紀錄。那種紀錄雖不能同我身歷其境一樣，然而也可得益。在沮喪的情緒中，我同意留在後方，並且稍緩再赴另一前線。

卡爾遜上尉想法子安慰我。他說他是一個烈性的人，經過戰事訓練有二十五年了。真的，沒有一個人是生在戰場上的，大家都要從經驗上得來的。在五台山及其附近一帶，正有激烈戰事在進行着。兵士們都要攜帶他們自己的臥具包裹和鎗械，繼續作戰，還要常常走紅軍中著名的一天二百里的行程。……

卡爾遜上尉向我談起有一個人正在房裏修他的錶。八路軍中，各種工人都有。卡爾遜上尉的衛兵，出去找到了一個鐘錶匠；他進來之後，將錶拆開，從口袋裏拿出很少的器械，把錶修好，交給物主。我拿我自己的錶給他修理，他修好之後對我說，他能修理攝影機、閃光燈，並且他想我的打字機假使壞了，他也可以修。我們都很歡喜他的技術。他雖瞎了一隻眼睛，但仍能修錶。他說他是河南省一個工人，在軍隊裏面已經七年了。

他們已經到五台山去了。昨天我騎馬到臨汾去——離此有八里路——拔一只牙齒。在我們軍

隊裏面，連一件牙科器械都沒有，當然囉，不會有那麼考究像一位牙醫生一樣。所以我只得離開鄉村，到教會醫院去。我在昨天晚上十點鐘回來。天空是昏暗得一點新月都看不見。我的短足旅行中最後十英里路，是走回來的。我是十分疲乏。一個人在這樣的司令部住着，會變得柔弱無能的。

在臨汾，教會醫生告訴我，十二月二十六日日本轟炸機飛到那裏肆虐，又到洪洞去轟炸。兩架轟炸機在臨汾丟下十顆炸彈，炸死了八隻羊——在他們以爲是人馬。

這幾架飛機轟炸不設防的洪洞。一顆炸彈炸死了三個兒童；另一顆炸死了一個男子，他的女兒和一隻驢子；有五個兵士同許多農夫受了傷；其中有兩個兵士和農夫已經在昨天死掉了。

施行轟炸的前一天，日本飛機在臨汾上空發散傳單，裏面說，假使閻錫山將軍不在年底將所有的中國軍隊調離山西，日軍就要前進，並將他們趕到黃河以外。至於八路軍呢，要在十二月三十日消滅掉。

講到「十二月三十日消滅八路軍」，那是一樁日本人的志願，一種誇詞。他們不能消滅八路軍，比他們不能拿起一握水還要難。他們不但不能消滅它，而且就要引起大的變動，使它比以前更強盛，並且給它管理許多從來沒有管理過的地方。蔣介石將軍和軍事委員會已經命令各軍採取運動戰術。所以日軍將被迫回京滬區域和鐵路沿線的運動部隊接觸。日軍的重砲不能使此類兵隊

受到很多損失，同時此類部隊却能擾亂日軍並消耗他的兵力。因為日本所想使中國「屈膝」的速戰速決是不可能，所以日皇已經警告日本軍事當局，對華戰事必須準備長期戰爭。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八路軍司令部——

大約三星期以來，我們照料許多小隊的新義勇軍經過鄉間小路，到我們軍隊的總司令部去，我到距此不遠的第一一五師司令部去。他們差不多都是貧苦的農民，其中也有些工人。今天我的衛兵跑來告訴我，要我快點到街上去看一團新義勇軍；他搶着拿了我的攝影機。我們跑到村裏的大街上，又到外邊田上去。這個人慢慢的走過鄉村，蜿蜒在小路上。他們有許多已經穿了軍裝，有些沒有穿。全團裏大約只有二百人有來福鎗，有些人把手榴彈放在衣服的口袋裏。他們差不多都是二十歲左右；但是有幾個年紀大一點，也有極少數小一點的。他們是棕色皮膚的強壯青年，手是粗糙的，所以一望而知他們大多數是從田間來的。他們多帶着家裏拿出來的單被褥，有的人攜着很少的東西，或紮在手巾裏，或放在舊袋裏。隊伍中有兩面旗，在晨曦中發出血紅的光彩。她們是統一陣線旗——滿地紅上有國民黨的白日黨徽。……

當我正從田間回來的時候，我看見一樁自以為只有八路軍中可以看得到的事情。有一位軍官正在街上走過，又有一位戰士——在別的軍隊裏叫做小兵——正朝他走來；這「小兵」止步行禮

，軍官也回禮。後來他們就一齊走，一個將手膀擱在另一人的肩上。他們在街上走，低着頭，談得似乎很興奮快樂的。因為他們都在笑，有一個說得很快。

當我寫這篇日記的時候，我的兩個衛兵同坐在一條橋上，他們的手膀相互擱在彼此的肩上，談到法西斯主義，他們剛剛下課，所讀的課程顯然是關於日、德、義的法西斯主義。他們的談話講到法西斯敵人的母親的行爲，是很自由的滲入慣常的詛咒。他們又談到太原附近的一位義國天主教教士，他正在幫助日本人。這位教士——在東兒溝——已經到過太原幾次，並且開始散佈謠言，說八路軍裏一位團長叫做吳揚貴（譯音）的，曾經到他的教堂裏，需索十萬塊錢和一萬雙鞋子。這個義國人對大家說：「八路軍是一隊土匪軍隊，日本人是來消滅匪患，並帶着和平到中國來的」。

「媽媽格×」，我的兩個衛兵叫起來。

他們告訴我許多義國人幫助日本人的事情。他們說，當義大利飛機師和教練在南京的時候，他們測繪了一張從長江口到南昌的全區精細地圖，這張地圖後來不見了。有一個日本飛機師被中國飛機師打下來，在他手中得到一張這樣的地圖。所有軍事政治的建築物，各國大使館，以及所有中學大學等都很明白的記在地圖上，並且指定了做目標。我的衛兵告訴我，義國人在長江流域所做的事，德國飛機師在飛過中國旁的區域時也照樣做。「他媽」！他們憤慨地停止他們的話，

用他們的習語詛咒法西斯派。

八 新年開始了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八路軍總司令部——

新年到了！中國的一個困難年頭。各處前線消息都紛至沓來。濟南在前幾天淪入敵手；杭州失陷；日本人正在預備一場三四個月的戰事去侵略廣州，粵漢鐵路，漢口，和平漢鐵路。我們可以得着從漢口來的一份英文報，還有從上海和美國來的過時報紙同雜誌。漢口報也遲到一個禮拜，我們的無線電已經供給我們一些最重要消息的梗概。

昨天晚上我拿了漢口和上海的報紙，十月份的紐約雜誌「中國今日」到司令部，給朱德和其餘職員一些最近的消息。朱德照常拿出一本黑面厚的記事簿，將所有最重要的國內和國際新聞記錄下來。我同我的翻譯讀着，朱德就將重要的事件記下來。我看見他所寫的東西，很感覺興趣。關於國際方面援助中國運動的消息，他從來沒有遺漏一點。十月一日為援助中國在紐約舉行的麥的廣場民衆大會，及會場為中國捐募醫藥材料，衣服和金錢的一切詳情，他都把他記下來。至於紐約關於中國的無線電演講，以及美、法、英、和印度抵制日貨運動一類的新聞，都可以在他的記

事簿裏找到，將來還要將它登載在軍事刊物上，並用作對軍隊和人民演說時的材料。會有重要情報的長篇文字，就把它譯成中文，完全加入軍隊中的課程裏面。

朱德也將關於日本的軍事、政治、社會、經濟狀況的情報裏面一切重要章段記載下來。他把日皇警告日本軍事當局和人民對華戰事將延長很久的演詞抄錄下來。朱德要將「中國今日」裏面一篇長文字——內中有關於日本從中國所獲得的經濟利益的具體材料——替他完全譯出來。他對於書報評論聽得感覺興趣，並且提出關於書報評論的問題。因為我們沒有看見那些書，使我們不能回答。他詳細詢問我們「新民國」所刊載關於已往中國蘇維埃的幾篇文字和「太平洋大事」裏的幾篇文字。他對於英美因長江裏兵艦被日軍炸沉所引起的反應是深感興味。後來我們讀了一段上海英商日報裏面的一篇文章，勸南京政府接受墨索里尼的勸告而向日本求和。他聽了面上現出藐視的神氣。那報認為中國既經表現了英勇抗戰，現在求和是不難為情的。

朱德所得到關於羅斯福總統演說消息的鱗爪，必定要將牠譯出來。他聽到美國議員所發表祖日或反日的演說，感覺深切興趣；同時他的職員們和他討論這些演說的含意。

我的除夕就是這樣在司令部中消磨掉。

今天從早到晚，我做了各項事情——寫了關於八路軍需要藥品的信札；做了一些文章。這天晚上我到俘虜部去參加他們舉行的餞別宴。他們是請徐全——他要到西安去，也許不回來。司令

部已給大家額外的食物。全村的人也得享受到新年酒。

在徐全的饒別宴上，俘虜部同志們加了一杯白乾，這種酒同俄國麥酒一樣，顏色淡白，酒性却烈。我們大約十個人吃這半品脫白乾。但是因為在軍隊裏，任何酒都少，這點酒已是很够；而且在狂笑之中，牠的效力也很可觀。中國人吃酒常常用比賽遊戲，輸的人必須吃一口酒。起初他們玩的是猜拳，彼此伸出他們的手指，同時喊出一個數目，這種辦法使一兩個輸的人比旁人多吃點酒。

另外我們玩的一個酒令是這樣的：我們拿一隻筷子，用一條薄紙包在筷子的一端，再將紙條兩頭合起來捻成尖形，和一根長針一樣。桌上的人輪流用手旋轉這只筷子；轉的人要遮沒眼睛。筷子擺在他的兩只手掌中，他將筷子不住的旋轉，筷子上的紙捻，跟着指前指後，直到有一個人喊「停！」被紙尖指着的人就要吃一點白乾。常時有人在張開他眼睛的時候，發現那紙尖正指着他自己。在你吃了一點了白乾的時候，似乎很有趣，差不多要笑得跌倒。

酒席吃完了，白乾失掉了牠的效力，我們也恢復原狀。七八個人從政治部跑進來，大家擠坐在炕床上，所以房間裏擠得好像一罐沙丁魚。我們大家吸着此地買得到的便宜香煙，使空氣更爲愉快。這種香煙似乎是草做的，一陣風之後就黑掉了。我們用轉筷子的方法使大家唱歌。兩三個鐘頭裏，我們唱了一千多只四國文字的歌。主人既是俘虜部同志，他們都說日本話。部裏的頭腦

是一個從台灣來的人，所以他能唱中國歌和日本歌，也能唱那島上土著部落——以前的獵人——的歌。政治部裏一位同志，在法國留學幾年，他唱法國古典派的和革命的歌。他學得很好；有些法國歌劇的音調，我覺得最爲美妙，是我從來沒有聽過的。在中國西北的小村中忽然有一種唱法文的歌聲，唱着愛情和沉痛的歌曲，這是不容易的。

有些同志唱中國國民革命歌。我們四個人用中國、日本、法國、英國四種不同的語言唱「國際歌」。大家唱完之後，我又唱德文的。後來我們三個人又同唱「馬賽曲」，用法、英、中三國的語言。我唱了兩支老的黑人聖歌，和一支新的共享收成歌。我也聽到幾支日本的愛情歌，民間歌謠，和一支日本的強盜歌！有一個人唱了一支中國明代的古歌；另一人唱了一支中國流浪人的歌。我們一齊唱過去的中國紅軍歌曲，和現在的國內自由歌曲。我們帶了一個「小鬼」進來唱四川農民歌。

當我們正在唱歌的時候，有一個連部裏面的戲劇組，也正在村中別處表演。我們沒有去。那個地方實際上是擠滿了市民。彭德懷在戲院裏演說，他報告八路軍在晉北、冀西、察南和綏遠各地以至晉東抗戰的詳情；他告訴大眾，山西南面就要發生戰事，前途的勝利，是要倚賴每個男子和婦女，和倚賴武裝同志一樣。八路軍和人民，在未來的幾個月，必須緊密的聯合起來；就是未來的幾年中也應如此，假使戰事繼續下去。人民和軍隊合成一體，將人民組織並武裝起來，中

國一定可以勝利。我的一個衛兵在那裏，以上的事，是他後來告訴我的。

今天晚上，當唱歌正在進行的時候，我得暇和政治部裏一位同志談話。他和另外二十個人剛從晉西和黃河沿岸回來。他們在那邊組織人民並編練遊擊隊。他們先把農民組織成爲農民協會，再從裏面抽出青年人去組織武裝遊擊隊。但是這項工作是很困難的。這種地方的經濟狀況是很落後的，人民只剛剛有口飯吃，對於國家觀念，他們是非常落後的。他們不願意離開他們的家，到任何軍隊裏去打仗。他們怕加入遊擊隊，恐怕將被送到前線去。組織的人們講到日軍侵略的危險，他們都贊同。但是他們又要說「我有一個老娘或爸爸」，或者是「我有三個小孩子」，或者是「我要耕田」，他們不願意離開他們的鄉村和家庭。

有些青年加入遊擊隊，然而不多。大家都想加入農民協會。他們對於此類活動，除了知道可以使他們的生活狀況改善外，其餘的就不大知道了。他們的問題很多，捐稅繁重；此外他必須付給地主的地租，不但要去掉收成裏的一半，有時甚至去掉三分之二。目前的問題是怎樣去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同時又要把願意打日本人的各種階級，保持在統一陣線上。在日本人佔領我們的土地，吞嚥國家稅收的來源的時候，捐稅可以減少麼？共黨的人說不要抽人民的重稅，但富人必須捐輸他們的資財給政府，作爲保衛國家而抗戰的費用。他們說人人必須盡力捐助——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在這個全國的生死關頭，總有一天，要叫每一個人拿出他的財產，氣力，和事

業裏面的一切。

在爭取國家自由的戰爭中，這些根本的社會問題必須解決。如這些問題不能解決，日本人將繼續得勝。因為汪只有一點點引誘，使窮人去替他的國家打仗。他的國家現在是屬於富的地主和官吏，或者他想他們可以替國家打仗。

我今晚聽到昨晚開來的一團新義勇軍，是由汾陽政治部帶來開到西北去的。他們都是遊擊隊，大半都是農民，但也有很多的工人。汾陽是比較進步的地方，所以那邊遊擊隊的組織是容易些。這種人都是住在我們附近的村落裏，正在進行訓練。

新年這樣的來了，也就這樣的消逝了。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在八路軍司令部——

日本人已在沿正太鐵路一帶，開到了一萬生力軍。他們在太原也有了增援。他們計劃着一個新的戰爭，我們任何一天都期待着這新戰爭的爆發。八路軍全體的指揮官，舉行一個會議，決定種種問題。日本人已奪去了主要沿海岸的城市；我想中國軍隊，即將進行改組，而加以嚴厲的政治訓練。八路軍的流動戰術，也已介紹到其他軍隊裏，現在沿海岸都有流動戰事。軍隊的改組祇是剛才開始。鉅大的轉變正在中國展開。國民黨和共產黨間的聯合陣線較前更為鞏固了；許多八

路軍的指揮官，到其他軍隊裏去替他們訓練遊擊戰；許多共產黨政治領袖也已經到國家新中心的漢口去服務。他們在延安發行的報紙將在漢口出版。

日本人要想在山西這裏，開始一個大的戰事，遍及山西整個的東部。在這山西的東半部，有兩條公路可以到南部，他們就想循這兩條路下去；他們並且調遣另一縱隊，駐在沿鐵路線的晉省中心。他們這種動員有很多的目標，他們想肅清足以破壞平漢路的中國軍隊；他們謀對中國軍隊實施一個大規模的側面包圍。他們想可以自晉東下行直到黃河，在側面進襲整個的中國防軍，而一舉將他們驅過黃河。好，那祇是一個一個日本人的願望，不一定是可能的事實。

日本人也已採取「政治」步驟。他們所採取的一種，是利用漢奸。他們派一百多個漢奸——其中二十三個是婦人——到太原南部去。

未來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將為本省流血的日子。有人告訴我，司令部即將準備隨時遷移。戰地服務團現已離開此間，到別省去了。全國的爭鬭更廣泛了。

——一九三八年一月四日於離晉的火車中——

昨天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對我說：

「我們要到你到漢口去，那邊有這個那個及其他事情，你一個人可以做的。」

我回答他們的話，他們不瞭解。字句雖不同，但意思却是一樣的，我說：

「懇求你不要使我離開你，或叫我不要跟隨你；你要到什麼地方去我也去；你住在什麼地方，我也住在什麼地方；你的人民就是我的人民；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

「你死的地方就是我死的地方，那裏就是我的葬地。」

他們對於我這意見，回答說：

「我們曉得你不害怕，但是新的戰事就要開始了。我們永遠不能休息，並且要常常的移動。我們將要進入一個大的危險，你或將被殺。我們不願對你的死亡負責，我們甯願你活着工作着。」

「你們都常常遭遇死亡的危險，爲什麼對我談到死亡的危險呢？讓我過着一樣的生活。我不要死亡；假使是可以避免，我也不要死。但是如果死的話，我必定要——這是遲早的事——在這裏死。假使我到漢口去，死的危險和這裏一樣大。漢口對於我，不管是精神上的死。我住在中國好多年了。那城市盡是沼澤污水潭，我常常總是充滿着憂鬱，使我身體上感覺不適。但是到了你們軍隊裏，我已恢復健康——這就因爲我相信這個軍隊是中國和亞洲的希望。而且因爲你們的軍隊是有純潔的靈魂——恕我講這個字罷——有純潔的目標的。這就是我一生僅有的快樂日子，祇有此地，我在心田和精神上找到了和平……離開你就是走上死亡的路，或是等於死亡。」

他們溫和地沉思地和善地和我辯論着。他們的態度越是和善，我就越變軟弱，我終於哭泣了。「走」，他們說：「以後再來。這僅是一個短的時期。」

「假使這是你的願望，我必須走了。」

「再留幾天，我們要召集這個區域裏的全體軍隊，來替你饒行。我們的軍隊都愛你。」

「不要讓我再受罪，我一定要走了。假使定要我看見軍隊後再走，我可是受不了。」

我走出來了，經過了冬天的麥田。這時我的心靈和實感上發生了一種障礙，因此好像在做夢。我不斷地想着，「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夢啊，不久我是要醒的。」我想到了漢口或其他的城鎮，真是可怕。

像這樣的閒逛着，我經過了一個村莊，看見八路軍新招的一千名義勇軍正在那裏操練。痛苦的就回頭走了，躺在一座墳墓的斜坡上。後來我再走，走了幾個鐘頭。

等我回到村莊裏，已是黃昏時候。我感受的痛苦太劇，竟致我的兩個衛兵顧興華（譯音）和王世富（譯音）走進來，我都沒有看見。我對他們說，「我想靜坐一會，你們出去吧！」但是他們仍舊站着動也不動，所以我在這昏夜又要走出，他們跟在我的後面。我回頭看見顧興華，就很生氣的叫他回去，但是他仍舊跟着。我吩咐他兩次，後來總算離開我遠些。這時我想我是單獨的了。歇了一會，我聽見後面有脚步声，回頭一看，原來是另一個衛兵王世富。我也叫他回去，他

竟置之不理。於是我大發火，他也不顧。他很憂慮的站着懇求我說：

「請回去吧！不要再走遠了！我是不能回去，否則總司令要傳我進去的。」

我只得同他回去。我和兩個衛兵又在房間裏站着，我是很生氣。王世富低了頭在一張滿佈灰塵的桌上亂畫。顧興華說：

「我們跟隨你很久，我跟你已經幾個月了，王世富跟隨你已經一年。現在我們是不願意離開你。無論你到那裏，讓我們跟你去。因為你對我們的仁慈，使我們沒齒難忘。」

他們還向我說：「請你叫我們不要離開你。」我的忿怒和困苦不覺拋在九霄雲外。

我的翻譯和顧興華到朱德處請示，我的兩個衛兵可否跟我一同走。王世富和我在房裏等回音，王一話也不說，面上充滿了不愉快的神情。

我的翻譯回來說，「總司令說的，顧興華可以去，現在我們經濟困難，不容易拿出兩個人的旅費。」

王世富呆呆的站了一會，於是悄悄地迅速離開會客室，到我的臥室裏去。我在床上可以看到他倒臥在榻上，兩隻手遮着面龐。我視王世富如同自己的兒子一般。我曾經在他一次嚴重的病症中看護過他，他也看護過我許多次。

我從床上爬起來，帶了顧興華到王世富的臥室裏去。

「朱同志叫顧興華跟我去，只不過因為那時顧在他的面前。」我說。「假使你們想變更這個決定，我可以寫一張條子。」

他們都不回答。我問顧興華，「你願意怎麼樣？」

「我願意我們兩個人都去，跟你到任何的地方去。」

我雖重複的詢問，王世富竟一字不答。

顧興華對我說：「你決定罷。」

我心裏很覺為難，因為我愛王就同母親愛兒子一樣。但是我欽羨顧，而且倚倚若柱。「我是做着多麼可怕的一個夢啊！」我自己這麼想着，「我不久是要醒的，曉得一切都是夢。」

我的翻譯是一個外面來的新學生，看見我們為這事猶疑不決，很是詫異。他說，「這是很容易的，只要帶一個衛兵罷了。」

後來我說，「顧同志，你是講江西話，我不大聽得懂。我聽得懂王世富的四川話。我想還是讓他跟我去吧。」

這是真的——但並不是完全實情。我的真意想帶一個年輕比較溫柔而沒有十分發育的衛兵啊。

翻譯宣布說，「朱同志說你們不可以帶鎗。」

我看王世富對這事怎麼辦。因為衛兵們最神氣他們的鎗，日裏帶在身上，晚上放在頭邊，他

們從來沒有不帶牠的。況且我們的衛兵不像其他軍隊中的傳令兵，是專門訓練做衛隊的。若叫他們不帶鎗，他們可以乾脆地拒絕他們應盡的職務。

但是王世富聽到這道命令後，趕緊立起來，將他所佩帶黑而闊的子彈帶和一支毛瑟鎗解下，毫不猶豫地交給顧興華。

忽然間我覺得很疲倦站不住了。我趕緊回到床上，酣暢地睡到第二天早晨三點鐘。我們起來，預備到洪洞去搭火車。顧興華進來說：「我也要到車站上去給你們送行。」

到了四點鐘，來了四個騎兵護送我們動身。我心愛的小駒雲南，走到我身邊，不時的向我要食吃。此時沒有月色，只有疏星數顆射出微弱的光芒，射照在冬季的大地上。

我好像與大地要告別了。我們經過許多麥田和光滑的樺樹林。再會！再會！再會！我的兩隻脚走得疲倦極了。精神上充滿了無限的懊惱，心靈上發生了生理上的痛苦。

我們乘了紅十字會的火車離開山西。到了臨汾站，火車停了一天，我就跑到一家外國人辦的醫院裏去看看他們需要些什麼藥品。我們所乘的全部列車，是由軍事委員會幾個醫生所主持，我們坐的一節車，是爲了輕傷的人所設，車中已有八位醫生，正在給傷兵診治——比較以前確有進步了——不過在車上寒冷非常，因沒有熱氣設備，並且沒有燈火。

和我們同車的，有一位在一百二十師賀龍部下任職的女服務員。她是從西北來，她本來在那

邊做組織抗日民衆的「地方工作」。西北現在究竟有多少農民遊擊隊，她可不得而知。我問她：「可有一萬嗎？」她說：「那是太少了」。西北的婦女界雖然很落伍，但是有幾處地方，她們也能够自己組織婦女團，爲農民遊擊隊和軍隊做洗衣或製衣的工作。這個女服務員因爲生病，現在要到西安醫院去診療。他身上穿的制服，本來是藍色的，現在已變成泥土的顏色了。她帶了一個小包，外面用灰色的線毯包着。

我和我的衛兵及女服務員與一個輕傷的兵士談天。這時天已將晚，我們大家都在一扇開着的窗邊站着，那落山的太陽光，照在我們那些同志的面上，顯出他們個個都是年青，聰明和莊重；他們所談的完全是關於中國現在和將來的地位。和我們談天的那位兵士，是隸屬於第四十五軍。他是從河南省來，是在長城最雄壯的一個關塞——雁門關打仗受了傷。

和我們同車的，還有一位「井崗山紅軍人物」。照旁人看起來，這等人物不算什麼大不了；但是在八路軍却認他爲紅軍的老前輩。井崗山在江西和湖南的邊界，是紅軍在南方第一個堅強穩固的根據地；也是「蘇維埃五大區」的中心點。紅軍的井崗山歌，是思鄉曲；歌詞是描寫它的美麗和莊嚴，並且充滿了愛慕渴想的情緒。

和我們同車的這位井崗山人物，據說在九年前他在那區域裏曾經當過農民遊擊隊，後來就加入了紅軍。我問他在那九年中打過了幾次仗，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在牙縫中吹了一陣。

「我不能答覆你那個問題」，他說：「仗打的太多，我記不清了」。

「那末你受過幾次傷」？

「六次」。他說：「這個問題我能够回答的啊」！

我又問他現在軍隊裏還有多少井崗山人物？沒有好多了，他說。許許多多已經戰死了。所留下的差不多都站在指揮的地位。他自己是軍事偵探營裏某一部的指導。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在山西途次——

火車自鳴得意地迂迴曲折的向前邁進着。昨天晚上大約一點鐘的時候，忽然停了，直到今天下午三點鐘纔開！停頓了十四個鐘頭。火車在每一個站停的時候，總將機關車解下，開到鄉村邊，好像赴宴會似的。我們大家猜測，不知道它做些什麼，爲甚麼要這樣。

今天早晨我們踏出火車跑步取暖。我們唯一的用水是從機關車裏取得。我將洗面巾在機關車的熱水噴口下浸了一點熱水洗面。後來我們買了些茶和幾塊燒餅當早餐。

夜裏寒冷酷烈，全靠車中人多的熱度，稍殺寒氣。他們不時站起來跳跳腳，使血脈活動，略覺溫暖。內中有四個人，站在我坐位旁邊的走道上，大談其政治和軍事問題，全夜滔滔不休。有一個是山西軍隊裏的下級軍官，另外兩個好像是別個軍隊的下級軍官，還有一個穿了一身軍服，

罩了一件普通大衣，頭上戴着一頂皮帽。大家攻擊了一會國際聯盟會，辯論英美的政策，蘇俄的事情談的特別詳細。他們常常談到日本飛機破壞各地的情形。他們說八路軍的戰術很不錯，——遊擊戰和流動戰——確是適合於中國的戰略。

大清早來了一個像查票員的人，搖搖我的肩膀，我想他這樣的舉動，很是奇怪。他問我是什麼人，從什麼地方來等等。

「我是八路軍的職員，可以得到你們的准許嗎？」我睡眼矇矓的回答他。

「呵！呵！」他很驚奇地叫着，大笑而去。

我們已經近了黃河的風陵渡口。不久我們要經過潼關走上到漢口去的路了。據山西報登載昨天有三十架日本飛機轟炸漢口，炸死許多工人。

——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在潼關——

昨天晚上我們到了風陵渡口，由這個古代軍事要塞的潼關渡過黃河。這個鎮裏擠了兵士和難民，我們總算運氣好，弄到兩間小房間——是一個洞府。內中有一間幾乎完全為一個大炕所佔據；這個炕很寬闊，可容納我們五個人中的三人作為鋪位。其餘兩人睡在隔壁小房間裏的大床上。我們全是八路軍的人——兩女三男。昨夜在既冷且狹的火車硬板凳上過了一夜，今天能够伸手直

腳的睡覺，真是舒適到極了。

今晨在一家小館子裏吃了一些餃子，我們就收拾鋪蓋走到黃河邊，希望能夠渡河。這一段河身比較狹些，那些泥污平底很是乾燥，或者是凍硬了。但是河流仍是很迅速，水面上浮滿了旋轉的冰塊。岸邊有千千萬萬的兵士，正在等待渡河。整連整營的軍隊，帶了他們的裝具和大宗的鎗械，都在等機會上渡河的大沙船。他們駭重的牲口在冰凍的河邊上趕的趕着，牽的牽着，走上泥污的平底上，因為許許多多的大沙船都停泊在那裏。大堆的給養也放在沿河邊。那批賣吃食的小販們，忙着做他們的生意，在他們手提小爐灶上冒出來的熱氣，在凜冽的空氣裏熱騰騰地升上雲霄。

要上沙船，先要走過跳板；這種跳板疏鬆地跨搭在臨時在沙河的木樁上。跳板是很狹的，牠的另一端擱在更狹的沙船邊沿上，在這上面大隊的人們和受輕傷的兵士必定要走的。但在人們要到達沙船之前，他要先向上攀登，然後跨下船去，此時須要四五個人，在這搖動的跳板上平衡他的分量，還有那些一蹣一蹣要跌倒的傷兵，由他的同伴扶掖着在跳板上走；受重傷的兵，是用帆布床搖搖擺擺地抬到等在那邊的紅十字會船上。

我們等了六個鐘頭方纔輪到我們登沙船。在那時候，我在人羣中徘徊了一會，但不久我也完全加入救護傷兵的工作；將那些受傷的兵士，放在網或布做成的病床上，再把他們平放在冰凍的

地上等着，直等到能夠將他們運到有醫院設備的船上。這些傷兵中有幾個還穿着極薄的夏季軍服；有幾個沒有線襪和外套；他們簡直連普通的棉軍服都沒有。他們睡在病床上戰慄着呻吟着。內中有兩個傷兵，不但受着創傷的痛苦，還生了肺炎病，所以病床上靠近他們面部的一端，有一大塊黏液，就是他們從肺部裏咳出來的。有一個傷兵只有一半知覺了。

我和我的衛兵，不時的爲傷兵購買熱粥和熱水。他們是沒有早點吃的。那些抬傷兵的夫役，在我們面前徘徊着，因爲他們身邊沒有分文可以幫助他們的同志。所以等到我們買了食物來，他們就相幫拿去餵給傷兵吃；還要不時的在傷兵羣中來來往往看見傷兵中有衣服的代爲摺疊，並盡心竭力的照顧他們。

在傷兵們上醫船的時候，我們也被通知上沙船了。我看見那些傷兵，放在沙船地板的底下層，使他們可以避去冷風的吹襲。在那些搖動的跳板上，大隊的傷兵走着，有些用病床抬着，還有些由同伴扶着。這些人好像慈母一般的仁愛，有時傷兵走不動了，他們就用手臂抱住或背在背上，讓他們可以在肩胛上手臂上休息休息。窮人幫助窮人，強壯的幫助虛弱的，同伴幫助同伴，充滿了仁慈和親愛，這是多麼使人感動的景象！

還有一個景象，使我時常要想到的，是一隻斷了一條前腿的大騾子。那斷下來的腿，好像一根木頭或一塊冰，只有一條皮和靜還連接在牠的身體上。這可憐的動物，一半在冰凍的黃河裏，

一半在泥濘的河邊，靜默地舉起了牠的頭，又低下去擱在泥濘的河岸上，低下去再舉起來，舉起來又低下去，這樣的三翻四覆，實在是痛苦極了。牠慢慢地死着。牠倒臥的地方，就是大家走着的跳板下面。但是竟沒有一個人肯做好事，給牠頭上打一鎗。大家都看到可怕的景象，但因這樣可怕的景象，人類也正在感受着，所以竟沒有一個人肯停步施給牠一粒子彈。

我們在早晨七點鐘開始渡河，打旋轉地渡過了湍急的河流，到下午兩點鐘到達南岸。我們就爬上了塵灰滿佈的小山，到了那山巔上被古老的莊嚴的長城所圍繞着的小鎮上，這個小鎮，是通達中國西北的關口，我在那鎮上將下面起着旋渦的河流，上面的長城，和沿着這古城的一排新坟墓，都攝入了鏡頭。各處所有的徵象，都表現着中國人對於此關，是準備要保衛到底的。

這些長城脚下的新坟墓，深印在我的腦海中。這或許因為大多數的中國兵士都是合葬在一個大墳墓裏，所以沒有碑石標明每一個坟墓的界限。但是至少每一個人有一塊地，和一塊木頭的牌位，上面記載着他的姓名，生期死日，——還有幾個字「民族英雄」。這樣一來，一個普通的兵士，到底成了「民族英雄」。

當我們等在潼關車站的時候，來了一個護路憲兵檢查我的護照和軍用通行證。他對着站在我們旁邊的人們望了一望，然後對我說怕我不慣在人羣中等車，就領導我到車站上一間設備很好的特別房間裏去，這當然比較在租俗的人羣中好得多了！我很歡喜這間房間，因為我們可以暖一點

；但是我却不歡喜他所以要我到這間屋子裏來的理由。

在月台上，另外還有一個專駐本站的憲兵，正在巡邏月台的全部。當我們從房間裏走出來，要想開火車的情形時，他就走過來站在我的面前。他身材很高，年齡約三十歲模樣，穿着黑色的服裝，背了一桿上了刺刀的來福鎗。他的面孔很伶俐而和氣，我們彼此含笑地站着。

「你是從八路軍方面來的嗎！」他問着說。

我們說我們是的。

「聽說八路軍打仗很努力。」

「是的，很努力。」

「他們很勇敢，是不是？並且對待老百姓很好。」

我們說他們是如此。我們相互微笑地站着，彼此很知己。後來我們沒有說下去，都走進了待車室，大家笑笑站着，不願意分離。

——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將近漢口——

昨天晚上我們在隴海路的鄭州站換車。將到那座城的時候，我們看見各站台上貼了許多標語。一張大的上面寫着，「萬衆一心，抗戰到底。」此地已駐滿了軍隊，雖然毫無異疑地中國的北

部和西北部，都是如此，但看起來這裏全人口的四分之三都穿了軍裝了。

在鄭州車站上，有許多難民。他們將全部的家私都裝在小車上——包括乾草和飯碗。難民中少數是男子，大部份是婦孺。在半明半暗中，他們站的站，坐的坐，許多人是絕對的靜默。我看見兩個男子靜默地站着好像偶像。他們身上圍了白被單，這種形狀使我記起了美國的土人來了。在他們的腳邊和月台的各處，擠滿了婦孺，她們身上也圍了被單，還有許多連被單都沒有。

我們和難民談了。他們都是河北省西部的農民——就是八路軍和遊擊隊攻擊開來侵襲他們的日軍縱隊的地方。我們和一個清瘦不曲背的老婦，作一次值得記憶的談話。這老婦身上既沒有穿外褂，又沒有圍被單；她身上皮膚的皺紋，好像羊皮紙；她講話的聲音啞而粗暴。

「遊擊隊和日軍在河北省的西部打仗嗎？」

「是的！」她回答的聲音冷得像冰凍的河一樣。

「那裏遭受了很大的禍難吧？」

「是的！大受禍難！」她是嚴肅得好像多說幾字是膚淺而多餘的。

「你多大年紀了？」

「七十二。」

「你從河北省的西部怎樣來的？」

「走來的——從去年十一月裏。」

從她的言語，她的聲音，她的靜默的形狀看來，她是一個難以描寫的嚴肅的人。年紀到了七十二歲，她漂泊在北方的冰天雪地，災難剝奪了她的一切，甚至言語都被剝奪了。

我們在一個身上裹着被單的女人面前止了步，她胸前的被單下面，有一個很小的嬰孩哭泣着。被單外面挨擠地坐了一個不到兩歲的小孩。我就彎下腰去將她放到被單裏，拿被將她蓋好。那小東西抬起頭來對我們笑笑，笑起來好像大人表示感謝似的。她的面龐是白嫩可愛，雖然凍得半死，却沒有一點怨恨的聲音。

「我們今天除喝了些熱水外，別的東西一點也沒有。」難民當中一個農婦對我們說。「我們完全斷了糧，給我們幾個錢吧。」

我身邊只有六塊錢，不知道到漢口的特別快車，我們的軍用免票能否通過，假使要買票，六塊錢是不够的。我還得向一個同伴借錢，因為他的錢比我多點。所以我不能施錢給難民，六塊錢分給幾百個難民，真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我只能像守財奴似的將六塊錢保留着，並且對難民說我不能施錢的理由。

照現在的情形，在中國要乘三等車，是要仔細打算的。

「讓我們來打算上車的計劃吧。」我們同伴中有一个人說。「等火車到了站，我們先讓王世

富站在我們的肩上，他從車窗洞裏爬進去。我們再將行李遞給他，你再幫助我從窗洞裏進去，然後你從火車後面的門口上車。」

火車到了，車窗洞高過我們的頭頂，前後兩端上車的門裏擠滿了好像打仗一般的人羣。要想跟打仗式的人羣推擠，真有受傷的危險。所以我們只得將我們的人舉在肩膀上，從窗洞塞進去，末了我等着從車後的門口走進去。火車的裏面好像是戰場，裏面的人，比所有的座位要多到三四倍。座位半邊的走道上也擠滿了人，還有許多的包袱，大筐小籃，和箱籠等。大家在一座行李堆成的小山走上走下，物主是毫不在意。行李架上也推滿了行李，還有人睡在行李上面。

在這人海中，來了一個富有地主的家眷，有許多兵士替他們清道。這個家庭有五六個女人和七八個小孩，他們走過了我們旁邊，就停下來了。這地主帶了大小老婆，好像是土耳其的皇帝。兵士搬着他們的行李，裏面什麼東西都有。將行李架上別人的行李推開或擲在走道上，却將他們自己的幾十件家具、鋪蓋、衣服、網籃、包袱、手提箱放上去。這三等車的走道和車上空的地方都高堆着他們的行李。這樣還不够，那地主又吩咐他的兵士將其餘的行李放到旅客坐位的隙縫中。他們毫不客氣也不等得到人家的允許，就將包裹堆在我的腳上。我們放腳的地方是和他們毫不相干的。

我站起來，舉起了那些堆在我腳上的大包，朝走廊裏和宮娥們的腳上拋了過去。從來沒有聽

見過這樣的驚愕舉動！今天這家人好像山上滾下來的冰雪和石塊，受了輕微的阻擋。所以他們掉轉方向，將我拋過去的行李向別個旅客們身邊流了過去。那些抱命運註定的旅客只得接受下來，好像接受黃河水災一樣。

等到窮苦的農民和兵士將日本人打败了，戰事結束以後，這位大地主要回到家鄉，希望恢復他的田地，希望農民付給他一半或三分之二的租金了。

在筆直，狹仄，木板的火車座上，睡覺是不可能的，況且這個時候車裏的空氣是非常難受。所以我只得看看和聽聽旁的旅客。在我們的前頭一排高座位的後面，有幾個兵士正在談話，內中有一個是小軍官。他們談話的問題是中央政府由漢口遷到四川，爲什麼要這樣辦，和諸如此類的話。

我的衛兵談論說，「他們只談撤退的事，未免太悲觀了。爲什麼不談前進呢？」

在我的身後，我聽見一羣人正在輕輕地談話。我立起來向後看，看見一個父親正抱着一個孩子，在對他說話。這個孩子正在牙牙學語，父親教他的第一句話是：

「打倒日本人！」父親說。

這個孩子的脆弱聲音照樣說：「打倒日本人！」

「打倒漢奸！」

「打倒漢奸！」小小的聲音也叫着。

通過走道又是另一個家庭景象。可是是一個殘酷的景象。一個婦人常常呼叱她的三四歲的孩子。這婦人的聲音全車廂都聽見。她板起一副青白，冷酷，殘忍的面孔，我有一次看見她連打這個孩子三四下耳光。她打得很兇，使在走道那邊的一個人立起跑過來，救助這孩子。殘忍的母親便跟在後面，打孩子的頭；當那陌生人的手膀保護孩子的頭時，他就打那手膀。孩子是悲痛地啜泣着。

這是我從未見過的第一殘暴的中國母親。中國的母親大都是溫和的，甚至姑息她的兒女。所以疑心這婦人假使不是半瘋癲的，或者便是這孩子的後母。

在我們後面的另一小房間裏，有一個中國婦人正在向裏面的人傳道。她是用世界末日將臨來恐嚇人類，這次戰事就是一個預兆。當這個不能感動任何人的時候，她又拿死亡和死後要入地獄的話來恫嚇他們。這樣似乎仍不能引起什麼人的興趣，所以她對他們說，外國人不顧中國人變成基督徒，設法使中國人不能洞悉基督教的真理。講到這裏，我看見一個人在微笑，後來打呵欠，在角上擠作一團去睡覺。於是這婦人的聰明在冷淡的空氣中失敗了，她立刻停止談話。

中國人對於宗教是固執的。使他們相信的唯一方法，須在水災或荒年的時期，拿米分給一班承認「這一個而是唯一的真實信仰」的人們。這個婦人想拿戰事來得他們的信心，但是沒有給任

何人一些米，而且有錢坐三等車的人，不會沒有飯吃。

我們在半夜裏到漢口，人力車夫要多賺點錢，拉了我們在街上跑了兩個半鐘頭。他們知道我們是外路人，不認識路。走了許多時候，我們才到八路軍駐漢辦事處，它設在中國已收回的日租界裏。我們到一間空房裏，將鋪蓋攤在地板上就睡了。

——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在漢口——

今天早上，我到美國大使館去，報告他們關於他們的陸軍武官卡爾遜上尉到晉北前線的情形。美國大使詹森先生穿着一件鑲邊的皮短衣，請我原諒他所穿的非正式服裝。我也請他原諒我穿了制服來見他，只穿了襤褸的綁腿和一件衣服，以前似乎很漂亮，但現在看起來却破舊不潔。和美國大使在一起的有停泊長江漢口附近的美國砲艦上的海軍上將，領事館官員柏克先生和一位陸軍武官，他們也來參加我們的談話。

詹森先生問起八路軍，它的遊擊戰和流動戰術。我們談到八路軍所俘獲的日本俘虜。我告訴他們關於俘虜部所做的工作，他們對日本俘虜的和善待遇，以及日軍的性情。我說有幾個俘虜是很好的人，反對這次戰事，我並把從日軍陣亡的或俘虜的兵士身上所搜得的日記告訴他們。詹森先生聽了很感興趣。

後來詹森先生說起在上海附近作戰的中國軍隊的英勇。

一個早晨就是在閒談八路軍的情形聲中過去了。我們沒有多少時先談到中國的大局。我問美國政府對於潘萊號砲艦的被擊沉怎麼樣辦？他告訴我這事已解決了。日本人已經接受美國的要求。

我從美國大使館出來，在城裏遊覽，想找到國際紅十字會，去替八路軍和遊擊隊討點藥品。我找它不着，就到中國內地教會，投一封山西教士們——現在變成我的朋友——的介紹信。勸惠司先生——教會裏的人——和我一同到國際紅十字會去；但是因為是星期休假，我們就回到教會裏吃茶點。我在那裏遇着二三十位教士，我同他們談到八路軍和它的需要藥品。他們許多人對於紅十字會工作很是踴躍，都是中國的朋友，對於中國軍民的抗戰，深表同情。一個老婦人——惠勃小姐，告訴我他是一個從蕪湖來的難民。他急向我申述，他並不是因為怕日本飛機而逃出來的。蕪湖全城已變成戰場，中國人都逃去了。他不願意任何人以為他是嚇跑的。『我願意同中國人民留在一處』，他說。『假使我們是他們的真正朋友，現在是同他們留在一處的時候了。但是在中國人民自己都逃出了以後，我已經沒有理由再留在蕪湖』。

是的，當然囉，現在是和中國人民住在一處的時候了！或者在漢口這裏有許多事情給我做。